

此

或

業

或

或

或

徐  
訐  
著

蛇  
衣  
集

夜  
窗  
書  
屋  
出  
版

# 目錄

談詩	一一——一三
論煙	一四——二一
「□□□□」……「論	二二——二八
談科學	二九——三七
談金錢	三八——四三
談鬼神	四四——五二
談服裝	五三——五九
談人口的價值	六〇——六八
談人間苦	六九——七七
談幽默	七八——八三
論文言文的好處	八四——九三

論睡眠

九四——九九

談萬金油

一〇〇——一〇九

新年論

一一〇——一一四

談陰陽

一一五——一二八

和平與爭鬪

一二九——一三三

照相的美與真

一三四——一三八

憶舊與懷新

一二九——一三四

談女人

一三五——一四二

談美癡病

一四三——一四八

談女子的衣領

一四九——一五二

談女子婚姻與生育

一五三——一六四

談種族上的優劣

一六五——一七五

中國與世界和平

一七六——一九三

黃幻吾先生遺集序

一九四——二〇〇

Ballet 與中國舞劇的前途

二〇一——二一一

蛇型舞及其創造者 Lolo Puli

上帝的弱點

史前短史

過去與未來

從上海歸來

「從上海歸來」後記

後記

一一二——一二〇

一一一——一二七

一一八——一二三

一一三——一二四

一二三——一二六

一二七——一二八

一二三——一二五

—

## 談 詩

### 一

在猿猴進化到人類的過程中，重大的分野當是言語與歌的發生。言語與歌的起源，有許多人認為歌先於言語，也有許多人認為言語先於歌，這當然各有各的理由，但都有所偏的。

有人以為野蠻民族在唱的歌曲常常毫無意義，祇為音調和諧而喜歡聽它；這的確有一部分真理在，但我們為什麼要唱毫無意義的歌？所謂音調和諧，究竟是根據什麼？這也是各有各的說法。不過，我以為應當根據他們的生活來解釋是對的，我覺得集體勞作的當兒，就有羣生活的韻律，反應這種韻律的就是那毫無意義的歌。

在工作的時候，爲求動作的一律，或者是某種有秩序的參次，發這種有韻律的音調是必須的，而且我想也是一種必然的產物。在現在，建築的工匠，在打牆基的時候，他們五六個人拉着繩，由一個爲首的發一個聲音，或者說一句順口的言語，其餘的都一齊發出某種聲調來，這就是在反映他們動作的韻律。有許多小鐵店打鐵的時候，大概許多讀者也都看到過，他們是三四個人在打一塊燒紅的鐵，爲首者一隻手握鉗子，夾着紅鐵，另一只手握着小錘，其餘兩三位都兩手高舉着鐵錘，這錘是一個大於一個，順着次序下去，這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他們嘴裏哼着的歌調；這歌調，固然是毫無意義，但是直接反映勞動的韻律是一件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

言語的發生，一半爲生理上的進化，另一半是由集合勞動中動作與聲音交替反應而開展，固然在這裏我用了一個行爲心理學上交替反應的字眼，但無論用什麼立場來說，言語究竟是有內容的東西，與沒有意義的歌當然是不同的；這裏要這樣指出的緣故，是要說明言語發生是在動作的前後，或者是停頓的時候，更特別地要對比出，歌的發生是在動作進行的當兒，——像上面所說。

所以，言語與歌是無所謂先後的，反之，二者正是在生活中的二種不同的情境的產物。

說到歌的起源，先提一提藝術的起源，關於藝術的起源，一直是有二派的主張，就是藝術起源於勞動與藝術起源於娛樂的二說。

如果你承認原始生活的艱難，人類的羣生活是克服這種艱難而生，並不是有電扇，有汽爐，有紅木桌的環境，可以集合四個人去打牌的機會，那麼這個藝術起源於勞動的主張是沒有異議的事情。不過，有許多主張勞動說的人，以為與娛樂絕對沒有關係，這也不免有些機械；他並沒有想到原始時候的生活，更沒有在當時生活之中推想那藝術的活動與開展。

我們很知道，當時勞作的人們就是娛樂的人們，娛樂的人們就是勞作的人們；他們勞作時候勞作，娛樂時候娛樂，決不是像現代這樣勞作的人們永遠在勞作，娛樂的人們永遠在娛樂的。——甚至他們的勞作與娛樂是完全沒有分開過。所以，當他們勞作完了以後，一羣羣地在荒野上散步，看日出，看雲起，到河流上去遊泳；那工作的歌調就會在這時起了許多變化，尤其是常常會參進了異性追逐

的成分的。

因為這樣，這種在勞作時候發生的歌聲，到勞作停止後的休娛時期中，也會常在嘴裏哼着的，於是關於休閒時的心情，也會參入進去了。

我們聽勞作時候的歌調，常常只管他們嘴裏發出的聲音，可是在事實上，那般正在勞作的人們，耳覺中是把從工作上發出的聲音（譬如說打鐵的聲音），與自己嘴裏的聲音完全打成一片的，他們絕對不會去分二種聲音來源的不同。這是一個特別可注意的、而是大家忽略的一點。

心理學的進展，最近已經證明，人在任何種的動作之中，他的全身的器官，如呼吸，循環，排泄，分泌……等等，都在起一種或多種變化。在鐵匠，挑夫哼着歌調的當兒，他們已經使嘴裏的歌調與他們的動作，完全成爲一件合一的整個的分離不開的事情，與他們汗的排泄，血循環的加速完全一樣的連在一起，而且同動作的速度，環境的刺激（心理學上的用法），是有密切的關係在。所以工作所發出的聲音，在他們耳覺中與他們嘴裏發出的音調的統一及其呼吸遲速之節奏與工作之節奏的統一，是一件極易貫通的事件。

這，在事實上也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我用一件最普通兒童的遊戲來說，這個遊戲，我聽到的名稱爲：「拍麥菓」的，二個兒童對坐着，自己拍了一下手，以右手拍對方左手，又拍一聲手，再以左手拍對方右手來玩。開始的時候，爲要時間的相同，先要三次捧摸對方的手，他們的歌謠是這樣：

一羅麥，（第一次摸手；）  
二羅麥，（第二次摸手；）

三羅開稻麥！（三次摸手，於是拍手。）  
「劈拍，劈拍……」（拍的聲音。）

我曾經問過二十八個兒童，問他們拍麥菓的歌訣，除了兩個因爲我當時技巧用得不好的緣故，沒有讓他自然地流露外，由他們嘴裏唱給我聽的都是這樣：

「一羅麥，二羅麥，三羅開稻麥，劈拍，劈拍……」

十分明顯，他們拍手時的聲音用到歌裏來了。這，還只是八個的答案，還有四個在說到第三句的時候，手就動作起來；另外十四個在說第四句時候他更是說得好：

「劈——拍，劈——拍……」在「劈」音與「拍」音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停歇，這個停歇，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因爲這正完全合遊戲中動的韻律，遊戲時是先

拍一次自己的手再拍對方的手，在二個聲音中，又正是一個小小的停歇。

這個實驗，二十八個兒童並不是連續着來問，都趁兒童高興時候，先用各種迎合他們興趣的方法，所以問他們的時候並不突兀；有幾個問了後還同他們玩了一二次。每個兒童際隔的時日很多，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年齡也稍微有些不同；這在我報告實驗時應當附帶報告一點的。當然這些不能說是一個科學的很正確的實驗，但也可稍稍見到我們對於羣工作或遊戲的聲音與工作時所發的聲音需要統一地來觀察了；同時，所謂歌與勞動韻律的關係也可以看到一點。

無義的歌，經過休息時候，或者娛樂時候的昇華，由參入工作的聲音，大自然的聲音，又參入工作時候的情形（言語），變成了有義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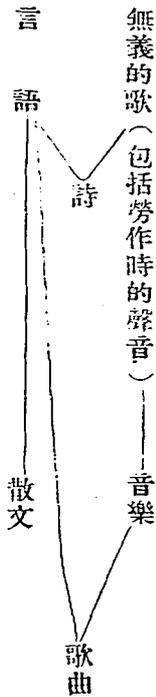
他方面，無義的歌自身地發展成了音樂，這種音樂與言語化合就成了歌曲。歌曲的起初大概都關於白天勞動的情形敘述，與野獸爭鬪時害怕等情緒的描寫；它同詩一樣，由社會組織的變更而改換了他的內容的。

音樂的起源原在幫助歌唱，為什麼歌唱要幫助呢？這因為，如上述，勞作時候，嘴裏的歌調與勞作的聲音以及環境裏的聲音，如鳥叫、風鳴：等是統一的，

而到了不勞作的時候，就需要一種聲音來代替勞作的聲音，以及自然界各種聲音，來補你歌唱時候的缺憾。

根據我上面的實驗，就可以知道，缺少了拍手對象的兒童，他會從嘴裏發出拍手的聲音，以彌補歌唱的缺憾一樣；人們於是就鼓起身旁的竹，踏着腳下的水，慢慢的尋各種各樣像工作時發出的聲音底東西，來彌補需要的聲音來，於是展開了獨立的音樂。

在言語方面，獨立發展了就成了散文。現在，我將上面的敘述，列下一個表：



## 二

上面的話，是說明各種東西本質上的構成，而現在我把詩特別提出來談談。上

面已經講過：無義的歌，表示羣生活，勞作進行時的韻律，而在勞作的停頓的時候，要在生活的韻律中勾出生活的事件，這就是詩。

詩是要在生活的韻律中勾出生活的事件，而散文只是直接地在敘述或說明生活的事件。

普通所謂散文詩，我認爲它成立的根據，完全在以散文敘述生活的韻律。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譬如詩是畫，散文是照相，現在我們用同樣的大照相，照一張同樣大的畫：（其實大小亦不是問題，而我要說同樣大，是表示弄得盡量相像的意思。）則這張照相算畫呢？還算照相？於是簡單一點，就叫它「照相畫」吧。我想散文詩也就是這麼回事。

詩與散文的分別，簡單如上述；至于詩的變遷，不管內容與形式，我以爲完全是依生活韻律的不同而變化。是必然的一種變化，並不是一二個批評者所能提倡與壓抑的。所謂提倡，原是先感到新的生活韻律的作家之反映的呼號，他目的本身已即是反映新生活韻律的人，決不是站在超絕的地位的人。

我們還知道，歷史的變化，常常先有一個反常的現象，方才有一個新的創造。

所以，新詩運動的起來，這種完全廢韻的新詩，原是必然的過程。而這種過程，也正是反映當時這種盼着「新」喊着「新」的青年們生活的韻律。

所以，如果要闡明各時代詩的不同，我們要在各時代不同的社會生活來說明；如果要闡明各國的詩的不同，這需在各個人的時代，環境，地域，以及他生活態度來說明的。

譬如說，中文詩與西文詩的節奏上是不同的，前者偏重于韻，後者則偏重于聲。有人會將這不同的原因歸于文字的。但我以為文字的不同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似乎還有社會生活的不同。

中國以前的詩人多半都是帶方頭巾的儒者，接近的，交談的也都差來無幾的儒者；他們從小讀書，求功名，腦中沒有冒險的故事，靈魂裏沒有生命的波浪，沒有浪漫的流浪，只有勉強的作客，此外還有道德上禮教上的束縛。所以在詩的裏面，為生活韻律上的單調，高低輕重的節奏就完全沒有。反應這種單調的生活韻律，那就是講究韻的詩篇。

此外，中國的儒者，也缺乏宗教的情感。儒教原非宗教，他並無一貫的教義與

信仰，所以許多曲折，起伏，空靈的幻想他也沒有。西洋詩，因為文字的關係，每個字都有輕重的音節，在聲的節奏上當然是見得最顯，但中文字儘管每個字是單音，而他的音也不見得完全不聯系的，這我們在言語上可以看出來。

我們知道，原始的生產方式，全因為地域、環境、氣候的不同而不同的。因為社會生活的不同，生活韻律就不同，因為生活韻律不同，所以人的個性與詩的節奏也就有不同。

中國南北的詩，固然都沒有在重輕上注意，這原為經濟組織的關係，但如果仔細地考究起來，古代的民歌就有許多區別，即在韻的一端看來，也可以在那兒分出動與靜的不同；而宋詞元曲裏，聲的輕重也已經慢慢有點看重了。法文詩音節之輕重，較英文詩為弱，這很重要的原因，也許還在英國是島國，而又是工業最早發達的國家，因而其生活的方式比較多流動性的。

論理，中國北部的遊牧生活，與沿海的航漁生活還是有很多韻律的，可是與詩沒有關係，這因為詩人都是些文人，與這種生活完全是隔離着的緣故。偶而有一兩個人寫一點田園詩，也只是表示自己的隱逸，讀者是只能讀到其超絕的詩趣，

難獲得田園的情調，他們不能吸收田野間的生活韻律，他們的文字也沒有這種韻律的存在，他們沒有留心，而且沒有打算去提取田野間流行的歌曲與勞作的聲音到他們的詩中來。於是鬧來鬧去還是文人的掉文，陷于風花雪月，與實生活也就離遠了。在內容上既是這樣，在形式方面也陷入文人的修飾與雕琢，缺乏自然的重輕的聲律了。

相對的說，韻律的變化大半可由文人的已養成的情調及其才能去雕琢，聲律是要接受自然的社會的節奏的，這一者當然是不能死分，以作者的生活休養與個性，去接觸環境——自然的或者社會的，這是詩的產生。所以詩必需聲與韻並重的。

詩人同畫家一樣，同工人一樣，將自然的材料剪裁一下，使其更加有力更加美而已，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新詩運動，如果說將白話去革命文言，是一種文字上的術語，則在詩的境域裏，更可以說是對於太重韻的一種反動，就是以重聲反對重韻。如果就是白話文之反對文言文，是反映中國悠久農業經濟的崩潰，則在詩史上說，這個重聲

的運動也是含着這個意義。

這個運動的起來，第一步就是解除韻律的束縛，要求的是用白話來自由表現詩，用白話來表現詩，那時候雖說並沒有明白提出重聲的要求，但事實上的確已在要求而且已經表出聲的重輕的節奏了。第一因為言語根本就有重輕的節奏的，第二則是與節奏非常有關係的標點符號的應用。

這個重聲的要求不是偶然的事。宋詞元曲就已有白話韻律的成分。因為詩歌本是反應生活的韻律，而舊詩的韻律既不能反映大家生活的韻律，於是需要解除了，可是解除以後還能算詩嗎？不是同散文一樣了嗎？這是那時反對新詩運動者的理由，其實這理由是有當相道理的。但是新詩終於生長着，這生長的根據就是着重於聲的節奏的。所以當徐志摩們介紹西洋詩的節奏來寫新詩時，是合一般人的胃口了，這因為那時人們的生活也已很受了西洋的影響了。

但是要抹殺中國歷史與地域，尤其是特殊的文字的影響，終是不可能的。這在這許多年來新詩作品裏可以看到，韻還是自然而存在着。

聲與韻的節奏綜合着看來終是很自然的事情，什麼都有變動，對於這本無死板

的要求，但是詩是需要節奏與韻律。舊詩之所以成爲格調，起初也只是因爲某種韻律表現某種情調非常親切，所以大家愛用它，變成死規總是後來的事情。

現在中國詩壇，詩體是非常繁多，有適當題材利用現成的調子當然也很好，但一定要死奉守一個技巧與調子，以爲是唯一的，那無論你奉守的是什麼外國的派別，也終不是真正的詩篇。詩既是反映生活的韻律，則詩應當從其所表現的內容來求聲韻的節奏，而想創造新韻律的詩人，還應當直接到自然與社會中去尋。歌謠形式常常比詩豐富，其原因就是比文人們的詩，多在各方面接受生活韻律呢。

## 論 烟

烟是可愛的！

祀神的時候，爐煙裊裊，可愛；祭祖的時候；三枝香，三縷煙，也可愛；盤香之煙可愛，絲香之煙也可愛；中國香之煙可愛，日本香之煙也可愛；蚊香之煙可愛，百花香之煙也可愛。工廠煙囪之煙，輪船火車之煙，無一不是可愛。

天下沒有第二樣東西有煙一樣的美，我敢乾脆地這樣說。她的多變化，多曲線，以及靜時的靜，動時的動，表示溫柔時候的溫柔，表示堅強時候的堅強，……沒有一樣東西可同它相比的。

天下沒有像煙般婀娜娉婷的美人，也沒有像煙般堅強有力的英雄；沒有像煙般

奇曲多致的風景，也沒有像煙般險峻巍峨的山嶽，更沒像煙一般的曲折的河流。一切畫家所要採求的，詩人要搜尋的，人人所要鑑賞的美，都可以在煙中去捉摸，想像。

最美麗的花朵，常常是最短促的生命；煙花之生命也可以證明其美麗之程度。美麗的花朵常有帶刺的莖幹，美人也常有難以接近的姿態；如果這樣說起來，煙之不容易親近，與煙之不容易佔有，更是其美麗之證明。煙不像花刺般使你痛，不像美人般使你苦，她像太陽一樣，使你不能夠開眼，使你慚愧，使你流下淚來。

從歷史方面講，神權時代的文化就在宗教儀式上所用的煙氣。佛教，道教不用說，天主教做彌撒時，神父也拿着出煙的東西在唸經的；許多印度傳說裏的術士，中國巫士之類是從不離開煙的。氏族社會的文化，乃在家庭爐灶的煙窗上面，在中國舊社會不開火煮飯是不能算自成一家的，大家庭的分家即是以煮飯的煙窗為標識，等到炊煙衰落到電灶，或者是上海般的，在一個六尺大的灶間，安放四家各別的小風爐時代，文化的象徵就在火車與工廠的煙頭上面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煙是文化的標識，已如上述，所以凡發明煙頭的人，是最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這是毫無可疑的問題。恕我無知，連在佛敎裏彌撒裏發明用煙的人都不曉得，但是我曉得發明近代煙頭的人名，這就是一般人只知道其爲發明蒸汽機者的瓦特 (Watt)。此外社會習慣中，婚嫁死生的大事中用煙的發明，如薰死屍與婚時的禮服的薰煙，與現在還流行的江南年底祭神時所用的香煙，以及老婆房中金剛經前面的，同圍房中牀前茶几的爐煙，……凡發明這些的人，都是值得我們來讚揚。先以中國詠閨情的詩詞來說，一百首裏有一百首是直接或間接講到爐煙與爐香，這已經足證明發明者的偉大了；此外煙霧對於性慾，房事，愛情，以優生學影響的事實，是正需要科學家來研究的。

## 二

話雖這樣說，這班不同煙頭的發明者已够值得我們敬佩，但這些到底與人都不是直接的。最直接影響於人類的煙，我要特別提出來的，就是吸「煙」了。吸的

煙類，有「旱煙」「潮煙」「紙煙」「雪茄」「板煙」……等，這些，我都喜愛。我愛在冬天太陽裏聽江南父老們噴着旱煙講長毛的故事，我愛在在田塍旁，在農夫們潮煙氣霧間聽田事的講究，至於房間中紙煙，雪茄，斗煙的煙霧裏，同師友們與愛人談些無系統的感情，當然是我喜愛的事，而在雅片煙榻旁聽些或談些深奧的問題，也是我所喜愛的事情。

上面早談過煙的美，如果要把煙的美從外面的鑑賞，到內心的享受，吸煙是最能收此效之事了。

煙以外的東西，有種種不便；賭博必需對手，喝酒品茶則攜帶麻煩，且需要一定姿勢；唯有煙，多至十萬個人與少至一個人，都有意義；斗室裏曠野中，都可以享受；坐也好，立也好，走也好，臥也好，真是無往而不便當，而意味之長，則更非他物所能代替。

假如把文明史與吸煙發明之日期相較，立刻可以看出人類文明的進步，在吸煙是何等遲緩，而在史後是何等的迅速呢。

假如自卑一點，或者可以說客觀一點來說，人類不過是一部像鋼琴一般的樂

器，而煙草乃是音樂家，誰能够證明，所有人類文化不是煙草在人的樂器裏奏出來的曲調？

用功一點的人可以去算計，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等，凡是有才幹有能力的人，不吸煙者要是有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供獻，我不相信會不是少吸煙之故，女詩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煙，那她的詩詞必能更光耀萬丈，不會祇取材於香爐之煙霧上面的。

時至今日，煙之好處，人人皆知，中外人士，無一不吸；所有牧師與道德會會員等的宣傳，爲要宣傳吸煙之害的真理，預先多吸幾根雪茄是必然之事。我親記得，小學裏給我出：「說吸煙之害」作文題的先生，自己就是個必需吸煙的人。煙之姿態最豐富，我在上面已講過；而煙之效用之豐富，也正如其姿態，工人，乞丐，商人，律師，文人，科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與反革命家無一不以此助其頭腦之絕對不同的運用的。這還不够，煙在一方面是助人以進取的精神，他方面則是給人以疲倦的安慰，它在一方面起科學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是收藝術的功效的。凡名利情場上的失意者，可藉此以爲慰，而得意者也可以借助其得意。

交際家常能以他的煙來聯絡人，外交家以煙來緩和自己的回答；這且不說，一個吸煙的人，常有一種魔力使對方在自己主意下屈服的；假如科學發達，煙能傳達自己感情與思想，則煙對於文化上的關係又是如何？

人類中有瞎眼者，他們以觸覺接觸文化，聾啞的人以姿態傳達意見，這些是不健全的。其實健全的人又何嘗健全呢？假如人可以用煙宣傳意見，則對於不能運用煙的人，就等於瞎眼與聾啞的不健全了。假如利用別人臭覺可以宣傳思想，則煙之關係文化就更不能想像了。

記得有一篇筆記裏記載過一個奇客能吸許多煙，而吐成層樓一般的各種奇景。其實這是每個人都可能有的經驗，我個人就是能在夜的斗室裏，將煙吐成我遠地的故友與愛人，以及舊遊的景色的人。而且我相信，每個文人都只能將煙噴出自己的經驗，方才能够下筆的。如果現在有一個禁止的吸煙命令，保管全國十分之九的刊物先要停版，所有的事業都要停頓。

吸烟是藝術的事情，但能享受這項藝術，必需講究吸的藝術。

有許多人，烟必到癮極時方才抽，抽必嘶嘶不斷，盡量吸入肺中，一直抽至沒有，這等於喝茶之「牛飲」，是最不藝術的事情。我常記得那位講長毛故事的父老，一次旱烟，常有十分之七是讓他自燒掉的，他抽到嘴裏不過是十分之三，而這十分之三裏，三分之二是吐在外面，只有三分之一是腹裏去的。這真是最藝術的吸法。所以以百筒烟一天來算，即使烟有害的，到肚也不過十次。

我們吸紙烟或雪茄，仿此法是最好。就算一枝烟連拋掉之屁股，共白燒掉二分之一，則吸則嘴裏是祇二分之一，此二分之一，吐出的是整枝烟的十分之三，則吸進腹內只有十分之二了。

其次，吸烟不當專吸某一類的煙，應當在適當時候吸各類烟的才好；照普通生活來分配，早晨當吸水烟，出門當吸紙烟，中飯後當吸雪茄，晚飯後當吸旱烟，

星期日當吸一次板煙，到田野去玩時該吸潮煙。這些好處，是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會知道的。

只有一個無用的人，才會被吸所累，上癮一類事情，那是一個懂得吸道的人所不取的。

所謂生活的藝術，乃是將自然收爲人用，不是將人身爲外物所奴役。我也愛女人們衣服的裝飾，但我討厭女人們爲保住衣服的某種美麗，而失去舉動上的自由。所以這種要以人的自由來保住的某種美麗，我是主張取消的。吸煙也是一樣，我們是爲特殊的安慰與情趣才去吸他，但如果一方面不能不吸，一方面卻是痛苦地熬着，這就失去吸煙的意義，而爲煙所奴役了。有許多不能吸，或吸也無味的特殊的工作裏，有煙癮之人能常被一種紙煙所顛倒的，這就是不懂煙道的俗人！

人在情感十分緊張的時候，有常常滿腹是話，而一句都說不出來的；有同以前說過的話與發表過的主張相矛盾的話，想說而又不能說的；有一種思想或者感情，爲找不出言語可以表示而說不出的；有一種話可以在床上同太太說而不能讓小孩子聽見之故，因而不說的；有一種可以同知己朋友談而不能同家裏人談，因而不說下去的；有一種話是可以給少數人聽而不能給多數人聽之故，所以不說的；有一種話幻滅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澈底坦露出自己的恥辱，有意無意地不說出來的……，凡此種種，在言語上面的表示是「無聲的言語」或者是「非言語的聲音」，而在文字上的表示就是「……」與「□□□□」了！

甲同乙說丙不好，而丙忽然來了，他們就停了一停，接下去是：「今天天氣……」。這個停了一停就有「不便說」的話在裏面。

夫妻在談昨夜種種，孩子來了，他們立刻不談，於是說：「阿毛，外面去

白相去。」這個「立刻不談」，也就有不便說的話在裏面。

有人發現了自己不是他真的名義上爸爸生的，見了人就說：「他媽的。我……」  
「我」字一說覺得不如不說，於是：「我會在路上丟了一塊錢！」這裏面那個  
「不如不說」的一轉念間，就有「不如不說」的話在裏面。

王老五被抓去了，你氣虎虎的去對別人報告，誰知王老五一位七十三歲的老娘  
在座，於是你就：「王老五，咳，咳，咳！」那位七十三歲慈心老婆婆就說：  
「小阿四，怎麼，你傷風了？我不叫你一清早出去要多穿一件衣服麼？」其實小  
阿四的話就在「咳，咳，咳！」裏面了。

此外，戀愛的時候，有多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人生中有多少說了一半而又後  
悔的話？有多少先說了正面的預告而不得不報告一點反面的結果的話？總而言  
之，哪一個人都可多或少有能主觀客觀的經驗的，無需我再這樣多多來舉例。

不過，人們常常不關心這些「突然中止」「停了一停」「咳，咳，咳！」……  
的內幕，最多也不過是懷疑一下，但究竟怎麼回事，當時是毫無法子知道的——  
除非你有勢力可以拷問那個人。不但是別人，就是自己，常常違反了自己靈性，

人在情感十分緊張的時候，有常常滿腹是話，而一句都說不出來的；有同以前說過的話與發表過的主張相矛盾的話，想說而又不能說的；有一種思想或者感情，爲找不出言語可以表示而說不出的；有一種話可以在床上同太太說而不能讓孩子聽見之故，因而不說的；有一種可以同知己朋友談而不能同家裏人談，因而不說下去的；有一種話是可以給少數人聽而不能給多數人聽之故，所以不說的；有一種話幻滅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澈底坦露出自己的恥辱，有意無意地不說出來的……，凡此種種，在言語上面的表示是「無聲的言語」或者是「非言語的聲音」，而在文字上的表示就是「……」與「□□□□□」了！

甲同乙說丙不好，而丙忽然來了，他們就停了一停，接下去是：「今天天氣……」。這個停了一停就有「不便說」的話在裏面。

夫和妻在談昨夜的一種種，孩子來了，他們立刻不談，於是說：「阿毛，外面去

白相去。」這個「立刻不談」，也就有不便說的話在裏面。

有人發現了自己不是他真的名義上爸爸生的，見了人就說：「他媽的，我……」  
「我」字一說覺得不如不說，於是：「我會在路上丟了一塊錢！」這裏面那個  
「不如不說」的一轉念間，就有「不如不說」的話在裏面。

王老五被抓去了，你氣虎虎的去對別人報告，誰知王老五一位七十三歲的老娘  
在座，於是你就：「王老五，咳，咳，咳！」那位七十三歲慈心老婆婆就說：  
「小阿四，怎麼，你傷風了？我不叫你清早出去要多穿一件衣服麼？」其實小  
阿四的話就在「咳，咳，咳！」裏面了。

此外，戀愛的時候，有多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人生中有多少說了一半而又後  
悔的話？有多少先說了正面的預告而不得不報告一點反面的結果的話？總而言  
之，哪一個人都可多多少少有能主觀客觀的經驗的，無需我再這樣多多來舉例。

不過，人們常常不關心這些「突然中止」「停了一停」「咳，咳，咳！」……  
的內幕，最多也不過是懷疑一下，但究竟怎麼回事，當時是毫無法子知道的——  
除非你有勢力可以拷問那個人。不但是別人，就是自己，常常違反了自己靈性，

爲實際一點點尊貴。虛榮或者是利益而隱瞞了欺騙了自己，一直到死都不覺悟的事，那也是非常多，而且每一個人都不會絕對沒有的。不相信可以去體驗，就是今天起你立刻留心，會不會有一個時候，靈性一動來了一個思想（心理學上就是叫未說出的言語），而因爲同你的行爲或者是習慣，或者是爲上午一個爲自私的實利而打算的思想相矛盾抵觸的緣故而打斷，遺忘，摒棄了？有的，而且是常常有的。

要是一個人，在這些性靈的言語升起來時，立刻捉握，細嚼；不爲過去的習慣所排擠，不爲自私的意識所抹殺，不爲可恥的自恕所掩埋，這個人就是非常之人，就是思想家，哲學家，革命家。

這是非常容易的來舉幾個人出來，達爾文就是偉大的一個，他好好地不做上帝的兒子而要宣布做猿猴的後裔，你瞧，這够多笨！但是到底是他克服了這點自尊心，真理在他手裏奠定下來，那班上帝的兒子也承認猿猴的兒子比他高明了。

在哥白尼以前，人還要自尊，他們都以爲太陽星辰都是人類的用具，整天在侍候我們的，而我們自己是在一個穩定的地方每天受它們朝賀；然而事實是事實，

人只是地球上的寄生物，而所住的地球是動的，而且是一個附從太陽的一個東西。

人要超自然，超動物；而事實怎麼樣呢？人在自然中地位是這樣細微？而人類是由猿猴進化的？於是人是只好偷了達爾文一點皮毛來說：「人是生成有聰敏，有不聰敏；有可以支配人的，有應當被支配的。」然而大思想家馬克斯出來了，他捉握住靈性裏的真話，不被自尊心所排擠；他把他有這樣的聰敏的頭腦的人同被那般只有一點小聰敏的人看作下賤的愚笨的人一樣，所以他才奠定了他偉大的思想。

所以，他們的功績，沒有別的，只是在別人都要在那兒爲自尊心「突然停下」，「咳，咳，咳！」或者是說出一句「今天天氣」般的岔話的真話說出來，換言之，就是爲自尊心而逼出來的「……」（虛線）或者是「□□□□」（空白）填填滿吧了。

這三個大科學家外，其他關於飲食住行，無論是物理，化學，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供獻，那更是將一些「排擠掉的」，「遺漏的」，「忽略掉的」以及

「不敢」或「不願」的虛線與空白來填滿而已。

人類之比禽獸進步，是言語，言語之進步是文字；啞吧因為說不出話用手勢來幫忙，其苦急之狀如何，我們一望就知。但是人類之中，言語表現之程度是參差的；識字之人可以用字幫言語所不及，但識字之程度也是參差的；程度低者其「……」（虛線）與「□□□□」（空白）亦愈多，這是可以「想起家中苦○」的那個故事為證，毋庸我多多饒舌。

所以上面那般專填別人「不敢」與「不願」以及「遺漏的」，「排擠掉的」，「忽略掉的」，「消失掉的」的「……」「□□□□」以外，還有一種說出別人心裏切想表示而無法說出的人，那就是些文學家藝術家之類，他們是以不同的工具與方法來表示人人心理裏都有的一點東西，也就是填一點別人想填而填不出的一點「……」「□□□□」罷了。

其他至於考古家等等，只是用一點方法去尋些大自然或者別人早就填過的而又遺忘了或者遺失了的言語罷！。

所以。這是無庸疑惑，無論何處無論何時，文化上的問題實際只在「……」或

「□□□□」上面，而事實上，每一次發生了「……」或「□□□□」，必有許多人愚弄並且欺騙自己或別人而亂填，或填以「今天天氣……」，或填以「咳，咳，咳！」或填以「啊唷！啊唷！」（看過去兩手是按着頭或者是按着腎臟似的）或填以「儂，儂，儂，」的，經個了這個以後，方才有真話填出來，填出來以後，社會就分爲信與不信二派。確定了以後方才有點安穩，於是新的「……」□□□□□又來了。

所以一切是否健全與安定或病態與不安很可以用這些「……」「□□□□」來量，這不但縱的史方面可用，橫的地域方面也可用；不但大的方面可以用，小的方面也可以用；不但多的方面可以用，少的方面也可用。

那一處文化多「□□□□」「……」，也就是這個文化不健全與薄弱。

有許多是白騙的日記常常多「……」的。

有許多無能表白自己話語或者是自認或者爲習慣所認爲不光明的情書等也常常多「……」的。

世界或者社會多「□□□□」時就等於情書中多「……」。

那一件國事多「□□□□」也就是那一件國事不健全。

但是要知道「□□□□」……之處；這就不是易事，因為「習慣」，「成見」，「愚魯」，「環境」，以及「咳，咳，咳！」「今天天氣」「儂，儂，儂」等等都會使我們弄昏了。

至於已經到了「□□□□」……「常常在報上的新聞中或要人通電中可以找到，那已經是誰都找得到的問題了。

但是找到沒有用，問題是填上去，填上去，填上去，第四個填上去。設想假如是學校考試，或者是文官考試，教授也出這種題目給我填呢？我要填什麼？沒有辦法我將填：「今天天氣大概落雨，也晴着。」我要填：「咳，咳，咳！」我要填：「阿毛！你外面去白相去。」我要填：「我的妹妹今天要養孩子了。」我要填：「……」

## 談科學

Bacon 所說的用服從自然來征服自然這句話，是被科學界一直用到現在的。其實，近來科學的發達，所謂征服自然之處，怕是只能說作利用自然的。

人們是頂容易自傲，越庸俗的人們越是這樣；以爲自己獲得的東西乃是自己的勝利，而終不反想到自己正是被所獲得的東西所獲得的。

一切事情是相對的，要以自己爲主，強以一切的外物是死的，對於自己是絕對的，這是一個必須幻滅的夢境。

講到科學的發達，將空間縮小以外，就是將時間在歷史上變長，以前的人們活六七十歲自始至終只是這樣物質環境，而現在可就不同了。所以若說近代人類短命的話，其實人生的經歷是較前代人爲多的，這個，在歷史的編製法已經是這樣述說着，越到近代越是占着更多的篇幅。

這些是科學的神通，已經使我們沒有話說；科學萬能的呼聲，是人類絕對相信

自己的能力，而且已經是好像所有自然都被人征服似的，人類可以向著上帝驕傲了。

人類可向著上帝驕傲，這已是舊事，現在的人類是向著萬物都可以驕傲了。

人類可以驕傲的倒不是獲得了生存，而是支配了生存；倒不是光是生存了，而是生存以外還可以娛樂。在地球上生存，在石史時代中看來，實已不是易事，然而現在居然可以娛樂了。

光把人類史來翻，無論誰，都要為自己的後裔而樂觀着，世界是一天一天光明起來呢。

但是，稍稍看看人類以前的歷史吧？昆蟲類也曾做過世界的主人。地球是動的，太陽還是動的，那一天太陽系稍有災難，那一天地球稍有災難，人類的滅亡，同當時昆蟲的滅亡有什麼兩樣？

每一次地球的冰凍期，留下的只是一個些微的種子，人類祇是這點種子的變演品而已。而第五期冰凍期也不是一件不可以想像到的時期。而且，地球將復歸于太陽胸懷，科學已經這樣告訴了我們。

要把這些三四位數字年代科學進步，來狂傲科學的萬能，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近代的人們還要否認猿猴是人類的祖先，其實從生物的來源說起，人類祇是水澤裏一些最下等的動植物的後裔。——人類正應當反躬自思，好好努力；一點點地運用電力，能建築區區一百層的高樓，能駕一架飛機在空中飛飛……以為是了不得的事情，這是可恥的。

其實，科學的進步，是不是能算人類的進步呢？

衣服發生了以後，人類是把毛淘汰了。一個人可以伴着駱駝流浪一年來看，人在冬季披上了羊皮，而駱駝披着自己的毛羽；夏天裏駱駝脫了毛，而人還需要手挽着沉重的羊皮。在這一份事實講來，到底人類的衣服代替了毛羽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退步呢？

物質文明的各節，用這個眼光來看，實在是不得不叫自己心煩。

以前的人可以螢窗雪案來讀書的，現在呢，燈芯，柴油燈，煤油燈都過去了。都市的人離開了電燈，能在煤油燈下做點小事，已是非常勉強了，如再回到燈芯

下來試，這怕要成爲不可能的。在這個場合下，人類的眼睛在所謂科學的進步中，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

指甲的退化不用說，連彈琵琶的小用處不是也要套上金套；牙齒在現在，假牙早已多過了真牙。

胃腸的疲弱是到了只能消化些純粹的維他命了。終有一天可以不吃飯，打一枚針就能供結一星期的養料吧。

都市的富人再已不能走上百里的路途，小姐們的手臂只像是爲衣袖而存在了，戲座上都是望遠鏡，以後金牙齒上怕要通了電才可以嚙物。

衣服的進步代替毛羽的退化，以一萬年來計算够够了吧？用這個比例來想像上述生理的退化，則二三萬年，十念萬年以後的人類會變成怎樣呢？——勢將退化爲阿米巴了吧？

想像科學的萬能來代替這可驚的退化，還當想像當某種退化會支不支持科學的器械變化的。不妨空想人類的腦波可以支配器械的一切，但一具器械外如有意外的變動，人類立刻會失去一切的支持了吧。

或者還有別種的可能。根據種變的原理來談談，生物既然會因自然環境而變種，則人類為社會環境而變種也是可能的吧？於是手長一丈腿短五寸的人的會有，腿粗八尺，臂細五分的人也會有；……至現在那般只注意屁股發達的女性們，會變成屁股占人身十分之六，也是件可能的事情吧。

這，也是另一種退向許多不同樣的阿米巴的路線。

本來，所謂科學的進步，原只是指人說的，在自然界言，不過是換了個方式存在而已。人類將自然改一過方式來投身生存，使自己得到較好的生活，這是科學的進步。

但是自然科學的進步，是以一個最高的階段為標準，而社會科學是要談到人羣的。當某一時代自然科學進步超過社會的飽和時，新的社會科學要將這社會改為能跟從自然科學的要求的。唯物史觀所謂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的關聯，也就是在實踐上的一個理解。

將這個自然科學的進步，擴大那社會的飽和，就是社會科學的目標。所以，假如如上面所說，人類是因自然科學的進步而退步，則社會科學也無能為力的，充

其量，只能使這種退步普及與平均一點罷了。

相對的說，歷史是這樣的：由人與自然的爭鬪，變成人與人的爭鬪，人與人爭鬪告一個段落，又開始人與自然的爭鬪了。

人利用自然愈深愈快時，人與人爭鬪也愈烈；原始時代爲搶奪一隻禽獸而紛爭，比近代爲爭奪商場而起的戰爭，比求解放而起的階級戰爭，這個相差是多麼多呀。等到人與人爭鬪可以告終時，對自然的征取，怕也要因此而趨于比較遲緩了。

人類對於自然的征取遲緩起來，頭腦也不再運用，物質文明會開始使人類頭腦退步的；本來人類是以頭腦的發達來征取自然以助肉體的退化的，但到了那個頭腦退步的時期到了，人類將被所有自己創造的物質所困，而肉體的退步是顯然要更加明顯而尖銳了。

以這個根據來看科學，人類的前途似乎太可悲觀；那麼，所有一切文化的征取，似乎都是些可笑的輪迴了。

但是，要這樣消極與自卑來看人類，也正同把人類看成了不起的一樣，都是件

可恥的事情。

地球第五次冰凍期也許到，地球或者必重返太陽懷裏，但是，地球的歷史明載着地球在以前是並無這樣美麗的。曾為地球的主人的爬蟲類雖然毀滅了，但我們爬蟲的後裔到底是比爬蟲更完美而存在着。人類或許逃不掉地球的浩劫，但人類的文明，當能遺留更進步的種子，更靈活，更巧妙，更偉大地來支配空間與時間吧？

或者，科學的進步會將征服自然的豪語實現起來的。

但，照現在來說，改變一點自然來謀較好的生存，尤其量終也只能說是能「利用自然」，。這離征服自然是遠而又遠的事情呢。

從利用自然到征服自然，這段路長短是難測量的，但其間有個量變到質變的階段，這是信得過的事情。要越過這個階段，人們正需要沉着而努力。

其實，狹義地來用爭鬪二個字，同征服是不同的。爭鬪是二種相反力的比較，征服是一種力向靜方面的突進。所以，所謂同自然界爭鬪，還是廣義的應用。以爲人類已經征服了自然，以爲這征服是由爭鬪而來，這是狹窄的頭腦的想法。實

實際上，人類的爭鬪現在還未離動物，從蛇起到虎豹獅子……算已經征服許多，但從小動物戰起，到了大動物，現在又被各色各色的病菌在圍攻了。傾人力以戰細菌，是人類的大業，然而人力都忙于人的爭鬪，任別動小動物在吃人。

人性真是仍該爲道學先生咒爲獸性的，一萬年人類的歷史，到如今還是不能超離生物界的互相爭鬪的階段，所謂萬物之靈的人，一萬年的歷史仍未克服動物，這是光榮的事情嗎？

人可以對動物驕傲的，就是能利用自然；但是要對自然驕傲以爲已經征服了自然，到底還不够些的。

以服從自然來利用自然或者正是到征服自然的第一個階段，自尊的人們以爲這就是征服自然，這也太可笑了。

地球必有變的一天，它變的一天，也是它反叛人類的一天，真正同大自然短兵相接，怕是在那時候吧。

現在所有的文化或者就與自然相搏的一種準備，以爲人類的一些些利用自然認爲已征服了它，則可以經驗一次水災、旱災或者是一次地震的場合去。曾傲視一

切的頑強的日本，已在地震上是得了個教訓的，萬噸的軍艦，千噸的飛機，都不過是逃避的工具罷了。

然而地震不算什麼的。地球還有更大的變化。謙虛一點吧，人類！文化在這裏真是微而又微，然而這點微而又微的文化，人類的社會已經是容不上了。飛機播種的事情容不下，一種難破的鞋料發明了也容不下來用，牛奶的生產要倒掉，米麥的過剩要燒去；人類真是够可憐，這樣慢的進化，還有人羣要挽留它，防礙它，這是多麼可恥而可恥的事情：那相同偉大自然來搏擊又怎麼能談得到呢。

以現在的成績而誇言科學萬能，這是坐井觀天學究式的自大。受不起地球開開火山之口一聲冷笑，就自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地賴這點微薄科學以長生，那麼，重退化爲阿米巴，決不是一件可笑的幻想，現在看馬路上細臂細腿細頸……而有肥大屁股的女子們，我似乎更相信，我們這羣懶惰而自大的人類，已是開始向阿米巴退化了。

## 談 金 錢

自從歷史上有了貨幣以來，無論多麼不愛錢的人，甚至是連叫都不願叫它的，故意叱它爲阿堵物者，也不能離它而生存。

要離開金錢而生存也不難，只要你有好的父母或者太太，他們會把金錢用得不給你看見，而給你有一個現成茶飯現成衣。這種事情是曾經有過的，但我們終覺得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事情，毫沒有理由可以說他是離金錢而獨立的。

金錢效用的範圍，在最初不過是在交換貨物時當作一種媒介品，慢慢可以把它積蓄了，于是有買田地買奴隸的用途起來，而到現在，隨着文化的進步，科學的發達，牠的効用的範圍一天天擴大了。

金錢的效用擴大到現在，已使什麼都沒有希奇；你的健康，你的博學，你的名譽，你的被人崇視，似乎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一有錢就可以辦到的。

法律是神聖的，但一遇到金銀，法律就化爲烏有；愛情是神聖的，但一遇到金

錢，愛情就化爲烏有；天下有近真的真理，有近善的道德，有近美的時髦，但現在都隸屬於金錢之下，因金錢之有而有，因金錢之無而無了。

以前是的，大家都覺得金錢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來區別身份的貴賤，現在這種騙人的哲學已經崩潰，誰也不相信那一套了。「你有什麼希奇，還不是有幾個臭錢。」

可是金錢就可以化爲各種各樣的美到一個女子身上與臉上，也可以化爲各種各樣的身份到一個男子身上的，也可以化作各種各樣的道德到一個人身上；什麼慈善，慷慨，愛國，熱心教育，……等好名詞，不都是一些金錢的聲音？

金錢可以購買舒服，購買光線，購買溫度，購買地理上的便利，天時上的優越，以及購買時間上的永生，它可以使一個人成爲萬能的博士，在歷史上享受無數子孫的崇拜，它可以培養一株樹成奇木，培養一隻狗成警犬，它也可以培養一個人成科學家，考古家，……隨你的便，或者是詩人。用它，一個低能的人可以占據別人的一切，別人的田園，別人的房產，別人的妻子甚至是別人的科學發明，文藝的作品。

可是，就因為這樣，人類的文化就限制在它的檻前了，千餘年來它壓抑着人類的咽喉，走它所佈置的道路，一日深一日地，強姦了人類的意志，束縛了人類的理智，抹殺了人類的感情。爲它，我們同胞們互相殘殺，父子間互相衝突，兄弟姊妹們互相謀害，人與人間張大了嫉妬的凶眼，緊張了神經與血管，每日仇視；爲它，我們會發瘋般的拿着刀拿着槍殺我們所不願殺的人，我們會努着筋鼓着舌罵我們所不願罵的人；爲它，我們爲掉着筆，奏着琴，捧着畫具或者器械寫不願讀的詩文，譜不願聽的曲調，構不願看的圖案，以及策劃不願有的建築。

舉目看最近的世界，沒有錢的不用說，他們已經被它壓得氣都透不過來了，他們生活着，勞作着，他們甚至願意把生命去換金錢，因爲他們已經明白所有他們之被人輕視，被人訕笑以及種種實際的壓迫，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沒有金錢；至于有錢的人，他們正運用所有金錢去求更多的金錢，世界是無窮的，物質是無窮的，所以他們要求無窮的金錢以享受無窮的物質。這樣，大家都爲金錢疲倦了，大家奔波，勞苦，投機，鑽營，他們什麼都不要，他們什麼都肯犧牲，健康與美麗，道德與人格，名譽與天才以及一去不返的青春！大家焦頭爛額，長吁短

歎，神經衰弱，行動癡狂，於是路人相見是仇，裂嘴相向，熟識之客，則亦笑裏帶刀，毒去毒來。世界到如今，全人類都在金錢之下喘氣了。

許多專門的學者與文藝家們，都提出過起金錢的東西，我們聽見過醫學家的普遍效用的藥與器械發明，可是只有在有錢人身上見過效；我們也聽見法治，但一到實際又被金錢賣掉，我們還聽見自由平等與公理的名詞，但是都做了金錢的妾媵！

固然也可以這樣說，那些反視金錢偉大的，也正面指出了人性之消沉，金錢從狹小的範圍，因文化的進步，科學的發達，它已是水銀落地般無孔不入了，可是它所侵略的範圍愈廣，人類的意志、理智與情感也磨滅得愈深，于是人性離他也遠了。

這人性就是金錢力量以外的東西，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少男少女熱戀于憑空的愛，青年們不顧利害在踐那自己所信仰的道德不是不少麼？而那些久經世故的男女，他們都要在金錢上盤算的時候，熱情早已在他們心中消沉，他們再享受不到這戀愛一刹那的美與光明以及幸福了。

世間還有許多極其純潔的友誼，但當某個人有了金錢時候，這個友誼是再也無

法維持下去，而新起的別處友誼，已經不是友誼而是你金錢買來的東西了。金錢可以買千萬人爲你去死，但沒有一個是真爲你死的。我們都看見過甚至是經歷過，兩個貧窮的朋友是怎麼樣的坦白真實，怎麼樣的毫不虛偽地掬出自己心底最祕密的事情來相處，可是當其中一個人一有了金錢，固然他常常會用金錢以買朋友的歡心，但是他再不會告他朋友一絲一毫的祕密。而那位朋友的心也早已離他很遠了。

但是金錢的力量是足以打破這些空靈的概念的，以金錢買他人之祕密，以及爲金錢賣友，這不是耶穌時代就有的事情嗎？其實，所有的愛情或者是義氣，原也是從金錢而實現的，如水滸傳的英雄，要用一種最便當的方法來取金錢；金錢從便當上面取來，自然也就可以輕視了。可是這大半還是文學家的空想，或者是以前的社會還允許存在一點仗義疎財的條件吧？這不但在中國是這樣，外國以前也有許多情死一類的事情的，不過現在也已減少，而處理這種戀愛至上的方法，作家與電影編劇者也只得以富有爲大前提了。——或者是出身是富貴，或者是中途發了跡，或者是接吻時得到了遺產或橫財。

不但這樣。一個家庭愈窮，他們的孩子自然要早去負擔一家的生計，一個國家愈窮，國內的青年也自然要早負起生計的責任。於是兒童身上的天生的聰慧與獨立的空想自然也要被金錢的慾念打消了。無論家庭或者是國家，孩子們即使不需要早負起生計的責任，而他們的心靈也早接觸了金錢的需要。於是少年老成，十來歲的兒童要在社會上拍馬與吹牛，十來歲的女孩要抹粉塗脂來引萬人的注目。像中國這樣貧窮的國家，兒童們這種現象自然更明顯了。於是兒童們在金錢下早熟，民族就在金錢下衰老，大家汗流夾背，血肉模糊地在過日子。這，你只要一到交易所市場里，就可以看到這整個社會的縮影的，這世界，還有誰不在金錢的重壓中喘氣？多數的人已經是被壓得不像人了。

「有錢可使鬼推磨」，這句話現在似乎應當反轉來，說是有一個大鬼在運用錢，使我們全世界的人類都在他手下聽他指使似的了。

有一天，人類能對金錢反轉身來，使役人的金錢乖乖地被役于人，則世界怕是有希望了吧。

## 談鬼神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宗教的一個大敵，很晚很晚在西洋還在禁止之列；但是最近我會到一個研究生物學的教徒，我當時立刻就感到生物學家與教徒是兩個不相調和的名稱，等相談之下，他倒是完全承認達爾文學說的人，但是末了他說，生物的原始到底是上帝創造的，而進化的力量也是上帝付予的。

這種解釋中雖有上帝，但與人的關係是已經拉得很遠了，人在聖經上的地位是上帝親手做成的驕子，而今是只做了離上帝的手最遠的後裔。這因為，科學在這位教徒的頭腦裏是發達了，但是上帝離開他也就較遠。

科學愈發達，宗教離人愈遠。

其實人類本是一種哲學動物，他需要自己有一個着落的，想像一個上帝來依靠，原是他的初步的歸宿。等到真的比上帝可靠的事實有了，他自然會把上帝放到安穩的地方去的。但是可怕的是在這裏，當新的事實未確定時，上帝的信徒們是不

肯退步的。文化上面的慘劇發生在這個事實上是很多很多。

在通常常識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知道醫理的人不會去問神；一個軍事家之行軍，自己絕對有把握時，決不必問卜祈神的；一個政治家相信自己的腕力時，也決不會去求于鬼神；一個人自己相信自己有做人之力時，不會相信鬼神。人之相信鬼神宗教，就因為自己無法信得過人類或自身有理解、解釋、控制自然的能力，尤其是對於自身的死亡。

孔子在數千年前就說過：「敬鬼神而遠之」的，這句話意思該是這樣：「鬼神也許是有的，但即使有，則敬他就是，用不着拉它同人生太相接近。」孔子真是一個最相信自己的人。他所以能這樣相信自己，就因為他的：「不知生，焉知死？」之原旨，他對於死，完全可置之不理，這是古代大人物中很少有的。

鬼神，本不能說是宗教，但二者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宗教如果離開了鬼神，就空；鬼神如果離開宗教，也就沒有着落。

天文學棄宗教，物理學棄宗教，生物學也棄了宗教，心理學也已經棄了宗教。于是一代大哲學康德的道德論中所容納的神，現在也沒有去所。那本宗教的內容

現在是完全同鬼神說一樣。——尤其在中國。

其實，中國本是沒有宗教的民族，系統的教理與鄭重的宗教儀式，都不是中國的，所謂天子的祭天地五岳，不過是一種維持君權的手段，而庶民的祭祖，更是一種紀念祖先會聚同族的舉動。外國的宗教一到中國，教理普及于庶民的，其實只是禍福與鬼神而已。

佛教到現在流于民間的是完全爲求今世與下世祖先的鬼魂之幸福。天主教耶穌教在中國也只是求親友及自己死後受最後之審判而進天堂。至于超度鬼魂與降福人間，也只是爲自己打算而已。

因科學的發達，在西洋，除了是另有作用以外，真相信國教的人都一年年少了，相信新起的教更是不用說。獨獨在中國，無論那一種宗教的信徒是一天天增加，佛教天主教耶穌教以外，同善社、濟公會之類還是層出不窮，現在是班禪所帶來的密宗，也正在風行。其實，人民所信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大家爲利益信神，有鬼有神更好，沒有則所耗之資本也並不多。但這許多宗教，哪一個神是的呢？大家不知所從，那還是多方面拉一點關係吧，像政客拉軍閥一樣。所謂五教

同源說，原是迎合這般人的心理的。

我不信教，也不信鬼神。但是我是希望有鬼神的。其實誰不希望有鬼神呢？一死以後，一切皆空，則豈非太煞風景。

但是，要想用碟子在字紙上動動，瞎子在香灶邊啼啼，破屋裏藏一個女子哭哭，來同近代科學所尋出的解釋與證據來爲難，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那末，且看看別處是否還有一點空隙。

看幾何學上的假定：「點」是無長無寬無高的；「線」是有長；「面」是有長有寬了；到「體」才是有長有寬有高。

人呢，是屬於「體」的動物。因爲人是能够理解並且運用長、寬以及高三度的。那末是不是有屬於點的，屬於線的，屬於面的動物呢？關於這，動物學沒有告訴我們過，科學也無確定的證明。這里，我們暫且用點哲學的理想來作點科學的假定。

面的動物應當是不知道高度的，當他遇到高的時候，也當它是另一個面。這種動物我想還容易來想像，用常識方面來觀察，蠶蛾之類或者可算屬於這類。

線的動物就難想了；但是我想，專心去觀察微生蟲或者還可尋到，不知道草履蟲以及其他細菌是不是可以算？它們左右的走着，或者只是一種線的行動了。

但是一想到「點」，這個問題，至少對於我是著了，動物要是雖線的行動都不能有，那怎麼還算動物呢？

但植物到動物，原也只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那麼，我就在植物上想到，或者，植物是處于點與動物吧。

假如上面所說的可以應用，那麼，將植物的位置改變，在植物本身是莫明其妙的；它無論占多少空間，並不會知道什麼是空間，也無法來變換以及支配空間，他只能在所在點生長與死亡而已。

同樣將草履蟲在當他行動時轉一個方向，也一定是莫明其妙的。最多牠會有一點點奇怪，或者他會覺卻不覺得地照舊的活下去。

講到蠶蛾，在我們，就清楚了許多。我們將蠶蛾從一個面搬到一個面，牠會同草履蟲轉方向一樣，一點也莫明其妙的。

那麼，所謂高等動物，他們是可以有體（三度幾何）裏活動了。其中當以人為

最高。

問題起來的是：是不是有三度以上的動物呢？幾何學只談到立體，許多數學家在不耐煩，他們要研究四度與五度……的特質，然而終究還沒有達到。

像 Minkowsky (一八六四——一九〇九)，就用他數學的獨創力將時間的定變數乘光的速度在三度空間以外規定時間為「世界」的第四度，於是將時空合起來，成一個雙曲線的四度空間。但無論照他說就可以在 Y X Z T 四座標線上決定一個世界點，但人類到底並不能在四度空間裏作些什麼吧？人類要像支配空間般的來支配時間，這只有如 *The Time Machine* 所描寫的來想像了。但這種想像 是根據人類無力超越時間的事實。

但用時間來假定四度，應當是由量改變了質的階段，人在時間中存在，正如植物在空間中存在一樣。

在這裏，所為四度的境界裏，我想也許可有鬼神存在吧？

假如真有鬼神在四度幾何裏存在，那它同人的關係，一定也與人同植物的關係相彷彿；但是人可以在空間中將植物任意搬動，而鬼神對于人，雖然也有人有返老

還童一類的將人在時間中搬動的空想，而究竟並未見諸事實。

當初還有人以爲人之生死是由鬼神在作祟，但現在醫學是告訴了我們，所有的病，不但不是人以上的鬼神在操縱，反倒是人以下的微菌在搗亂而已。

即使我們說鬼神在時間中搬動人類，是人類不覺得的事情，即使我們承認鬼神是有的，說就是存在于四度幾何之中，那麼鬼神對於人的禍福之關係，正如人與植物之關係一樣，人死自然難成鬼，人類之善惡也就非他所能知道，人們的祈禱也就非他所能聽見的了。那麼，正風行着的所爲超度鬼魂祈求降福之說，更是笑話之至的事情。而對待這一類的鬼神，還是用孔子所謂「敬而遠之」爲是。人類自己該努力的地方很多，有餘力去管他們麼？

但是我還想，或者鬼神是植物以下的一種生物。把植物當做零度幾何裏的動物，鬼神應當是負度（ $-1, -2, \dots$ ）幾何裏的動物了，負度幾何，終該是空間以外的境界，或者就是所謂陰間？再或者這種境界是可以多種的在空氣裏在水裏在泥土裏存在，而人是不能看見牠的。這樣，那牠之對於人的生死老苦有一點關係，也正如病菌之爲害于人一樣，那末，在人類尙未克服一度二度空間裏存在的

種種現在正在害人的病菌以前，對於負度裏的鬼神克服還談不到，即使談到了，那末對它們築壇祈求，禮拜降福，還是捉一隻螞蟻置之於黃綬座上，供之以童男貞女爲進步了。

鬼神，無論說它是在人上或者人下，要想像同人去發生一點切近的關係，那是一件逃不出近代科學的駁斥範圍的，但是要把鬼神的存在，像上面這樣來肯定，那還有什麼意義？而一般信鬼之流，也可以信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了。

上面談到人不相信自己的力時候，要求有鬼神，中國現在的鬼神要求之熱鬧，實乃社會與個人無可奈何的反應。

打倒迷信之說，排滿的時候已經有過的，那是人心都向着人間的光明，誰都不想再信無憑無據的神了；五四時候是更加澈底來排除迷信過，那是全國青年的步伐是整齊得一致朝着「新青年」走，整個的社會朝着「新潮」走，大家的力量有了用處，感到人的可靠，菩薩是只留給僻鄉冷村的幾個老婆婆去禮拜了；再次是北伐軍節節勝利時，各地毀廟宇，倒偶像，迷信大有根本剷除之勢，這是人心感到人力之可靠了，以爲天堂就賴於人間的努力的。

或到社會之到了絕境，盡量享受一時之快樂，極力探求鬼神之顯靈。冤屈的求報應，慘整的求超度，活人們要降福，這些都是社會問題的虛懸，人民的力量無發揮的地方，把一切依靠于渺茫的神鬼去了。這是目前的中國。

但是這方面終究是絕路，即使要將鬼神之說來肯定，也總與人間世有可驚的距離，當人與人的爭鬥尚未決定時，當人尚未將病菌克服時，鬼神，終還不是人應該顧到的問題，人類的使命，是必需從最切身的問題解決起的。

一九三四，六，一八。

## 談 服 裝

服裝的起源，據正統傳說，是以樹葉編裙圍于腰際，如所謂草裙舞之草裙然，似乎那腰以下是最當保護的部分；但如因此就說服裝起源歸于羞恥，我是有點不十分相信的。

服裝到底是由保護身體而起，如果把樹葉編裙解為保護性器官之隨時在田野間受人侵犯，則我倒有點相信。但是這似乎是由女子先實行的事情。

以服裝來保護性的尊嚴，到底還是野蠻時代的蠢舉。一個人的性愛的自由之被侵犯，在現在決不能以一層衣服為障礙，經濟力是使你不願意也要自動的來脫衣服。

服裝是有禦寒的作用，這自然是不能否認。但是這是屬於對自然的抵抗；要是說到像許多禮儀上的規定，流入于道德意義上去的，這是無疑的，是由性愛自由的尊敬而來，像近代對於男人禮服之顏色與式樣規定，在社交上應用的，或者正

是男子對過去的無禮之一種補贖，一種矯枉過正的懺悔。

其實，服裝的大小，既是因人之肥瘦而定，則其厚薄也應適應個人之需要；再進而言之，所謂顏色，式樣，則更應隨個人之喜歡去定才對。

記得中學時代穿制服，許多人因為以前習慣怕冷，呢制服裏套着絲棉棉襖，像大腸塞肉，看來煞是難看；聽說舊官僚中，大禮服裏套絲棉棉襖也有，則也未免是並不雅觀的。

所以，衣服之求統一，似乎還當求生活之統一；不顧生活根本之統一，而求衣服之齊一，這是不對的。

動物無衣，一生下來就有了毛羽；於是長成難看的就一點也沒有辦法，其可憐同現在人類之骨骼與面貌一樣，但人類到底是人類，製造出許多粉脂以掩醜，最近且有科學美容術出來了。而女服之變化繁多，自由自在，比毛羽自然要進步。科學的定論，說每種動物之美，完全是為性追求之用，自然界一切都已這樣的鑄定了，到高等動物，已會自動用舌頭去舐自然的毛羽，而人，自然是應當能自由支配，打扮得美麗嬌豔，讓別人見了來愛的。

論至個人生存與種族生存，這是相對的；一個人的食色，說食是爲個人生存，則食中也同時保持種族生存的機能，說色是爲種族生存，則在生理上講來，也是一個個人生存的行爲。衣服與毛羽也是一樣，在維護溫度方面是很據個人生存而存在，而在美麗方面，則又是根據種族生存而存在的。

以一個人生理的演化來說，青年人因爲個人生存能力正旺，可以犧牲一點去求種族生存的；戀愛之肯挨餓吃苦之根據就在此。等到年老了，個人生存都需擔心，已無能力去謀種族生存，這是生理上自然的變化。所以老年人爲子女擇親多從其個人生存之富裕與舒適方面着想的。衣服也是一樣，冬天裏青年們男的革履洋裝，女的短衣絲襪，都是犧牲個人生存去求種族生存的一種極自然的分配，而在老年人看來就連歎：「何苦，何苦！」這也是難怪他們的。

服裝之應用，在青年人既是說較重于性的作用，並且，人類既是勝于動物，則盡量隨意打扮，終是合理的；在老年人，既是以溫暖舒適爲主，則極力求其舒適，也是十分合理。

爲美，服裝到底是肉體的副品，暴露肉體上之美而掩其醜，這是必然的舉動；

愚笨的人們也並不是不打算這樣做，不過有時弄得不得法是事實。

歷史上去考服裝的變演，其實都不外揚美而掩醜，不過是陷于當時的觀點與環境，或者混雜一點道德的習慣吧了。

即以纏腳來說，據我想來，完全是適合宮殿環境的。長袍掃地，婀娜地冉冉而來，其美何如？而且宮女從民間選來，難免面貌醜麗，而行動粗率的，纏腳之法，是能將此矯正無疑也。

現在衣裝之奇異，其實同以前一樣，不過是因為環境與別方面的變動吧了。以前長袖寬衣，如梅蘭芳之演出者，飄來飄去，袖子一擺，二個雪白的指頭向你一招，恐怕比現在還撩人心肺的。現在因為經濟組織不同，社會不同，女子們不能再在後花園與蝴蝶同飛，馬路又是這樣擠，不能飄來飄去，自然只好扭來扭去；扭來扭去之法，必需將衣服襯身，以露曲線，也正是必然之道。比以前「奇異」之說，或者是將現在在馬路扭來扭去之少女，與灶間裏烤火之老婆婆相比吧？其實，老婆婆在六十幾年前，也正在飄來飄去，撩人心肺者也。

其實，用赤露一些小腿與手臂以為性的吸引，倒是最正當的；在農村，這是真

普通的頂自然的應用，一個捲起衣袖在河邊洗東西，或者裸着腿洗腳的姑娘，常會引出隔岸車水的農夫的情歌的。船戶裏姑娘，打濕了衣裳在工作，就有一種美而不蕩，極其自然的吸人力。現在都市裏露臂的不穿襪子的與穿薄紗的女子，正是對於這種自然裏勞作的女子的模倣，假如說這種模倣是可恥的，那到不是赤露的可恥，而是不勞動的可恥；而這不勞動的可恥，乃是整個的社會問題，這里自然不談。

把裝束的另一方面看作性的作用，各人將美的部分擴大，醜的部分掩去，這樣當然是正當的行徑，但是在一個團體裏，譬如學校是否要任其各去拚命打扮，這是教育上的問題，這裏並不想多說，但一定要限制服裝的式樣，似乎也必不可少。教育家能使學生們對學問發生興趣，學生們自然對別方面會稍忽略；反之，如只求其服裝外表的一律，精神上各各分歧着，則異服與奇裝是仍會發生的。我常見某中學女生，在愛國布校服的反領中束條彩色的領帶，也常見某校女生把黑網裙改得特別短，露出鮮豔的襪帶。此外，在手絹上，在涼傘上，在她們頭髮與臉部發洩他們裝飾慾望，存在皆是。蓋少男少女，求異性注目，乃自然的事情。

一個學校當因其精神上的參差，而求外表的一律以掩醜的。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也都走這個道路，或者以為這是一條捷徑吧？

其實，能以美博異性之注目，青年人耐得住一點過分的熱與寒冷，到還是健全的事情；事實是這樣，都市的公子小姐們早已無美可以博人愛，大部是只能博得異性之可憐了。知道紅胭脂冒充不了自然的血液以誘人，以黃粉來表示可憐來吸人的現在，腿與臂怕也將無法可露，只能用紅綠綢緞裹着與異性來互相依偎了。

話說起來又該怪現代社會的罪惡。不但青年人已到了不能使自己美的地步，老年人也不願使自己舒服。

四五十歲的老婆婆，極力用粉脂搽面，衣服冬薄夏厚硬逼着來受熱受冷；老頭兒僵僵着背還披着曲線的洋裝。種種虛偽儀上所定的禮服與虛榮，叫人吃苦。你瞧這是多麼冤枉？

本來，一個地域一個時代只有一種裝束，真是够愚笨的事情。現在，好容易有了西裝，中裝，和裝等的調劑，正該互相融合，各求其宜而穿之才好；現在偏偏用些禮貌、時髦、像煞有介事專門的式樣來叫個個人犧牲個性來附和，以地位環

境來限制，本來很美的人兒弄得三不四，本來很瀟灑的人弄得死粘，本來很自由的人弄得拘束，本來很可親的人弄成可憎。這好像一定要百尺大松也同開玫瑰花，要嬌豔桃花上也結大西瓜一樣的牽強。

而且，一個人在服裝上自由顯揚自己美點，則每個人都會在服裝露出個性的。現在則早無個性之可言！一妓首倡，萬女倣效；一花入時，大家都做；無論老幼，八十歲與八歲；無論肥瘦長短，花色千篇一律，式樣完全相同，都無脫光了照照鏡子自己估量自己的精神，只信裁縫所傳，以時行為美麗。蓋服裝到如今，都市中，青年早已離開美，老年人早已離舒適的立場。只表示金錢之多寡與侶隨之快慢吧了。

要知道服裝合宜的自然的運用，那或者在鄉村裏吧？但是，在中國，大部分鄉村是被封建的習俗所拘束着；而且現在，所有的鄉村不是都陷於連衣服都沒有穿的時期了麼？

一九三四，八，九。

## 論人間苦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話說有一家人家，請了一個老師教他們自己的孩子。有一次，那位老師打算回家幾天，大概是初冬的時候，天正飄着雪花。東家弄一點酒菜替他餞行。酒至半酣，東家忽然想試試自己孩子的成度，於是出了一個對叫孩子對：「大雪紛紛，落地成雨。」——天公爲何不下雨？」可是這孩子怎麼也對不出，老師在旁邊也乾着急，想借別的事情混過去，於是叫傭人拿飯。飯字一提，倒打動了孩子的靈機，他於是接着對出：「白飯粒粒，到肚變屎，——老師幹麼不吃屎？」』

這個故事是有趣的，有趣的地方是在上至自然界現象下至吃飯拉屎之人事，都有一個共同的麻煩，這麻煩好像極其自然，但同時也極其做作。人類是大自然的分子，但同時也就是與自然對立着的一種動物，他要改變自然，模倣自然，利用自然，推動自然的。於是人世間也就因此麻煩了，這麻煩正是人間苦。

找麻煩是自然的通律，地球轉來轉去的轉，春去了是冬，冬去了是春，一陣風把雲刮來，一陣雨把雲消去；找麻煩也就是生物的天性，花開了落，落了開，鳥生了死，死了生；人是最高的動物，所以也就是最麻煩的動物，吃就是吃飽好了，但還要有好壞之分；穿就是穿煖好了，但還要有美醜之分；性就是慾罷了，但還要有愛。人一生下來就是愛麻煩的，孩子天性愛找麻煩，可是中國舊式教育是硬叫他們不麻煩，於是活潑的人變成死呆；所以麻煩倒是一個進步的現象。

可是話要說回來，麻煩雖是自然的現象，但在這個社會裏，人類並不是人人越麻煩越好的。記得有一個名人故事是這樣的：『有一次那個名人責問僕人：「爲什麼你把我的鞋子不刷乾淨？」僕人回答說：「刷乾淨了不是又要弄髒的嗎？」可是後來那位主人不叫弄飯給僕人吃，當僕人問：「先生，我還沒有吃飯呢！」那位主人就答他：『吃了不是又要餓的嗎？』』這就是告訴了我們找麻煩，但也討厭麻煩的，主人覺得人生太麻煩，找一個僕人來幫忙，僕人覺得主人太麻煩，叫他不必麻煩，可是主人告訴他：「你的事情並非不麻煩呀！」

人間苦之中，每個麻煩似乎都該有個解釋的。以前我覺得吃飯這類事情還麻煩

得有理，爲了飯中有養料自然不能吃屎，後來我曉得人是還要爲美爲善爲真而麻煩。但對於疊被舖我就想不出道理來，那時候我在陸軍中學讀書，每天早晨一次兩次的在教官面皮下要把被舖疊成水平，可是疊好了就鎖上寢室門，直到晚上睡號一叫，大家進門立刻把牠弄亂來蓋，這豈不是自找麻煩。但現在想起來覺得這或者正是訓練我們養成麻煩的習慣，習慣這東西要養成得不問理由才是成功，通常終以爲疊平被舖是求整齊美觀，但疊好了鎖着門一個人不進去，這可是什麼道理？刷鞋這事情有時候也真說不出道理，在北平小胡同住，鞋子刷過與否真是一樣，因爲在這無風三尺土的地方，刷過與未刷過的鞋子在走了第三步時又等於一樣了。

我因爲未在陸軍學校讀下去，所以未養成習慣，也因此還在這裏講有道理無道理，可是對於別人的事情我是不敢多問的。

一個人餓着肚，只求一飽而已，談不到好菜好蔬的；一個人凍着身體，只求一暖而已，也談不到清潔整齊與美麗的。像我這樣，自然只要有飽暖就知足了。可是養成了我說過的習慣的人就不同了，只要有一飽，他就想到花樣，同是吃窩窩

頭吧，她偏要拿出筷子碗碟來擺樣子；只要有一爇，他就要想到整潔美麗的，譬如已經過時破舊的衣裳，他偏要改成時行的式樣。世間不少這種人，我的太太也正是這樣一個，因為她是這樣一個人，所以也就愛過問我的一切，因為她見了我不整齊就會難過的。家庭閒僻如被舖吧，洗白一點自然是好的，但她每天要疊得四平八穩，這豈非多事；衣裳多換我也不反對，但其次要燙得大理石一樣，這豈非囁囁。因為我們只有一間地方，我終是想安安靜靜抽抽煙，而她偏是要顛來倒去的收拾。這些且不管，更討厭的是她要改我的衣裳，有一次我穿起去年的夾袍子，我奇怪我怎麼會胖了這許多？可是我太太告訴我外面時行小了，這種道袍式的衣裳自然要改成個樣子。其他改短接長，更是常事。這真弄得我毫無辦法。

吃也是一樣，我們這種窮人家，小地方，二碗粗米飯，一碗蘿蔔羹，一碟醬豆腐，不是隨便站着坐着靠着吃點就得了麼？可是她一定要把我寫字檯上的文稿筆墨書籍一律搬掉，擡到房間當中舖上燙得大理石般的補釘滿幅的被單，纔允許我吃的。你說這種人存的是什麼心？

有人說西方文化簡單為歸，東方文化則以麻煩為歸。這自然可以引到許多例

證，譬如喜事與喪事，中國就是愛大吹大擂，西洋人則是簡單沉靜的，許多中國禮節，也都比西洋要麻煩而無理。

可是我覺得這些話是不可相信的，因為我們也尋得出許多相反的例證：西洋人的服裝，尤其是女子的帽子，就是最麻煩不過的東西。

文化這東西，有時很難隨便分開來講；愈文明的也愈麻煩是對的，但麻煩到相當程度，自然會便利化一番的；譬如人類對於夜裏的燈光，由油燈而電燈自然是由麻煩而便利了，但是我們到發電廠去看看，就會知道許多麻煩的事情正在這裏處理着。從簡單到麻煩是演譯的過程，從麻煩到簡單則是歸納的過程。到麻煩已經簡單化了，自然新的麻煩又要產生。

我想人的不同對於這種階段也很有關係的，以年齡講，大人因為自己走過初期麻煩的過程，所以會覺得小孩的麻煩為無理了；但例外的自然也有，因為人的長成有早有晚，性情的長成也是有早有晚的。以教育講，不同的教育，就有不同的麻煩。現在許多人對於女子的教育還只求其能記賬與寫信，因為他們覺得學會什麼工程什麼文學，還不是一樣添人家管家與養孩子？既然是去管家與養孩子，我

們學什麼工程與文學？這個問題就等於既然是拉屎爲什麼要吃飯了。可是如果問到既然要拉爲什麼要吃？既然要死爲什麼要生？那麼就只有死去才完事。可是這可不是將麻煩化爲簡單，而是不要麻煩的文明回到原始的簡單去了。

「既然拉屎爲何不吃屎？」中國人做什麼事都愛問這類問題的，可是在人事上就大家不問了。

中國是人事最麻煩的國家，中國人愛講面子，愛講人情，愛講虛禮，以及愛把親戚家族關係，常常講講到連綿數代；一個工程師的職務，對付廠內的工作只要用十分之三之時間與精神，侍候廠主倒要用十分之七。一個教員教學生功課之心只要用一二分，聯絡校長到要用八九分。上至做官，是把侍候上司，聯絡名流鄉紳爲他主要職務的；下至一個小店學徒，主要工作也只是替老闆倒尿壺刷被舖而已。結婚原是夫婦兩人事，可是中國則將夫婦兩人作爲傀儡，而爲大家歡樂之事；喪事原是死者的事，可是中國則變爲兒子面子的事情了。這種地方，西洋人並沒有這樣厲害，西洋人每天刮鬍子，也煞是麻煩，有一次我在一個西洋朋友家住住了二星期，天天在浴間碰見他刮鬍子，實感討厭，記得有一個早晨我們約好到

一個名勝去旅行去，時候已經不早，他徧徧要刮了鬍子再走，結果火車因此趕出；我真奇怪世界上真會有這種把整個的人生獻給鬍子的人。但是女子的人生獻給她自己眉毛是並不希奇的。天下女子的打扮，十個有九個不是爲美，倒是像在賽富與賽時髦，賽富表示有錢，賽時髦表示不落後；「拉屎爲何不吃屎」？這個問句，似乎是注重的話，可是實際上大家麻煩的都不是爲目的，而是爲目的以外的事情。女子在這點似乎特別厲害，有許多人家的太太小姐，請我們吃茶與吃煙，似乎只是表示她懂得禮貌與會交際罷了。

人自然各各不同，有許多人愛把人生零碎的渡，有許多人愛把人生整個的渡。我有一時候常常喜歡問人家一個奇怪的問題：「你歡喜急病死還是慢病死」？我記得我問過的人不下一百個，對於這個答案數目兩面都是差不多的。大概愛急病死的人，是愛把人生整個的渡的；愛慢病死的是要把人生零碎來渡的；有許多人常常拿到錢就化，錢沒有了就不化；不願意天天洗澡，洗澡起來必需用肥皂用大浴缸，還要有個擦澡的人；不願意收拾桌子，收拾起來必是澈頭澈尾；不願意打扮，打扮起來，必是從頭到尾從裏到外都打扮。……可是有許多人是相反的，天

天化錢，天天化得不多；天天洗澡，天天洗得馬虎；天天收拾桌子，但不求十分整潔，隨時打扮，但打扮得很局部……自然這兩種人很少有絕對的極端的代表，而是混合着而略有所偏的。可是這兩種區別確是很明顯。這兩種區別就是有人較愛零碎的麻煩，有人較愛整頓的麻煩而已。前者是養成習慣來忍耐這份人間苦，後者則是振足精神來熬一段人間苦。

人生是麻煩的，而這麻煩實際上正是零碎的麻煩；吃飯不能一天一次而要一天數次，已是够多麼零碎？所謂振作一次熬一段人間苦，實在也是一段一段零碎在熬。一個人從生下到長大已經養成了這零碎的習慣，但是越到後來人生也就越麻煩起來了，有人支得住這麻煩，有人支不住這麻煩，在哲學上前者是入世，後者是出世，在藝術上前者是寫實，後者是浪漫，在行動上前者是當事，後者是隱遁；可是這份人間苦，終是不斷的麻煩人。

世上每件事情都是麻煩，可是每件事情從內看是麻煩，跳出這個圈子看來也是平淡的事情；戀愛在當事者是最麻煩的事情，但是這在茫茫的人海中只是微小的一波。以這微小的一波可以麻煩人到厭倦一切而寧使死去，這正如當我們理一束

無頭的亂絲時，常會把牠一刀兩段一樣的。

能跳出這麻煩的是哲人，能克服麻煩的是偉人。其餘則都是跳出小麻煩套進大麻煩，克服小麻煩敗於大麻煩的人；其中固有許多的差別，但到底都是凡人；自殺者是弱者，但仍要一時瘋狂的勇氣，用最大的振足熬最短的人間苦；至芸芸衆生，既不能跳出，又不能克服的，被這人間苦麻煩到死，又何常不是弱者呢？

## 談幽默

一個人爲生活上的必需，要吃飯，吃茶。山錯珍羞，蘿蔔鹹菜，應時鮮物，各有其味；人人想嘗，亦人各有其所愛。

但是這還不够，人有時候要抽煙，要吃一點糖菓，要喝一杯茶，要喝一杯酒，要吃一杯冰淇淋，也要喝一瓶汽水，一口山泉……。

假如人之讀書如前者所說，那麼人之讀小品文，正如後者所說，但是有時候還有一種情景，這不是必需的，也不是用計劃可以去求的東西。這在人可以一生都沒有，但是遇到了就有另外一種滋味，這種滋味常常是屬於心靈，不是科學家所能分析，不是旁觀者所能了解。這像在愛你者所贈的花瓣上吞一滴露水，在爲你而流汗的額下吻一顆汗珠，在爲你而流淚的眼角上吮一滴淚，以及回憶幼年母親喂奶與喂食物的滋味，……這不是尋得到，買得到的食品，是人人都會有過而人是不相同的滋味，在文章上說起來，就是：「幽默」。

所以，有時候，一篇幽默文章，常常只得少數人的了解，多數人都自以為是認真科學家而來說你傻子。

譬如我上面所說的花瓣上的露水，科學家看見那個人感着濃厚滋味在喝，他一定要去教訓他這是「(」加上點灰塵與細菌的東西，同所有的水都一樣，如果人都同你一樣的以為這是有怎樣大的滋味，海不是要變成陸地了麼？此外排泄物的汗可以吻，分泌物的淚可以吮，更是擾亂是非，有傷風化無疑。

所以幽默家獨怕認真的科學家。

其實天地之大，人事之多，共總言之，都是幽默；無論何事，無論何物，稍一思之，卽變幽默；地球圓的，怎麼長成？行星許多，都是圓，真平庸；太陽也會是圓，還有人類的腦袋也會是圓的，如此想來，我知道了所謂幽默之道，觸處都是，所謂「幽默天生成，妙人自得之」是也。

幽默觸處皆是，已如上述；但同一事物，因為所悟不同，所得之道亦異，蓋「自其異者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天下齊一也」耳。然則幽默文章，無好壞之分乎？曰否。

夫文臻幽默之境者有三：凡從情感透理裏悟透而自然流露幽默來的是「上」，用幽默之方法表現情理的是「中中」，至若勉強拚湊，左右補綴，轉文抹字者，則是「下下」。本來文章好壞之難分正如懺詩，我常願抽「下下」之好者，而不願抽「中中」之壞的，蓋所問各有不同耳。譬如教員題學生分數，一提七十分，一提六十九分，等次上有乙與丙之別，事實上誰能知道不是那位教員的偏見。所以這樣，上面仍是一般地的看法，沒有嚴格的界限的。

用人來說，每個人都有幽默的時候，在這幽默到的一刹那，是最聰明的一刹那，是最能排除許多世俗習慣束縛的一刹那，是最能忘去煩惱的一刹那，是最光明的的一刹那，是對於某件事物完全了解的一刹那，……他能夠看到這件事中心的原因，看到他整個的推動力與背景的。誰能捉住這一刹那，把所悟的理與情發表出來的就是幽默。這種幽默的成分，如果有一個環境，根本就不讓一個人發表，哪那個人慢慢地就會消失這種情界，變成枯燥，煩悶，病態，死呆的軀壳的。如果是社會上用種種傳統的習慣不讓人民有幽默，這個社會上的人就會變成懶惰、苟且，麻木的與中國的幽默被禮教與皇道所傷害，所以後來思想界只有一個「真

## 命天子」了。

心理學告訴我們多次在兒童喜好遊戲的時期，不讓他作活潑的遊戲，他會變成一個永無遊戲興趣的人；多次將種種性慾上之謎在一個人的腦筋中盤轉，不讓他滿足也不讓他發表，這會使他陷於變態情形之中，一方面是道學地說這是罪惡，另外一方面是自己也認為犯罪地在發洩，歐陽修的許多美妙的小詞是多麼自卑地自己將它看輕，以為文章一不載道就是下流了。幽默文章，在中國的過去，要在偏僻無名地方去找，根本就是這種壓抑而成的變態。而因為這種變態緣故，幽默對於中國的社會毫無影響，於是社會就只為塵土所封，連呼吸都感到沉重，世界越來越狹，腦筋與眼光也都陷於極小的洞裏打旋轉，聰慧的境界再也不會降臨。所以在那個時期，有多少年的時期，中國有多少的讀書人的精神都落於一個一貫的照例的模型？他們是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道不敢道，老師教他讀孟子，他再不會去翻莊子；老師教他吃飯，他就吃飯拉飯，他不知道把飯消化了來拉矢的。不但以前這樣，現在許多教會學校何嘗不是如此？許多學生不是不用功，不是不努力，但是他們只知道努力於教科書上面，一個課目的參考書，教員

在同一派別同一主張中指定，他們就在這指定的五六本書拚命讀，再也不知道此外還有書籍，他們只知道這是唯一的真理，天下再沒有第二種道理了。一個人的所以這樣容易落於一個典型，第一步就是他的幽默的表現累次被壓抑之故，幽默的表現就是聰慧的萌芽，一個人被摧毀了幽默的表現是再也不會開聰慧之花。近代兒童教育是怎麼樣的在設法使兒童表現自己，使他發生出種種也許成人認為不合理的，然而幽默的問題，這些問題常常是異想天開，多少年來，尤其是中國，教育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罵斷他的問句，禁住他會心的笑容；然而現在是完全知道這太殘忍了。許多虛心的教育家，是怎麼樣為他一個天真的問題，而查遍了書籍，抽飽了雪茄，絞盡了腦汁呢。一個教育家被兒童難倒的次數越多，他的成就越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們需要的人類決不是永遠在舊的範圍內旋轉，我們需要新的人類在舊的之上創造出新的文化。我們要我們的學生在所教的所指導的以外的東西中創出些新的來，我們喂兒童以飯，不需要他拉出了也是飯。

幽默來到的時候，不但是最聰敏的一刹那，同時也是最愉快的一刹那，最率真

的一剎那；在這一剎那中，不但發生幽默的人會自己表現出赤裸裸的感情，就是接受他幽默表現的人，也立刻會率真地表現出自己的真情的。幾個人正經地或苦悶坐着，一個人的幽默可以引起大家的愉快與新方向的談話；社會也是一樣，在太假正經與枯燥的空氣之中，是需要幽默的滋潤來使聰慧的人們在新的方向找一點談話資料的。

所以幽默不但在縱的方面看來是聰慧的萌芽，在橫的方面看來也是一種聰慧的動力。

幽默是在碰壁的時候轉出一條路，是在沉悶空氣中開一扇窗，是熱極時候一陣風，窮極時候一個笑容。所以幽默的內容是有種種不同，它因人的個性，環境，意識的不同而定。

現在，中國的一切實在太照舊了，看這幽默的空氣，是否能把這假正經所掩埋的聰慧觸動？還有，中國社會也太沉悶與枯燥了，看這幽默的空氣，是否稍能滋潤那些枯燥的心靈，能接受那幽默所觸動的新方向的聰慧？——我期待着。

## 論文言文的好處

中國文體革命，到現在已經有好些年；但是白話文的應用，範圍只在少數文人們的寫作譯著，以及青年男女的書信。所有佈告，報告，公文等等，仍是音韻鏗鏘，四六駢儷的在發揮。這種現象，不滿意的人想都不滿意的了，但對於這個根本原因，似乎都沒有想到他的根本。

中國學校與社會的間隔，是比任何國家都離得遠；文體的對壘也是牠的一個重大原因。我曾經下過一個統計，一個大學裏面，文科學生是大部分主張語體的，法科學生主張語體的只有二分之一，理科學生則多數反對語體，主張文言。所以畢業的大學生們，理科學生是容易尋到職業，這並不是說中國現在需要理科人才，而是說中國的公私機關，需要理科學生們的國文。

上面所說的公私機關，有一個一半例外就是學校；學校的教員，關於理科的當然是屬於理科人材；但國語一科，有時候也要借重理科人材的，因為有校長與環

境及當地鄉紳意見，對於想以白話文來縱弄是非與宣傳赤化的人是將拒之於千里之外的。

白話文與赤化相連，這是毫不希罕的事，原因是因爲凡赤化之文件與宣傳品都是白話，而文言之印刷郵件決無赤化色彩之故。但這個理由，在學校運用時，就連帶有實際問題的。

譬如說，一個教員極力提倡白話，而對於文言自然說是背時代的東西，於是學生對於學校所出的「四六」「八股」的佈告，自然有些輕視，這些輕視就是反叛色彩，在校長看來就是赤化了。

講到文言白話之爭，勝敗的情形，我們看起來是很有趣的。開端當然是五四運動，以後是語體文一天天擴張勢力，等到報上有一版可用白話文買錢的，用白話文發表意見的地位後，教授先生，所謂領導白話文運動的許多先進的人們的作品與刊物，就有許多青年來買的時候，他們也就樂於偏安了。這一偏安不要緊，天下就分爲二半：與社會直接發生關係的是文言，而間接發生關係的是語體。於是語體文是讀書時代的工具，而文言文是任事時候的工具，這一來，凡是讀書的

人們到社會還要從新準備一種工具，直到現在，報紙上專修國文教師招生的廣告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分治情形能維持，還在當時軍閥官僚，作孽太多，青年學生，對他們是抱輕視的態度的；所以雖然是幾次提倡文言，摧殘語體，事實上是毫不見效。而見效的是在學生從學校到社會去的時候，感到了白話文之無用，不得不到國文專修地方，由許多名人教育界人仕介紹的老先生處專修一年兩年。

這個情形，直到北伐軍起來有些動搖了。那時候我在北平，親眼看見或聽見許多青年對於報上「一切皆用白話」的消息是當爲革命澈底處之一個特徵的。但是這個特徵一直沒有傳到北平，只到武漢。當我們的××××駐節南京，與×××小姐訂百年好合之秋，一篇祝文是洋洋四六駢體，而讀祝文者又是我們五四運動領袖的先生。這個消息是給語體文一個很大的打擊，在文言與語體天平之中，文言是升到了試驗者的鼻子，接着是東南大學改名曰中央，凡投考國文者必需文言，於是，據我所知道的有三個中學都要求校長聘請一個精通古文的國文先生，來代替主張語體的教員。於是有幾位國文教員都遭了失業的慘遇。

這個語體文天下再平下來，是直到我們的××××失去了初到南京時光榮，中

央大學並不能集中全國中學的信仰，左翼文壇的進展的當兒。但無論如何，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分治天下的局面。

但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特徵。無論個人或是團體，在他違反大眾時候就去遷就或提倡文言，反之則就主張白話了。在這上面，關於文言勢力爲什麼長存在着的緣故，我發現一個簡直的原委，這就是「文言文可以耍弄糊塗」。

離開了大眾，與大眾相對待的時候，遇什麼事件與問題要答覆或宣佈給大眾聽的時候，文言文的用處就來了。誰有細心與工夫可以收集每個政治會議的開幕閉會的宣言，以及許多愛國愛民的通電，或者是對於外交上的報告，民衆方面的答覆，立刻可以看出是怎麼樣避免逐條逐題來講，來就「之乎也哉」的「轉文」。而且更進一步，有些布告一類東西，叫第三者看來糊塗地同情它，這也是文言文一種長處。如果不信，有「偈」爲證。

追繳紹興縣民欠舊賦委員  
紹興縣政府

佈告

歷年舊賦積欠愈多 奉令續追 嚴不容拖 遵照頒法 按戶催科  
倘敢玩抗 執法不阿 告爾人民 毋再蹉跎 趕速清完 樂如之何

委員朱蘇君 縣長湯日新 財政局長張鍾湘

在上引佈告中，我只在末句上各加一字，成爲「你趕快清完我樂如之何」，則不是更明白了當了麼？然而我們佈告者不需這樣清楚！而在那班讀過「論語」的第三者看起來，一切莊嚴的同情，將換爲幽默的淺笑了。

此外，有些愚蠢的頭腦，滑稽的行態，不學無術的見解，可以用文言變成學究的莊嚴的；請讀二十二年九月四日的杭州民國日報，內有：

寧波公安局嚴禁

女子奇裝異服

爲維風化實有厲禁必要 倘再公然過市立加逮捕

(寧波快信)寧波公安局昨出示嚴禁女子奇裝異服。特爲抄錄於下。爲

嚴禁事。查得年來女子服裝。每多競尙新奇。風氣已爲之一變。近更變本加厲。裙則長不過膝。足則赤然無襪。是種裸脛露趾之怪象。一經躑躅通衢。萬人注目。莫不引爲奇觀。乃竟恬不爲怪。尤復欣然自得。寡廉鮮恥。道德淪亡。考其作俑之始。又皆出於一般智識女子。輿念及此。殊堪痛恨。似此提倡乖謬。有傷風化。一旦相互徵尤。蔓延全境。行見文物之邦。將爲野蠻異族所同化。不獨貽譏大雅。抑且騰笑友邦。輕侮賤視。豈非自召。其謂區區小節。實屬國體有關。本局長負維持風化之責。斷難默爾姑容。合亟布告。從嚴禁止。以維廉恥而敦風俗。嗣後務各自愛。慎勿再蹈前項惡習。藉重人格。以全聲譽。倘仍不知悔改。公然過市。惟有立加逮捕。按照奇裝異服。依法從重拘罰。不稍寬貸。除飭屬遵照。認真辦理外。仰各凜遵毋違。是爲至要。切切此布。

這個布告，初讀之下，頗有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之勢，而且莊嚴拘謹之氣，使人疑心公安局長乃羅漢投胎之「得道和尚」矣。即使這佈告引不起「心裏善導」，亦將有森然之氣凜凜乎來了。但一經翻譯爲白話，且看我們對此感想如何？忽忽

意譯如下，括弧內，乃鄙人讀時區區之聯想也。

『爲嚴厲禁止事情，查到（原來是查到的。）年來女子的服裝，每每在競爭推尙新奇的樣子，爲牠，風氣是已經變掉了！（風氣？）而現在竟更加不像話起來。裙呢，短到膝蓋上面；脚呢，光得襪都沒有；這種脚跟也露，腳趾也露的現象，一在大街上走過，引起一萬個人來注目，無有不當爲「奇觀」的；而你們居然很快活地得意着，毫不覺得奇怪！不要臉呀！道德淪亡了！（於是乎）考察到那開頭的人，又都是出於那一般有智識的女子，一想到這裏，我真要痛恨煞哉！（大概他太太不是智識女子吧？）像這樣在提倡「亂七八糟」，是有傷風化的哩！有一天，大家看樣模仿起來，傳染到整個地方，那這個「文物之邦」，將爲「野蠻異族」（大概指歐美來的紅毛人吧？）所同化，非但要給「大雅」（誰是「大雅」呢？）貽譏，而且「友邦」（這也是指紅毛人麼？）還要騰笑我們哩！這種被別人看輕笑賤，豈不是自己惹來的麼？這雖說是區區小節目，但實實在在是關國家體面（國家體面在此，則早就「百無禁忌」了！）本局長爲擔負維持風化的責任，是斷不能不響，而讓你們去亂來的。所以布告出來，要厲害地禁止了；這是維持你

們廉恥，來敦厚我們風俗呀！以後一定要自己愛惜自己，（不要被局長看中。）勿要再做出上述的壞習慣，藉重你們人格，保全我們名譽，（此二句要細心讀之，一遍二遍，免個人災難；十遍百遍，免全家災難；千遍萬遍，免全國災難！再讀下去，軍縮會議成功，經濟會議完成，日本退出東三省，世界經濟復興！）如果再不懊悔而改掉，而還敢公開地在市街上走過，那只有立刻捉來，按照「奇裝異服」，依着法律，從重的捉來罰你，一點也不寬饒你們呢！除了叫所屬都遵照着認真辦理以外，叫你們都「凜遵」着不要違背，要緊要緊，「切切此布。」」這樣一譯，公安局長是變成了一位該讓佛洛德去醫一下的病人了。而且讀下去，意義之可笑與不通，就赤裸裸比「裙不過膝亦然無襪」的女子，更加令人引為奇觀了。

所以文言的好處就在糊塗。因有這個好處，是牠永存之道。

從前有個笑話：『有人見禁止便溺的佈告：「凡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故意讀爲「凡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了。以抵制禁止他的公安局長。』現在公安局他們似乎反轉來用此法來抵制我們小百姓了。

最近中央有一切公文佈告加標點符號的命令，這當然是好現象，但我們還希望能用語體文。免得後起的學生們再像最近的一位朋友，不遵上司的命令，把一篇英文的經濟學文章，不譯成文言而譯成白話因而退職才好。

此外，這篇文章要寄論語的緣故，是希望使論語同人，尤其是編者特別注意，來享受這個「文言文」的好處，非文言稿子不收才好；因為用文言文說話是比較方便的；亦化之獄，無論屬於投稿者或是「論語」的，也都可少些了。

## 論睡眠

農業社會的人民多早睡早起，工業社會的人民多晚睡晚起；鄉村的人民多早睡早起，都市的人民多晚睡晚起。

許多衛生家只是揚言早睡早起的好處，但他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愛晚睡晚起。許多教育家極力教兒童以早睡早起，使他們養成習慣，但是他們所教出來的兒童，很容易就會放棄這個習慣的。

他們都不懂睡眠時間中之社會意義。科學家不能在這社會意義中求解決，只能在自然條件中求適應。這只是科學幼稚的表徵；教育家不能在這社會意義中使兒童健康與社會相適應，而使兒童健康與社會分開來，這是可笑的事情。

不要相信成千成萬的辦公處的辦公時間，都市的夜是決不允許市民早睡的。所以結果不是犧牲工作來保住身體健康，就是犧牲身體健康去保住工作；許多公務的懈怠，與許多人民的憔悴，就是這個道理。

學校可以統制學生早睡早起，但都市的學校，多因交通的便利與房租的昂貴，通學學生總是比寄宿生要多，這班通學生的生活，同職業人員一樣，他們不是犧牲健康來顧全功課，就是犧牲功課來顧全健康的。

這個不能早睡的原因，毫不需要冗長的描寫，隔壁富人家的牌聲，汽車喇叭聲，無線電播音聲，自家進出家人的鈴聲，自來水，抽水馬桶，小販們與衛生堂裏的噪聲，……一年工夫就可以養成你晚睡的習慣，比十二年四十個教育家教給你早睡的習慣要有力得多。然而學校與辦事處需要他們早起！他們爲功課與飯碗，他們早起着，雅片是他們的後備軍了，偏偏雅片是禁品！

文化是屬於夜的，這還用我說，許多人把全世界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晚睡的習慣統計給我們看的，自己或他人報告給我們聽的，說起來幾乎是全數。

其實，文化的起源根本就是夜，宗教、哲學的起源是對夜的奇異，電燈與霓虹光的發明是對夜的對抗，自來水是從山裏接竹管之法而來，接管法根本就是爲夜裏不容易挑水之故；政治誰能知道不是起源於爲夜的防禦而起的組織？

一切的發明同思想的運用，夜是唯一的時間，無論誰都可有這個經驗。睡在床

上而未睡着的辰光，是最有詩意，同時是最聰慧最堅強的時刻。一個最笨的人也會在這時候對太太說一句俏皮話，一個最弱的人也會在那時候發一個謔。

一個不愛惜夜的人根本就不愛惜生命。

了解生命意義的人必需了解夜。

假如歷史是爭鬪的發展，那麼夜是爭鬪最尖銳的一刻；任何爭鬪的夜戰比白天都厲害，白天戰場上，市場上，陣線上的勝敗，完全在夜的活動之中。

不能運用夜的人是過去的人，是太平年頭安逸慣了的老頭兒，是遲緩的，靠命運的，是天的驕子。——但，這種有福的人們現在越來越少了。

而且，任何國家與城市的繁榮，都可以夜的光明之強弱與久暫來測量，當不景氣駕臨之時，街道在夜裏就會儘先提早冷清的，——上海也碰着過，北平正盛逢其會。

現代的文明是夜的文明，所以現代人必需是晚睡的人。

無論與愛人通信，與故友談話，與同志計劃，以及一個人的思索，……夜總是最好的時間。

我贊成晚睡，但我不因此而反對早起。

聰明人會知道晚睡的妙味，勤力的人會知道早起的痛快與好處。

一個人不看見早晨太陽的光芒，他常會整天提不起精神的。把寶貴的早晨消耗於睡眠，等於將寶貴的夜消耗於睡眠一樣的可惜。如果早晨醒在被窩裏而用腦，讀書或者想心事，這同早晨不嗽口而吃東西一樣的煞風景。

夜是想的時間，晨是做的時間；夜是享樂的時間，晨是工作的時間；夜是做興趣工作的時間，晨是做責任工作的時間；夜是屬於愛人與太太的，晨是屬於師友的。

缺少了晨，人只做了一半；缺少了夜，人也是只做了一半。所以，凡是完全的人一定相信晚睡，同時也相信早起。

當然，在這樣晚睡與早起的習慣下，睡眠是不够的；為補充這個不夠的睡眠，我們必需另外找時間。這，據我個人的經驗，午飯後的日光才真是一個最適宜於睡覺的情境。

科學家已經證明過，睡覺於消化比散步還要好；而都市生活，凡中產以下的市

民，睡覺的機會是比散步的機會要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十分之九的人，在夏天裏需要午睡，這不需要我來多說，春秋二季，午後是最少季候味的時間；在冬天，如果午飯後每天在太陽下睡一小時，一冬工夫我可以保證他加增十五磅的體重。

午睡之好處，許多專門醫師都談過了，這裏所要說的，還在於把睡眠分兩次來舉行的好處。一個人的精神同肚子的飢飽一樣，爲什麼一天的吃飯要分三次或四次呢？

無論誰，用一次的食糧，即使你可以用訓練的方法使他盡量的多，多到你一天的食量時，也決支持不了一天的需要。而且這是多麼不平均與不經濟的事呢。睡眠也是一樣，如果把睡眠分爲二次舉行，五六小時一天，可以使你的精神好過平常八小時的睡眠，這是毫不希奇的事情。

吃，西洋人之所以能少吃而收較大效果之故，就在於他們把次數加多；一個人的感覺，心理學已告訴我們常常是由比較而來，早晨八點鐘一次吃十碗飯的胃到夜裏十二點鐘，當然要比晚上八點鐘吃三碗飯的胃到夜裏十二點鐘的胃比較爲

餓。睡眠也是完全一樣的。

據說各國政府領袖們大都是把睡覺來分開舉行的，這是一件很聰敏敬的事情。但何以不把這樣的生活藝術推及於庶黎呢？據我想，官廳，機關，國營事業與國立學校，尤其是藝術學院與文科，就第一可以實行，以後再普及於全國。

如果你知道提倡以後一切務服上的效率，學生們的分數，以及會考與文官考試的成績，同國家的收入，增加了多少，那才可以知道我這些話的真價。

——夏娃望望肥大而美麗而禁果。

魔鬼變成蛇說：「親愛的夏娃，你爲什麼不吃呢？你看，這樣的肥，這樣的美，這樣的香味！」

「不，我不吃。」夏娃說：「這是上帝制定不許吃的。」

「你傻了，夏娃！」魔鬼又說：「上帝的光明與權威全是這果子的力量，他怕你有他同樣的光明與權威，所以叫你不吃呀！」

那末難道所謂「二元睡眠法」之不普及於黎庶，也同魔鬼所云的上帝之禁果麼？——不，我希望不是這樣。

## 談萬金油

萬金油，不知是不是因為創造萬金油的人是胡文虎先生，是以虎標出名的。

對於老虎的印象，在我實在不很好。因為我們江南常常以老虎來嚇小孩子的，而我是脾氣不好的孩子，所以被嚇的機會也特別多，並且還有一個非常通行的故事，這故事是我幼年時候常常聽到的，大概是說有一家有三個孩子同一個母親，那天母親出門去，老虎精在田裏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她告訴牠要等晚上，於是老虎精就把她吃了。到了傍晚時候，老虎精又化作她來敲家門，進去了不坐椅子坐酒罈，說是因為她屁股有痔瘡，實在是因為牠高興得要把尾巴在罈裏擺擺之故。於是夜裏就同幾個小孩睡在一牀，甲是與牠同睡一頭，乙與丙則睡在牠腳後；夜深時候乙聽見牠嚙齧的在嚼東西，於是問：「娘，你在吃什麼？」牠說：「我在吃你外婆送我的小蘿蔔。」乙與丙就問他要，可是牠給他們的則是甲的小手指，於是兩個小孩就立刻起來逃，老虎精追出去，他們於是爬上了後園的樹，

老虎精也爬樹上去，眼看要追着了，小孩子急得了不得，於是就撒下尿來，老虎精着了尿就死掉了。這故事並不十分合理，但小孩聽得是津津有味，實在因為這故事的結構很好，結尾尤合小孩的夢境，因為尿坑的小孩，總是於急極時遺尿的，而孩子於聽到老虎精追上樹來時，自然急得非凡，不意來了一句老虎精死掉，自然在情感上收到一抑一揚之效了。可是老虎精的印象在我們孩子的心中就種下不好之根。

可是我也有過些畫着老虎的紙頭，我們家鄉的端午是時行畫老虎的，但那些老虎畫得比貓還馴服，頭上來過王字，活像小孩子鞋頭上的花樣，我對於這些畫並不喜歡的。

以後在國文教科書上讀到「卞莊子刺虎」，在小說上讀到武松打虎，那才引起我對老虎的概念有是不同的理解，覺得老虎倒不是奸惡陰毒的動物，而是勇敢有力的東西。

可是我始終沒有碰着真老虎，而在人世間接觸都是些虎頭蛇尾的紙老虎。於是我對於人間所說的老虎就更感不到興趣了。

後來在一張畫家的畫裏，看到荒山中走着一隻尋食的老虎，心中才感到真老虎的美，可是老虎似乎也應當在荒山中才真，人世間似乎不會有真的。

可是我終於看見了真老虎。那是在萬牲園裏，去時很好奇，可是看見了又大失所望，原來他在一排鐵欄內徘徊，外面圍着一羣紅男綠女對他喜笑，他一點也沒有虎視眈眈，也沒有大聲吼嘯，也沒有揚牙舞爪，也沒有暴跳如雷；走了一回就睡了，同貓一樣懦弱，而還沒有貓的活潑。

這時我更感到真老虎到了人世間也就不真了。

再看看見老虎的真形是在電影裏，但同人混在一起，終覺得不自然而乏味。

我碰到人們用老虎做牌子的東西，我總不十分喜歡用，實在我下意識不相信人世間的老虎也是一個原因，可是我始終奇怪，人世上事情爲什麼要用老虎這種動物來張揚門楣呢？

古時以虎皮爲軍營的飾物，倒是表示他的威武，因爲人家終會聯想到他打死過老虎；而當時打虎總是件難事，不像現在可以用鎗砲，殺虎不至於見血。在盾牌上畫一個虎形，像我們戲臺上所見的，恐怕以前也曾經有過，這因爲那時候打

仗，同野獸肉搏一樣；以虎形表示點凶猛，倒也是道理。

可是近代戰爭所用的利器，都是人類創造的了，再不用靠老虎來張威風，因為老虎也並沒有什麼威風。威風，不過是一種威武之美，可是老虎到了人間就無美可言，如果要保持虎的美，那就是人的死，人都死了還談到什麼美感？

力量最大的是電，速度最快的是光，老虎再沒有什麼可以表示，於是人間除了要說明某個地方未開化某個時代為原始要用幾隻老虎外，再也無需乎老虎這東西。可是世間還有許多人要用他做幌子，我看見月份牌中把一個濃裝豔抹而半裸的美人同老虎畫在一起，把老虎變成小丑一般，實在不美已極，人間既不能馴虎為家畜，偏要在畫中捏在一起，於是就不是抹殺人的天性而成獸類，如泰山情侶這類電影般的可笑，就是把虎性改成家畜如月份牌中所畫一樣的可笑了。所以無論用一隻貓，一隻狗，一隻牛，一隻鳥，一羣雞，一隊豬……來做現代人物的伴侶，終會比用老虎來容易引起我們的好感。

萬金油就是以虎標出名的；其實以老虎為商標，不祇萬金油，可是頂有名的則是萬金油。因為商標原是無所謂，一個記號而已。但用這個做起廣告來，就變成

老虎擾亂了人世。

有許多詩人，有許多文人頌揚過西湖的美，所以西湖的美用不着我來作不好的描寫，我把讀到的東西一拚，就可以出口成章了：「夕陽西下，山峯掛紅日，湖水泛金波，岸柳如煙，微風如詩，當此時也，一葉小舟，緩緩靠岸。」這自然是美景了。但是船篷上畫一隻大老虎，你說這可是一幅人畫的美景？而萬金油的虎標就是畫在船篷上面而在西子湖上駛來駛去的。

還有許多文人是寫描都市的美過，也用不着不會描寫的我來多嘴，也將讀到的佳作一拚，則此景即在目前了：「那時候天已經放下第二層夜幕了，矗立世界第四都市天空的最偉大最摩登的建築門前，有一個穿高跟鞋真絲襪皮大衣的女郎，流星一般的出來，碰巧來了一部一九三六年流線型式的汽車……」這自然是都市的風光，但假如下面接着是一句：「全車虎皮，車頭虎目發光，虎牙如刀，作噬人狀。」我們會起作什麼感覺呢？而萬金油的虎型汽車就是在這世界第四都市中走過，引起了許多人圍着在看。

杭州曾經將張競生逐出境，理由大概是污辱好景勝地，並沒有經過法律手續

的；也曾經取締奇裝異服，可是對於破壞美感的建築與廣告，從來不注意；這或者又是中國國民性，專愛干涉人而不愛干涉事。

廣告術不僅是引人注意，而要引人美感才好；光是引人注意，怕反而會引起人的反感的。萬金油廣告對於許多人是收了效，但對於另外許多人則反是獲到了反感。

可是萬金油到底是成了一種最普遍的藥，小城小鎮，窮村僻野，都奉他爲神品，北平上海，江南江北，人人都知道，都在用；上至頭痛，下至腰酸，膚外小癩，骨內氣挫，無不可以搽服。我並無在實驗室將他分析過，所以也並無資格隨便批評，不過効用這麼廣，銷路這麼遠，到底借此治好的人多，還是治壞的人多，是值得大家來思索的；我們如果再以牠所治好的病症來說，到底多少病即使不用藥自己也是會好的，到底多少病真是牠的功勞，我想這也是許多人想知道的事情吧？在治好治壞以外，據我個人所知道的，因奉此爲聖藥而延誤耽擱以致死亡的怕不比以前城隍廟的香灰所誤的會少，許多巫女把這藥隨意叫人奉用因而致害的怕也不見得少。

但是萬金油的銷路之廣，是使胡文虎先生更富了。於是他捐中央醫院全數房屋的建築費，大概是四十七萬元吧，這是值得我們感謝，並且該敬佩他慷慨之精神。

可是當我在中央醫院內看到胡文虎先生照相時，我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在這些房屋內照相旁邊畫一點萬金油的廣告？我者畫一隻老虎在這歐化的牆上？這裏有許多醫師在工作，對於貧窮的人們常有不和氣的顏色，對於無知的鄉下人常有惡聲的叱責。鄉下人有時間：「先生，這個藥方是不是比萬金油靈？」有時還會問：「先生，吃了這個藥是否還要吃萬金油？」於是醫生看護們嗤之以鼻，冷笑一聲，熱罵一聲，鄉下人糊裏糊塗走了。

醫生有時告訴鄉下人，這個肚痛是盲腸炎要開刀，鄉下人說：「肚痛要開刀？隔壁張大嫂上月不也是肚痛，可是吃了萬金油就好了的。肚痛要開刀？養孩子，我們都不用開刀呢？」

於是醫生說：「開刀不開刀隨便你，不過我們看起來是要開刀的。」於是鄉下人不響，回家去吃萬金油。

哪一個醫師藥劑師肯將萬金油的祕密對我們無知的鄉下人講一講呢？這是一個與香灰一樣神祕的東西。

中央醫院本不是營業性質，也無需拉鄉下人窮人的買賣，三等病房每天有人滿之患；你去吃萬金油或千金水與它有什麼關係，它自有許多富貴的人們如被刺的汪精衛先生一類的貴客去的。

貴客們去自然什麼都兩樣；可是章程上並沒有特別兩樣的，雖然房間有頭二三等，診治分門診特診二種，但這不過舒服與快慢問題，遇急病也還有急病的辦法。此外治療方面都是同樣的待遇，並無彼此之分的。自然醫院因汪院長爲黨國要人而特別重視，這倒也是應該的。可是汪院長出院時，各報所載，酬外科主任千金，大銀匾一方，贈二女看獲，那金手鐲各一，又捐護士學校洋四百元。這個消息如果確實的，汪院長實在太同鄉下人開玩笑了。贈銀匾一方，是說得過去的；贈千金實在有點付小賬之意；捐護士學校四百元到是太少；贈二女看護金手鐲，則實在有點不必。汪院長有錢，多付點小賬原沒有什麼，但以一個院長開了小賬之門，以後上作下効，競爭富有，則護士醫師，到底不是聖人，會不會因此

而待貧富貴賤有二種面容與顏色呢？醫院對於醫藥費等費都有定章，醫生護士都有自己職責，對病人盡責就是本分，覺得醫治院長是黨國要人而特別小心，那到是人情之常，而汪院長自己以為與眾不同，大付小賬，實在是同全國人民賽富了，全國人民誰有院長們富？誰敢期望醫生看護對他有對院長萬分之一小心？但是黨國要人如汪院長者，是應當想到把這些科學之恩普及庶黎的；付小賬慷慨，那似乎反將良醫與護士據為己有；汪院長如果感到護士好醫生好，那麼捐一百萬擴充護士學校與三等病房到是同胡文虎先生一樣是慷慨之舉，像現在這樣，慢慢的醫院怕將更將視鄉下人為仇敵了。——汪院長不過是一個例子，像這樣的闊人是遍地都是在這樣幹着。

鄉下人不是怕科學，實在是怕管理科學的人；把鄉下人窮人從醫院逐出來是一點不足為奇的，成千成萬鄉下人與窮人因別人同他們賽富而敗退，敗退到鄉下僻巷；他們還是可以買萬金油去治他們百病的。

雖然胡文虎先生以四十七萬元損建中央醫院，而萬金油在南京的銷路也還是不會減退的。

中國現在有不少物質建設，有巴黎最流行之衣服，有美國最進步的抽水馬桶，有一切最摩登的裝置，最精美的食物，有大光明，有中央醫院，還有一切的一切。但這些總是大多數人所不知道，連摸都摸不着，看都看不見的。

於是這些人將永遠用萬金油摸頭摸腳摸肚皮，永遠會將萬金油往喉嚨裏吞下去了。

所以萬金油終還是大衆的聖藥！

## 新年論

新陳代謝，新的代替了舊的，舊的變爲更舊，更舊的變爲衰老，新年也是一樣。

人們常常以爲自己在送舊迎新，自己在厭舊喜新了，但是事實正是相反，一個個的新年送老了一個個的人，新年又將「舊」的禮物從去年受禮的手裏取回來，贈給較新的手裏去。

在除夕夜睡不着覺的情緒，從新衣新鞋，新年裏果物感到無窮興趣的幼年，如今早已是屬於新人，我們早已被新年送成陳舊了；再過些年，那般新人又將陳舊起來，我們是快被完全淘汰的了。

但是有趣的就在這裏，新年要的是「新」；陳舊了的人看到新人接踵而來，於是也經驗到了新的人生。

當我在十來歲的時候，新年裏買一輛開發條會走的小車，五十歲的老人就說：

「以前我們的新年裏，那有這些東西玩呢！」這個感慨中，至少還有一部分是替新人在慶賀的。

說到慶賀，真的通常年幼的來賀年長的實在勉強，應當年長的來賀年幼的才是道理，因為世界是這樣的傳遞着。年長的預備新衣給年幼的穿，預備新的食物給年幼的吃，……所以一年年的過去，是一年年地「新」了。

但是，也許是「我生不幸」，自從我被新年一年年送老以來，我只覺得年頭是一年年的陳舊起來了。——一切一樣，吃一樣，穿一樣，玩一樣，……「以前我們的新年裏，哪有這些東西玩！」的感慨，是久久就用不着了。

不瞞大家說，我是每年在期望，而且在努力新的花樣出來的；新年自然需要新，不怕是鞋子當手套也好，火當做水喝也好，活人都變成鬼也好；只要有新花樣來，終比「照舊」為熱鬧！然而世界偏是依舊，依舊；新年變舊年，舊年化為煙，狗在屋脊上跑，風在袴襠裏響！

一年要有三千六百五十日也許好些，但是偏偏只有三百六十五日——一切真是變得太慢：八歲小孩吃去年的同樣的糖，十歲小孩玩五年前同樣的玩具，中學生

看着前年同樣的小說；我們看着真是疲倦了，我們問他們慶賀什麼呢。

鄉村裏慶賀新年是：「家家戶戶掛紅燈」的。這當我們年幼時還見過簇新的紅燈，但是現在連我都變成舊人，而那些當年的紅燈，燒破了的，縫過的，補過的，燻黑了的還在當做「新」一年的紅燈，而大家都呼着新年。孫子輩要玩具，祖母們把兒子的玩具，壞了的，失了光彩的，殘廢了的從破籬裏找出了給他們，然而孫子們果然滿足了；孩子們要新衣，年長的只將自己的舊衣洗了洗，改一改披在他們身上，於是他們得意了。——新年真是被破舊的農村玩得太陳舊了！

再看城裏的：城裏的新年是掛國旗，然而一面國旗已被一年三百六十四日的國恥掛舊，破了，爛了，青天變成黑天，白日變成花日。外加掛的人與做的人的疲倦，掛倒了的，改小了的，白日缺了光芒，青天改成一角。於是新年的天空弄得陳舊不堪！都市的小孩們不愛穿新衣，只愛穿新裝，但是現在的孩子們的新裝，只學些陳舊的花樣了。照理那些念多歲的人當然已變成舊人了，然而如今十二三歲的人在學她們的裝束：長袍掃地，鞋跟觸天，髮燙成烏雲，指甲染成紅鱗，錢包握在手裏，走起路來扭屁股，……於是，三十多歲的人還是「新」，而世界被薰

染得太陳舊了。

到底是這些將新年弄老，還是故老的新年將他們弄得陳舊？——然而據說新年又到了，中國四萬萬人在叫新年，爲什麼新「新」一點也不來，而新過的東西倒被弄新了呢？你看壯年的作家模倣老邁的文人，革命同志在出四六的佈告，摩登的少女在創作八股的考卷。……凡此種種，是一代加甚一代的將舊貨算做新禮，於是新年是弄成一年不如一年的陳舊了。

至於成千成萬的新年文章，賀也好，悼也好，弔也好，……初看是五光十色，燦爛奪目，然而一年年同樣的來着，我們自己看作新舊的八股一樣。每年報章雜誌的新篇幅，讀來反令人回到三百六十五日前的「舊新年」去了。——於是老了的都像吃了生殖靈般的「還童」起來；而年幼的回不到娘胎去的，只好把黃眉毛畫成了黛綠，紅嘴唇搽成了紫黑，把屁股扭得像養了三個孩子一樣的來同老去了的人爲伍。於是地球倒走起來了，新年變得陳舊不堪！

新年到了！我們要新！小孩子們要新的糖菓，大孩子們要新的玩具；女孩子們要新的衣服，要新的樣子，要「新」的裝束；我們要看簇新的人，要輕驗新的人

生，要讀新的文章，要用新的工具，……我要簇新的新年，不要去年的舊新年！

有人要以和去年相同的賀年片與祝語來賀我者，我咒他有一個和去年相同的年頭！

## 談陰陽

陰歷年。

你看這個年頭花樣精夠多少？過了陽歷年，再過陰歷年！

記得當初，陽歷尚未奉行之日，一年度二次新年的都是教會學校的學生；他們陽歷年是賀教員與同學，陰歷則賀父母與親戚；在他們固然以為是漂亮，在我終覺得麻煩，所以到陽歷奉行之日，以為此後這般漂亮朋友可以省些事了。誰知剛剛相反，大家反要學教會學校學生的派頭。陽歷年到牧師與修士處去喝葡萄酒，陰歷年在家庭或親戚處喝紹興老酒。這種二元過年法，到現在，形式是越來越複雜了。

新派的人，儘管說得乾乾淨淨，說他們過的光是陽歷年；舊派的人，說得乾乾脆脆，說咱們過的是陰歷年；但是這些只是嘴上光亮，其實哪一個不是拖泥帶水的陰陽地過年以外再過年呢。這因為整個中國是這樣的。都市少數過陰歷，鄉村

多數過陰歷；舊式店多數過陰歷，新式店少數過陰歷；機關上表面過陽歷；大家明明暗暗或多或少過陰歷。

陰歷元旦，大家辦公；於是你也告假，他也告假；弄得衙門面子失盡，於是嚴厲佈告，取締陰歷元旦告假，這樣一來，陰歷元旦更成爲特殊的一個元旦了。到現在，這個日子是這樣：衙門必需到，但大家不妨心不在焉，坐着坐着等鐘點過去了，馬上回家享新年之樂，所以這一晚新年之樂，要比陽歷新年之樂爲甚了。這個形式成了「陽歷新年在於日，陰歷新年在於夜」；顧名思義，倒很合陰陽二字的原義的。

在這種情境裏，陰陽二年是有三種過法的：第一，你過陽歷年，我過陰歷年，咱們合攏過一個陰陽年；我過陽歷年時請你來玩，你過陰歷年我來玩，陰陽兩年，大家都有過。第二，對外過陽歷年，對內過陰歷年；陽歷年各店登報賀年，陰歷年店東與經理置糖果，夥計們穿馬褂與叩頭；或者呢，陽歷年伴朋友們玩，陰陽年伴家裏吃。第三種是對公衆說過陽歷年，咱們私下還是過陰歷年，機關的頭腦，學校的教員，廚房的司務都一樣。這三種形式，「你」與「我」，「內」

與「外」，「公衆」與「私下」，說起來同「日」與「夜」一樣，都合於陰陽原義的。

秉這個陰陽原義，你如果以爲可以到處通用，對於男人賀陽歷年，對於女子賀陰歷年起來，那末闖了禍，我可不能負責。陰陽之道，合則生巧；善於運用者，可以升官發財，不善用，倒罷活該。

譬如說，陰歷新年，你當其新年而不去辦公，則太「陰」；太陰則陽傷，陽傷者明傷也，於是大則革職，小則記過；但如果你太不當其新年而真的照常辦公起來，這也是有意搗蛋，則太「陽」，太陽則陰傷，陰傷者暗傷也，於是觸犯上怒，雖不明言而暗記在心，前途可怕之至。故善於運用陰陽者，舊歷新年則照常去辦公，一進門對上司先要說：「恭禧！恭禧！」接着則毫不照常辦公，只要別人到你家去，知道你在辦公就是了。

這不過舉一個例來說說，其實擺明陰陽地過兩年的道地人物，最明顯的就是在陽歷年發英文的帶賀耶穌聖誕的賀年片，在陰歷年發中國賀年片那般自以爲聰敏，漂亮人是也。這種人，可惜是實，但追根究原，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實反映

現在整個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用一句江南的俗語來說，中國現在的空氣正是「陰陽怪氣」，於是人不陰陽怪氣就不能生存，不過上述這種人乃是怪氣所鍾之人，同靈秀之氣所鍾之人一樣，稍是得天獨厚而已。

不必老在這些新年上想，整個的中國不但是陽歷新年掛國旗，陰歷新年掛紅燈；而且，如果你將「內外」「中西」「左右」……等意義來當作「陰陽」原義，則斗大的國事，純潔的文化都是一樣。

當北伐時候，北平捕殺讀三民主義藏青天白日旗的青年學生的警察們，不久就叫市民掛青天白日旗，而自己在應考三民主義時候，我知道中國已交入了陰陽怪氣的時代了。

## 和平與爭鬥

諾貝爾和平獎金之設立，終使我們有一點懷疑：他自己所發明的無焰火藥，到底是不是能算對於和平的貢獻呢？

其實費解的倒不是這件事實，而是對於和平二字的涵義。

照普通的理解，把無焰火藥用之于開鑛，炸山等才能說是和平，用之於戰爭難道還能說是和平麼？

但是政治上的理論說起來就有花樣。歐戰的口號就是公理戰強權，滿以為強權一側，公理從此永存的。日本欺侮中國，也是以維護東亞和平為號召；而多少次中國的內戰，通電中的官話，也都說是為求百姓的和平而戰爭。

沒有人不以為自己的戰爭是為和平，而以對方的戰爭為反和平，然而誰的戰爭是合於真的和平呢？這是沒有規定的，因而就常常是屬於戰勝的人了。假如戰勝的比較是在於力的強弱，那似乎和平是屬強權的了。

但是爲和平而爭鬥這句話，似乎可以成立，因爲每一次爭鬥的完結，終有個和平時期，這和平或者只是精疲力盡的休息，但究竟是相安無事了一些；至於說一次戰爭奠定永遠的和平，這句話總有點難靠。

假如從歷史來理解，每次爭鬥勝利的決定還在於歷史的輪轉。而所謂爭鬥利器之發明只是促進其旋轉之速度；而歷史推進是向着和平，平等，大同方面的。那麼，科學的發明是爲和平，似乎是無疑義的了。

但這只限於人類社會，人類以外我們是還不能想到，假如要想到人類以外的事物，那麼所謂開鑛築路一類的和平用途，動物犧牲的很多，也已經離開和平遠甚。

現在，所謂人類社會還尋不到和平，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去談和平，這是笑話了。

將所有一切動植礦物，可吃的吃，可用的用，可穿的穿，可玩的玩，世界似乎是人的世界。於是這份從與禽獸相持的力量現在是無從發揮，於是大家用之於同樣的人類了。

但是，人類到底有沒有征服別種的動物？獅子虎豹之類固然皆爲人類所奴役了，但是，平常人所最輕視的，非肉眼所能見的病菌之類，現在正繁興着以人爲奴役。

所以，在這方面說來，人同人的爭鬥也許倒不是人類的恥辱，人類的恥辱還在對於自然界抵禦力的薄弱，因爲當人類以爲地球是他們的世界時，細菌們不正是以人身爲他們的世界呢？

但是在歷史上可以看到，人類愈進步，戰爭借重自然的地方也愈多；以前二人相爭，嘴咬腳踢而已，慢慢是運用石器，銅器，鐵器，於是武器是一代兇一代。到現在，許多空想都已經實現：水底可以逗留，天空可以飛翔，這已經是早有的事。卽所謂白光一道，殺人於百步之外，使血液化水，這些中國人所夢想的劍俠之類，現在將也在所謂死光上實現了。至於用毒氣疫苗這種事情，不用說是已經成了事實。

疫苗之發現，原來於人類是有益的，但是現在是用於殺人了；這是誰想得到的事呢？

人類本是合羣以抵抗野獸以抵抗自然的，但是現在是利用自然與小野獸來自相殘殺了。所以，假如人同人爭鬥，不是人類的恥辱；而借助於別種動物，究竟是一種恥辱吧？

要從人類利用自然的一件事實看，人類所能爲人類謀福利並不多，醫學的幼稚是只有萬分之一的病症可以作有效的醫治，而一點點疫苗的研究，還要用之於殺人，你想這是多麼可恥。

事實上，究竟人類能夠利用一點自然去征服自然麼？這次是旱災，上次是水災，東邊有過地震，西方有過風災，人們有克服過它們麼？

工業的發達，機械的發明，是人類常常自己驕傲的收穫，但是人類能在這方面享受其益的，比享受其苦的是要少十萬倍。那麼這許多年文化到底在弄什麼？低眼看看，五光十色都是文明，實際真是微而又微的。

許多人都說強凌弱，衆暴寡，是沒有公理；其實，以寡去從衆，到是一個原始時代是比較公道的辦法，服從多數是現在還通融的原則；但是現在是利用自然，用少數剝奪多數的時代了。將一切公平的建設用於剝奪，有益的發明用於自殺，

這是近化的文化！

要問人類利用自然的程度，到了一個什麼階段，那只有說才到了能「害」的階段好了。但，什麼時候能超過這個階段呢？

現在，人不是爲要做人而爭鬥，而是爲爭鬥而做人，世界不景氣，只有兵工廠興旺，於是大家都餓着肚在準備爭鬥，同誰爭鬥呢？同自己一樣的人。

在這個階段，一切所謂和平的建設，都是屬於反和平的，那末某一種被目爲非和平的爭鬥，或者反是屬於和平的吧？

越過這個階段，才有和平屬於和平，爭鬥屬於爭鬥的合理場合。現在是二者常常倒置，許多人都是被迷亂了。於是存心努力於和平的人倒是助長了爭鬥；而真是爲和平而爭鬥的人，則被人目爲暴徒了。

所以，諾貝爾的和平獎金，要名符其實，在現在的絕對不行的。將來，將來自然可能，不過其實現之遲早，是要看人類的努力如何。

## 照相的美與真

「照相要『美術』還是要『像真』？這個問題是費解的。不過我想，如果從歷史方面講，自然是先要求像而後再要求美的，這同繪畫一樣，古典主義不是要求精確像真嗎？所以『像真』是在『美術』以前的，但是既然美了，是不是還要求『像真』，這就成了問題。有人拿美術照相來問我：『這是不是像我』？他的要求自然是『像』，但既然要求『像』，那還照什麼『美術』？」

事實上『像真』與『美術』，二者是不妨共存，但前者是客觀的，以對象為主，後者是主觀的，以攝者為主。這不但人像如此，風景照也是一樣，如果你要在照相下標出『三潭印月』，那麼你應該拍出三潭。在上海北站，有京滬滬杭沿綫的照片，都註出地名景名，這只是客觀的紀載而已，假如有點美，那也只是屬於風景，而不屬於照相的。所以這就引起許多攝影家的批評，以為這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據說黃山的風景最合畫意，但攝影名作都只見畫意而不見黃山，那麼你

就題些：「一片詩意」之類的名字好了，可是一定要寫明「黃山」什麼，這就有點不知所云。用一二枝亂山也可以配成詩意之山水氣韻，而必須在黃山取景，足見攝影師還只能斷章取義的抄襲，而沒有什麼整個的創造。其實照相要說到藝術，到極端就不必用什麼鏡箱，只要棉絮紙張在晒紙上佈置一下，晒晒就可以成爲名作的。而必需實地取景，也還是在寫實。那麼爲什麼寫實之外，又要弄得虛玄起來呢？

這個問題，在美學原則有一個根據，就是所謂美的距離。所謂美的距離，就是說任何美的東西，必需保住一個距離，否則太接近了就破壞了美；海浪極美，但太近了就會使你發生怕感，於是就無所爲美。畫幅用鏡框，影像用座台都是爲與實世界保持一個距離的緣故。那麼把照相照得虛玄，自然也是爲保持美的距離，可是如果所照是人相，而這個人是大家認識的，那麼這個距離自然算已是破壞了。所以站在美的立場上，所照的相就是要人家不認識的，要人家不認識，這個辦法很多，而且也容易辦到，可是被照的人就有問題，去照相的人，雖然願意自己美，但終不願意看不出自己，例外的變態的心理也有，雖然不是自己，但也

可相信他是自己，這事情就同色盲的人一樣，完全無法辯明的。可是即使在照相中看不出是誰，而還有破壞距離的問題，那就是照成太肉感，或者太可憐，容易使人動感情，許多摩登裸體及襠襖乞丐照相都是有這個毛病的。所以站在這個美學立場上，照人像是最不美的事情，照得多麼模糊與虛玄，也難保住這美的距離的。照風景相也是一樣，被人家認得是什麼地方，或者被人家猜疑是什麼地方都是破壞美的距離的。在繪畫上有什麼立體派象徵派的產生，其在美學上的根據也就是爲保持美的距離，照相要維持藝術的尊嚴，說句笑話，或者還是漏光的底片是最尊嚴的。

其實盡點寫真主義的職責，照相是最好的工具，那麼問題就在於取材與構圖；可是直至現在，新聞攝影記者不像文壇上有左右翼之分，這個事實我到現在還奇怪着。

照人像要捉摸一個人的個性，那就是說，不但要照出其人之形，還要照出其人之精神；這是寫實主義者該努力的地方。現在一派寫意派的攝影師，以美爲表率，照相以不像爲貴，弄到大學的招生不收美術照了；可是美術照與非美術照的

界限是非常難分，既沒有一定的分法，廣義與狹義，就可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假如嚴格一點說，像上海一班的攝影店，用活動的燈光來配人的面部之光影，實在都可說是美術照了，這些照相如果都不收，那末學生進大學，只好到小城小鎮去照；而那面是有傳統的眉清目秀面白手直的古訓的。這樣一個推動，是不是要使中國照相術開倒車回到簡陋方面去。我想中國照相的寫實運動應當起來了。

事實上，照相的應用並不限於人像與風景以及靜物，在科學一方面，小至病理學細菌學，大至天空的星球，以及犯罪學與軍事間諜等等，無不以照相為精確的工具；照相的應用，在這裏是只要精確而不要美術的。而且現在精確的成度，已經因科學的發達力，而到了高度的進展。

所以照相領域中，「像真」與「美術」已經，而且愈將趨於大家不能碰頭的極端，像真只要精確，不要美術，美術也就不要像真，可是因此為難了人像，又要像真而還要美術！這是使人這個可憐的動物又陷於這矛盾的境界中了。

其實以藝術來論，悲劇是藝術，老頭子可以入塑像，襁褓的乞丐也可以人畫，

那末照相的美醜，於被照者之美醜不是沒有什麼關係麼？可是人像常不是以「像」爲鑑賞對象，而是以像中之「人」爲鑑賞對象的，而鑑賞者也不止是像外之人，更重要的還是像中之人呢！麻煩點也許就在此。

## 憶舊與懷新

天下有兩種人，一種人善於懷新，一種人善於憶舊。這兩種人是到處都有，隨時都有的；而且同是一個人，也有時候可以懷新，有時候可以憶舊，大概以時代而論：在太平時勢容易使人懷新，在亂世就容易使人憶舊；以地域論，在富有地域自然也容易使人懷新，在貧瘠之區也容易使人憶舊了；一個人的變遷，是常常因年齡，因心境，因體格，因性質，因處境而不同的；大概年青的容易懷新，年老的就容易憶舊；體強的容易懷新，體弱的就容易憶舊；處境好的容易懷新，處境不好就容易憶舊；不過這是這樣說，而一個人所處之時代所處之地域所處之環境以及身體之好壞，原不是絕對，而是比較的，所以懷新與憶舊也就是一件比較的事情了。今年的一切如果比去年好，那麼我們就會懷新起來，今年的一切如果比去年壞，那麼我們自然就要憶舊了。

一個人生命是有段落的。早晨與夜是人生的小段，節氣與氣候是人生的大段

落，生日與新年是更大的段落。早晨醒來，紅日當窗，打破了連日的陰雨之沉悶，一個人不由得會振作一下，打算一天的生命之活躍；黃昏的時候，工作倦了，太陽也已下去，於是對於一天的工作不由得要追憶起來。

冬天裏人倦伏得久了，春天就想作新的探求；一年的生活把人弄昏了，新年自然該有點新的打算。

可是，春天雖然比冬天新，但一個失意的人常常會追憶到去年、前年、甚至十年前的新年，他要同過去的新年去比去。所以快樂的人自然在新年更快樂，富家老婆婆常會對滿膝兒童笑，可是貧家的老人就要追憶過去的新年；或者她過去有兒子一同過新年的，現在因水災死了；或者她過去在一個安逸的家裏過新年的，而現在是被兵災毀了，於是反而增加了悲哀。

自然多數人不見得會完全懷新或完全憶舊，差不多終是懷新和憶舊綜錯着，今年有不如去年的，去年也有不如今年的；去年在異地漂泊，今年在家里；去年身體很好，今年一病就弱了；去年年成不好，今年則稅捐加重，……總之，凡此種種，平均起來成爲一個人的心理，集多數人也成了一個地方的心理。同時，那

多數人的心理也就造成一種社會心理，可是這社會心理又會影響到個人的心理。所以，要知道社會怎麼樣，年頭怎麼樣，聽聽一般人懷新多，還是憶舊多，似乎也可以知道一些了。

新年既然是人生一段落，所以最容易引起人懷新與憶舊。以近年而論，時勢一年不如一年；國家一年貧弱一年；物價一年年漲，收入一年年微；老頭兒們年年追憶前清，年青的也想到前幾年去，甚至連小孩們也追憶過去新年的好玩與好吃。除了暴發戶與投機家外，誰還有情緒可以懷新。

但按說時代是進步的，科學的發明：衣料玩具用具的改良，交通的便利，那麼人民應當一年比一年有新的享受，除了老年人感到自己年老力衰要憶舊以外，其餘總應當懷新才好。可是事實上大家並不喜歡科學的進步，他們嫌貴，嫌跟不上。小鎮上年青女人老老說：「以前做一件好一點衣裳可以穿好幾個新年，現在每年要改做舊衣。」其實這並不是不想做新的，而是做不起新，所以只好穿舊的，可是舊的已經不時髦，於是又只好修改舊的，於是就無法不憶舊了。

那末說來說去，還是為時代進步太快，我們跟不上，所以才憶舊的，近年來讀

經復古之提倡，恐怕也只是爲這個緣故。

但是憶舊憶舊終不是辦法，因爲舊的不會回來是十分之十的真理，老年人終是追憶已死的孩子，可以兒子會說：「死的終無辦法了，生新的吧」。話那末一說，我們的憶舊雖是年頭不好，什麼不如從前，但是似乎也因爲我們的確老了。老年人愛談過去的盛氣與過去的光榮，但是不爭目前的光榮的；中國民族似乎也正是這樣。

但是許多許多青年都哪裏去了呢？他們難道不想「生新的」麼？

不錯，他們環境不好，年頭不好，他們失業，他們失學，他們貧病，他們流浪，這些都是使他們走到憶舊的路上去。但是人的精神也就在這裏：在這窮途末路的年頭不戀念舊日的安適，而敢面對着新的未來去求出路，這才是人；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浩大的生物都因「不適」而淘汰了，而人之所以能將「不適」的環境打破，這就在到了新的「不適」環境裏不戀念過去的「適」的環境，而能將「不適」的環境打破，改變爲可「適」之故。前時在報上見到土耳其流浪兒童每人身邊有一把鋒利的匕首，我想土耳其能夠復興與富也就因爲有這一點精神的緣

故，這羣流浪的兒童，他們以前也有母親，他們在母懷裏也安適過，但他們現在要以一把利刃，與環境爭鬥了，他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但必需有一把利刃，這可見他們在極不適的環境還尋要一條新路的。

中國可是沒有這種懷新的精神，大家一遇到不適，就沒有能力而且沒有意思去改變環境的。在這全國七零八落，內亂外侮頻襲之秋，固然也有懷新的人，但都是些改變自己，以求苟存，賣國賣身無所不爲的。他們一遇不適的環境，恨不得換自己的皮骨以求安全，於是碰見貓洞歡喜變貓，碰見狗洞歡喜變狗。現在那班漢奸與在北平壓制學生運動的當局們，正是這種人中最顯著的，北伐前捕殺國民黨的是他們，北伐後做國民黨官的也是他們，國旗下他們生存着，國旗外他們也依舊生存着，這種人只是到處謀一個寄生而已，並不謀自己生存的。他們不但沒有懷新，連憶舊都談不到。但是中國除了這種改變自己求寄生以外，就只有退縮自己到舊苦夢裏而求自己靈魂生存的了。

我雖然也是屬於憶舊一類的人，但在全國青年懷新的當兒，也深感到中國確還有這一線「新」值得我們來「懷」的。

中國可是沒有這種懷新的精神。大家一遇到不適，就沒有能力改變環境，壞的則改變自己以求苟存，賣國賣身，無所不爲，好的則能把自己拘束在舊昔的夢裏，以謀自己靈魂的生存，於是依舊憶舊，依舊憶舊。

可是時光是不停的，一年容易，新年又來了。新年中，該記得比我們落後的阿比西尼亞，已是在玩弄新式的鎗炮了，而我們還是依舊玩耍那多年來的爆竹嗎？

## 談 女 人

據說前清有那麼一回事：有一個漢人考中了狀元，也不知道是那一點被皇帝同他的妹子看中了，招爲駙馬。該駙馬雖知義識禮，而行動不規；在洞房花燭夜裏，他擺着騎馬的姿勢說：「哥哥做皇帝，妹妹讓我當馬騎。」

也不知道是偶然的撒嬌，還是故意的做作，公主小姐哀哀地到令兄皇帝地方哭訴去了。皇帝一聽之下，怒髮衝冠，旨諭將該駙馬推出午門斬首。

幸當時有一個漢人老御史在旁，奏請皇帝查明，這句悖理之言，是在床上講的，還是在床外講？夫上床爲夫妻，床外爲君臣；狀元爲三年中全國靈氣所鍾之一人，冤殺了豈不可惜？

於是該狀元哭啼啼血奏一本，謂此語的確是在金綃帳，檀香被裏樂極忘形時說的；於是乃重新推進午門，推進金綃帳。

這一個教訓，幾乎嚇死了狀元，狀元也不敢再太形跋扈；終因索然無味，以老

母在鄉待侍爲名，辭官還鄉。時帝某，正以孝治天下，故對此毫無辦法；白灰氣了公主守活孤孀三十年，以節聞。

在這個短短故事裏，第一老御史爲國家人材打算，忠也；駙馬悖理，要斬了，亦是忠的反筆。第二，御史與駙馬同爲漢人，皇怒之下，捨身進諫，義也；第三，駙馬爲老母待侍，棄名利嬌妻而回田野，孝也；第四，以公主之貴，爲漢人守節三十年，節也。

在這忠孝節義時代的國家裏，女子盡其所能的努力，也只能做到一個節字，而這個節字，還是因爲男子要佔據她才給的。忠可換官做，義可以換恩報，孝可以得遺產，唯有節，一直要等死時，才能有一塊石頭堆出的牌坊！女子要努力於忠義孝的，也未始沒有與不可，但此非當時所期望；而歷來女子，木蘭大戰沙場，不能做官，對於忠最多也不過一個虛名。義在女子行裏幾乎是沒有的；孝在女子是同節在一起，因爲換遺產的辦法沒有，所以只能「出嫁從夫」，幫助夫去孝公婆！

所以，論來論去，女子一生，如果是至上至上的地步，只能換個石頭堆成的碑

坊。一個「節」字，還是「節孝」二字，這對於石頭的重量恐怕都·有什麼關係的。所以升到「一品夫人」之類，那完全是靠「男人家」的忠；至於「琅墻入獄」與「身首異處」，除了她自己謀殺親夫或親子等外，那男人家，一字之罪就可以「滿門抄斬」，把她斬在裏頭。

這些是過去的社會中女子的地位。至於民國革命後一切情形就不同了；秋瑾女士的一死，似乎此後女子，必同男子無異，有的男子生怕她們翻身報仇，於是見風轉蓬，大拍馬屁；有的男子也怕她們翻身報仇，但還以為可以壓抑，於是大嘆世日風下，以致理該男女爭鬥尖銳之日，反而形成了二種同目的的男子們的手段之爭了。真為女子搖旗吶喊之人，也未始沒有，不過看起來似乎是只在幫助男子一樣。所以這表面上雖是女子解放運動有些實現，而實際上這種反賓為主的黃色解放，無非使女子從隸屬於愛「三寸金蓮」的男子變為隸屬於愛「六寸玉筍」的男子；無非是從愛「烏絲三丈」的男子手裏遞到愛「髮皺如雲」的男子手裏罷了。看當時剪髮時候，那般女子們十二分膽小地估計環境之允否，可見是完全在觀察愛「短髮」的男子多，還是愛「長髮」的男子多。把自己看成一種貨物，迎合買

主心理的一種反應罷了。心細的朋友可以去調查女子剪髮運動之勃興，到底是女子自動的，還是在迎合男子的興味？見到當時爲有思想男子所愛的女子之先剪，就可以知道一個女子爲「悅己者容」的事實是鐵一般的一直到那時還存在着，甚至於現在。我並不否認有一二個先覺的女子，在每個時代都存在着，那時以及現在；但自來先覺的女子都沒有完整地領導起純粹女子解放運動，這是事實。

幾年來，我們從放腳、剪髮這種進步的事實抱着希望的人，是無日不期望有新的變化發生，至少也想到，她們因此而節省下來的光陰將使在中國文化多一步推進，或者會使生產上產生些新的效率，固然十年來沒有人將這個事實去統計，男子也該負一部分責任，但是，女子從剪髮到燙髮，從放腳到真絲襪高跟鞋這點觀察起來，無論在時間與經濟方面說，或者在爲她們任事或用功方便起見講，都沒有什麼進步；當初我以爲聯接起來可以達到火星的全中國女子纏腳布的經費，一定可以節省下來了，但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這是我做夢都沒有料到！

也許曲線美的女子愛曲線的緣故，她們從理髮省下來的時間，不久就用到燙髮，以後忽長忽短，忽改爲二辮的變化上；把纏腳布之費用不久就用於外國貨的

絲襪上；這些完全是曲線的變化；那對於裸足省襪我又不能樂觀了。蔻丹從指甲用到了趾甲，雪花膏香粉從面孔用到了小腿；這些已經萌芽的事實，是顯然一切女子的解放完全不是爲時間經濟效率實用，而是爲悅己者容罷了。

把裙弄短，把腳放大，誰都以爲走路該同男子相差無幾了，徧徧要穿高跟鞋，於是男子仍要負扶她的責任；*Ladies first*，與電車讓座，是在侮辱女子還是看重女子，這到底還是問題。

有許多地方，單單用直覺去觀察就够。中國十分之九中學女生穿平底鞋，十分之九大學女生穿高跟鞋，這一點與她們有否情郎數之比例是剛剛相合的。還有歐洲大部分中學女生之不談戀愛。所以她們的鞋襪與衣履也都樸素，以最繁華的巴黎而論，中學女生穿高跟鞋幾乎是十分稀少，則高跟鞋之與男子的關係更不能分開，乃彰明昭著的事實。其實用意滿不是要追蹤男子的高度，而是她們要男子挽着她們走路罷了。

統計世界女生用功的數目，與她們美麗的數目是剛剛成反比例的；這在無論那一個學校都可以看出來，也用不着我來嚼囉。所以，現在那些學校裏、汽車

裏、公共汽車裏的女子，如果有男子可靠而還想自己努力，那是我們誰都不會相信的。

我想我們一輩人總都是贊成男女同校的人，然而在我現在的世故看來，爲女子的教育前途，我不能不反對這個有害的提議。我碰見過許多女校裏的女生與男校裏的女生，我感到女校裏的都比较有個性與力量，而男校裏是剛剛相反；學生會女職員在男校是花瓶，在女校裏才真是職員。以北平最著名的二校來說，××女校的學生就比××大學的女生要強。你個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出，在戀愛方面的主動性的強弱，在爭鬥時的力量大小。……當××女校學生與××大學學生們作軍事訓練的野戰練習時，我感到，這雖不是怎麼樣的事情，但同××大學的女生從不上軍事訓練的一點看來，這些女子一接觸男子，一切依賴與信任心的立時發生，這是世界最偉大的雄辯家也沒法辯正的。

我並不反對人要美，我也並不反對女子的裝飾，不過如果用美來求依賴與一切的靠山，那這種美爲男子所玩弄是必然的結果。

男子們也多以修飾來追求女性，但除了少數以外，大多數都是以主動的態度，

堅強的個性來支配自己；而女子們則剛剛相反；男子要使女子省力來得女子的愛寵，而女子要使男子費心來得男子的愛寵的。所以男子常常以個性，叫女子的眼光去屈就它的儀采；而女子則以依男子的眼光而修飾；所以，只顧一切外面的打扮了。

許多事情是這樣的；譬如說我不愛看美麗的女性，原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上路上車上對任何美麗的女性說：「小姐，我是不愛看美麗的女性的。」這樣，到底是愛看不愛看，那就成了問題。所以女子們的裝飾也是一樣，露點肉原沒有什麼，如果用各種方法，將肉襯托出來，則到底還是把牠看成普通的事情，還是把牠當作可以注意的事情？這是比上例還要明顯地是以此爲別種目的的手段了。

由上可知女子的一見男子就立刻起了變化的種種事實；而這變化正是反應以性生活解決一切生活的形式。這種形式，在封建社會中儘可能是一堆石頭砌的牌坊，在現在，是連這石頭砌成的牌坊都沒有了。

然則這許多年來，放腳，剪髮，短裙的事實都不是一種進步麼？不，不；但是這種進步是在另一方面；那方面是放腳而不着高跟鞋與真絲襪的；剪髮而不燙與

不束絲帶與別針的；出點肉不以為可恥，但也不以為十足漂亮的；這到底有沒有呢？有；但她們不在電影院裏，不在汽車裏，不在公園裏，甚至也不在頭等電車裏；她們是在工廠裏，農村中，你可以看到，她們的實際生活也就不同了，她們同男子一樣，工作時候一樣，刻苦時候一樣，什麼都是一樣的。

## 談美麗病

那末，爲什麼不叫病態美？偏要叫美麗病呢？這個，我願意先告訴你，我是從醫學上看，不是從藝術上看，所以我願意談病，談美可真就外行了。

近來有許多提倡健康美的藝術家，把小姐們半身的，穿着游泳衣的與穿運動衣的照相，介紹給我們，指示我們這是健美的標準，叫人擺脫東方病態美的典型，來模倣她們。

說是東方美的典型就是病態美，這句話假如是從演譯法來的，則根本不能成立；假如是從歸納法來的，那末說他們是從舊才子的書畫上美人歸納而來，這是一點也不會冤枉他們，因爲，假如他們常常用社會裏的女子來歸納，是決不會得這句話結論的，而另一方面，在那些文字與照片上可知道，他們的健美人物，也只是在高材生，運動員，與藝員選來的。所以這個標準，還只是他們新才子派的標準，並不適宜於我們這般俗人的。

自然，藝術家終是有幾分才子氣，我們應當諒解他。因為假如「健美」的名稱很早就有，我們相信賈寶玉也很會把肺病到第二期的林黛玉捧作健美的標準吧。

其實，不用說未成名的美人，是有許多在民間生長與消滅，這我們在民歌裏還可以找到，她們都是康健而美麗；就是已成名的美人，如西施，她是浣過紗的；文君，她是開過老虎灶的，這些事情都不是太嬌弱的人可以做得。此外，如己，玉環，我終覺得也是健康的女子。

所以把這些美人都說是病態，我終覺得是才子之罪。我看過西施浣紗圖，溪流清澈見底，游魚可數，柳綠桃花，蝴蝶在周圍飛，黃鶯在樹上唱，西施穿着黃淡色的衣裳在河邊像尋詩一樣的浣紗，紗像新式手帕樣嬌小玲瓏，使我疑心這是哪一個小姐旅行團在風景絕倫的地方用手帕在水裏飄蕩時留下的一幅照相了。我也看到過文君當爐圖，茶館在山明水秀之鄉，生意很好，四周是人，人人都是高等華人，或揮麈毛扇，或讀太上感應篇；相如書生打扮在捧茶，秀美無匹；文君則粉白黛綠，面泛桃花，笑容可掬，衣服鮮麗，手握小團扇，如梅蘭芳飾着虞姬，手搵綉球拍一樣。也許我是亂世的驚弓之鳥，見此圖後，替她擔心者久之，誰敢

擔保張宗昌部下不會來喝一杯呢？

才子們曲解事理，逃避現實，這是古已如此的了。但是在小說裏的女子倒有兩派，一派是私定終身後花園的多愁多病的大家閨秀，一派是武藝超羣，飛來飛去的將門千金；前者正如同許多近代小說裏的會詩會文的大學生與畫報上擅長藝術的小姐，後者是正像一部分小說裏所寫的浪漫熱情的黑傻色的女性，與畫報裏的游泳池畔運動場上跳舞衣裏的玉人照相。自然這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對，可是才子們的歪曲，把部分的現象當作整個的事實是一樣的。

美的標準原是由社會而變的，當初是皇帝的世界，覺得宮殿裏需要嫋嫋的女子，於是女子們都纏腳了，皇帝要胖太太，於是胖子都是美人，才子們都歌頌豐腴；皇帝要瘦老婆，於是瘦鬼都爲美人了，才子們都歌頌苗條。現在社會變了，闊人們不打算造宮殿來藏嬌，有時候要走西伯利亞鐵路去法國，有時候又坐皇后號去英國，長途跋涉；舟車顛簸自然要康健一點爲是，於是才子們來了健美運動。

本來人生無病就是福，誰願意生病？但健康的要求，原是在做得動，吃得下，

固然也有幾分爲享受，但大部分倒是爲工作的。可是現在的口號有些不同，康健的要求倒是爲美了。

其實如果你是要康健的人，我們一同到鄉下去找，田野間或者是手工工場一定可以有許多，蘇州有抬橋的姑娘，江北多種田的女子，固然許多許多現在都餓瘦了，但你給她吃就會復原的。可是才子們一定要穿着高跟鞋或者是游泳衣的人捧爲健美，這個道理實使我費解的。

其實青年人之願意爲美而犧牲的，正像生物在性的追逐時，常常會不顧生命，植物在結果前要開花一樣，這倒是極有自然的事。

用這個眼光去看現在青年們健康，實在也祇是爲另外一種犧牲吧了。以前是的，西洋女子有束腰，中國女子有纏腳，不久以前，把好好的牙齒去鑲一顆金牙齒，把好好的耳朵鑽個窟窿去掛一付耳環，不都會有過嗎？人人都笑非洲土人的以泥土裝飾爲野蠻，可是你有沒有想到自己生活中也常有這種相仿的事情？金屬與土不都是礦物麼？現在正有人冒着冬寒裸着手臂爲帶錫頭之用，忍受那手術之痛苦，冒着危險去受科學美容術的洗禮，這不也是事實？

由此看來，犧牲着身體去求美，這是一直沒有什麼變更過；變更的是方法，而這方法則是進步的。

比方說纏腳是爲娉婷，但是人當老得不配娉婷時候你不是不能還原麼？而以此犧牲的苦之大小與所獲得美的代價去比較，高跟鞋之娉婷，自然要自由要好得多。以耳朵鑽洞去掛金器，自然沒有夾扣法爲少痛苦，而其所要修飾之目的不是相同的麼？這是進步，可是爲美觀而要犧牲身體是事實。

我相信人生有二重目的，一重是自存，一重是種族，前者是求健康以利工作，後者是犧牲健康以延續種族，那一個不爲自己生存爭鬥，可是哪一個母親不是爲子女而衰老，那一個人不爲異性而犧牲？

我贊成健康運動，我也贊成修飾要求；但是我反對才子們的健美運動，因爲這是把健康當作只爲美而把美當作買賣，受這羣新才子們的影響，那就反映在女明星的不喂奶主義。

話到這裏必需說回來，既然每個人在某個時代終願意犧牲點身體來求美，可是照常識看來，也許是蠻性的遺留吧，青年人的犧牲常常是盲目到置死於度外的，

穿高跟鞋露臂一類事本不算什麼，世間還有爲了胖一點不吃白脫與牛奶的小姐，有故意作微咳或者小病的太太，世間還有無數的爲空想的美（戀愛）而痛苦而呻吟以至於死的青年男女！

美麗病也不是我所贊成的，但我同情它。因爲我相信，以夾扣環代替鑲耳朵，以高跟鞋代替束腰與纏腳的程序中，人類文明的進步是能得美麗病減輕的。

我反對不喂奶主義的健美買賣，因此我願意在才子美人面前反對倡美麗病。

## 談女子的衣領

中國女子，歷來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著名，但無論其爲金粉或胭脂，在現在，終常常是集中在面孔上面，在耳根以後與頸部，則常是灰黑的；這毫不怪她們不潔或不美，只怪那條無理的領子。

女子衣服上生一條硬領，真是同在坐椅上面長釘子一樣的無理。

女性之所以美於男子，完全是男子只有折線而女子有曲線之故；曲線之道在圓勻，故其最爲男子所不及之處，第一在性器官與臀部，第二在乳，第三就是頸；男子在圓勻的頸口多一喉節，像二根短蠟燭相膠，相傳爲禁果咽了一半被上帝喝住之故，乃最難看之贅瘤，凡男人在左顧右盼之時，側面一看，頗類蛇頭在動。實使人作嘔三日。女子無此，實大可顧盼自若，引爲美事。爲何偏要用竹筒一樣的領子套上？既失顧盼之自由，又掩去美麗之特徵；所有活潑，靈巧，圓勻之處俱失，豈非暴棄天物，有傷風化？

記得明月歌舞團在北平獻藝之時，每個歌女引喉之前，必先解領扣，大鼓聖女小黑姑娘在上海登台時也次次如此。中國硬結式的鈕扣本是最笨之產物，用在類下的領上尤其是萬分不美與笨拙；特別是在她們解扣之處，常露出未洗淨的污點，會使我全身發癢；然而此非她們懶惰與不潔，實乃衣領之罪。——穿着這種硬而高之領頭，要不洗壞不弄皺領子而洗淨頸頭部，非易事！非易事！

領在幾年來，元寶領，朝板領，小反領……以及現在從後面斜下來的領……雖經過許多次的改革，然其爲竹筒式之領也則一。以致醜態百出，常有衣服尙新而領已破，也常有衣服尙潔而領已污，更常有衣服尙整而領已萎縮如臘腸……這些豈非太煞風景？

至於現在時行之領，每次扣上，粉頸立起紅痕，實可有上吊未遂之誤會；而談必低聲，後顧必賴「向後轉」，仰視必賴突肚，俯視必賴灣腰，左右顧盼必賴瞞眼斜視，以致頸節骨之轉動無形麻痺，聲帶亦遂而變態；所謂現在尙未時行過的那像母鷄被公；強姦時的歌聲，我十二分相信，其發源一半就在這種領子的上面！

所以無論在實用、舒適、便利、美觀、清潔上講，竹筒式之領子實爲最可憎的

東西，而且影響人類文化是很大的。至於以防寒爲理由，則一條圍巾够多方便？而要用這種硬板般的領子，以致到了大暑天，產生了許多把高硬的領子敞開着露着醜醜的，或帶一條治發癢的紫塊的頸部之女子來。

我們以前的服裝，衣領本同現在的和裝一樣，它具有一條美麗自由的衣領，和裝原是中國移植到日本的，但日本始終保留着那種美麗的衣領，使他們女子有一條活潑自然的頸子，中國其實也廢去不久，在晚近孩子身上還通行着，記得我在幼年時也曾經過，但現在祇留存於所謂晨衣及道士和尚的袈裟上，而我們時髦小姐當然不屑去注意它，這是很可惜的事。你也許要說，現在許多女子在穿西裝了，西裝之領，固比中國現行竹筒式要好，但夏裝之前袒後露，與冬裝繩鈕等之麻煩，較之斜襟，實在不自然與不實用得多。斜襟衣有含蓄蘊藉，柔和瀟灑之美，在中國畫幅裏都可見到，與中國女子固有的美點實能相得相彰，假如說西洋女子適宜於西裝之領，能够烘托其舉動上豪放活潑之美，則也許西裝之不合宜於中國女子，就可以在假定梅蘭芳穿了她在美國所得的博士學位的衣裝，去扮演天女散花、洛神以及摩登伽女時去想像。這並非要提倡舊戲裏這種典型女性在現代

社會中存在，而只是說明，裝束當以自己固有的姿勢、態度、舉動等美點去配合與調和的。

但是話要說回來，在這裏，我是一點沒有說到領子以外別的部分，所推薦的斜襟衣，也只在它的領式罷了。

## 談女子婚姻與生育

——改在某女中講演稿

諸位小姐，我之所以敢這樣大膽答應校長先生到這裏來演講，因為我覺得在紀念過後的演講，原是一個丑角的責任，同許多學術演講是不同的。

剛才王先生介紹的話，幾乎使我臨陣脫逃了，所以我要特別聲明，希望諸位千萬不要相信他的話，把我看作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特別研究。

我所以要選這個題目，到是因為這個問題是每個小姐都常常想到的，我知道諸位中間對於這幾個字早已看到非常熟，聽得非常熟了；或者都已有長久的注意與思考，所以我這個丑角到班門來弄斧，要說能解決你們久懸在思考中的問題，這是我沒有想到過的。

我有八個叔祖，都是我會祖母一手生的，所以我知道生育；我幾個叔祖平均每人有我兩個姑姑，所以我知道生育；我的十六個姑姑平均每人有我二個半的表姊

妹，所以我更知道女子的生育了。我聽見過我的叔祖母歎養孩子的苦，可是比我聽得更詳細的姑姑們又都生了；我聽見過我姑母們說過終身不嫁人不生育的話，可是我有了四十個表妹了。如今我是天天聽到表妹們不嫁人不生育的話，可是誰能相信這是事實，因為有幾個已經在開始戀愛。

我的四十個表妹還在讀書的有三十六個，在中學的有念六個，在大學的有九個，有一個已經大學畢業了。我現在當然無法知道你們的思想，但我在我的表妹以及她們的同學中間，我發現一百之一百是對於生育是害怕與厭憎，而且認為這是女子們自作的繭，一進這個繭，於是所有青春、甜夢、繁華都會失去的。不生育自然要不結婚。（因為生育控制在現在還是不十分辦得到，而且一結婚，無論男女都耐不住這些無理的控制的。）可是她們都在戀愛。

當然高中以上學生會怪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了，覺得女子在中國現在生育是最苦的事情，這當然是真的；可是因此而不結婚，這種削足就履的事情，當然是辦不到的。你們都目擊你們的上輩，有些也目擊你們的爸爸的荒唐與無理。你們受了更新的教育，你們厭憎與怕恨男子，可是像我那羣表妹們，她們同你們一樣，

她們居然愛起了她們所認為最能使她們不幸福的男子。

你們每天在報上看見許多男子不道德的新聞，每天在小說裏看到男子薄倖的故事，還在社會中看到生育後的束縛與衰老，因此你們怕；可是你們一方面在馬路上在公園中總看女子同男子一同在走路與談笑，電影男女主角的接吻，你們以為她們都是大傻子嗎？——其實不的，這都是自己的鏡子。

自然，你們中間有許多都有偉大的抱負與理想的事業，以為這些件件與結婚生育都是相衝突的。話要這樣說，那末你就不必想到這些有害於前途的問題了，你把這問題當作是與你毫不相干的事情好了，可是你還常常喜歡想它，或者愛聽別人的談它。

你們已看到婚後女子的煩勞與不自由，但是你們也一定會看到在你們的認識人中，有年事已長的人，她看着自己的同伴一個個平庸地出嫁了，而感到一個的寂寞與危險以及世途的崎嶇的吧。

你們發現了自己的矛盾，你們就可以平心靜氣的來想一想，一個人，在這樣的社會中，要是沒有一個家做後盾，對於你自己的抱負與事業是否也會感到寒心

呢？正如你想到婚事與生育會妨礙你事業與理想一樣，它是會妨礙你對於自己的抱負與努力的決心的。

結婚原是一種建設與努力，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人的事業與理想的基礎都建築在這個家上面的。它會給你許多慰藉與可靠，尤其在心理方面，你知道有多少想自殺的寡婦，她在為一個自己的孩提而勇敢地活下去呢？

世間有不少男子是薄倖的，世間的女子何嘗都是多情呢？

你們相信地理上的話，地球太陽都是要變的，你們也相信生理學上的話，一個人七七年要換一次全身的細胞，你們有時候也憎恨過去的自己，可是一百分之九十的你們，都相信愛情是永久不變的東西，這不是可笑麼？

假如你們相信愛情原來要變的，那末你們怪什麼男子的薄倖，男子怪什麼你們的寡情，一個結婚的不幸，那是組織不好或者是建設不好；正如一所房子的倒塌，一樣，用得不好，以及不常修理也是應當負責的。

現在的建築，造一所同你年齡一樣久的房子無論如何是可以的，可是也可以造一所立刻就倒的紙房；有許多不知道種樹與通溝，房子因此提早被風雨弄倒的也

有，有許多很好的房子有點漏水的毛病，或者是四面都弄得污穢，這是欠缺勤掃與修補之故。

世間有多少人結合像紙房一樣的脆弱，有多少窮夫妻因為經濟關係而像房子被風雨侵蝕般的倒蹋，世間還有多少終身夫妻，而終身過着不快樂的生活，像屋子欠收拾而破爛而污穢。

女子不任事與任事都不是問題，男子賺錢多錢少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戀愛時的熱情與美貌已經不能維持婚後的幸福，不用說青春期一過，人早已衰老，就是一個永美的天仙，整天對着也能感到美麼？而婚後的慰藉就在男女不斷的創造之中，事業的開展，學問的收獲，以及家庭的佈置，用品的添增，此外還有個重要的事情，就是生男育女。

我並不是說女子只要生男育女，我是說女子的生育也是一件可貴的創造，而教養兒童尤其是一種偉大的事業，當然，有政治興味或文學興味的女子，儘可以將兒童交給奶媽、育兒所，但假如她對於兒童有興趣的話，將兒童教養得非常健康與進步，是不是會比你做一個官，開幾個會，寫幾篇小說沒有價值呢？我說這是

不的。

我碰着過許多家庭間的舖婦，她們個個都是自食其力，而且還要養家的好女子，她倒並不是完全爲錢，可是不願回家，她們討厭見自己沒有出息的丈夫。

爲什麼社會對於這種女子都沒有說她們寡情，反說男子「沒有出息」，而說與這同樣的男子是薄倖呢？所謂沒出息，就是這個男子不會創造新的美點使她愛戀了，正如許多中產以上女子一樣。

中國的事情常常這樣奇怪，無產的女子常常會擔任一切，她們自己出賣勞力，把兒子送進中學讀書的很多。而中產的女子，一嫁了丈夫，就一點不知道振作與努力，每天拖着拖鞋在隔壁打牌，或者是搽紅脂粉到外面看戲。我同情前者對於那般無出息不知勞作的男子寡情，我也同情後者的丈夫的薄倖。

要是沒有工作，而只知打扮得很好，置兒女於不顧的女子，那是姨太太的典型。一個只知用打扮去吸引男子的女人，衰老時候的失寵是不成問題的，反過來在男子也是一樣。所以以爲有了孩子要衰老，因而不能獲得婚姻的幸福是不通，倒是老是沒有孩子的婚事是單調而空虛的。

譬如我的一個表妹，她告訴我，許多男友向她求婚，可是她一個也不應允；她又問我爲什麼男子個個都需要家，可是有了家又都厭憎了家？爲什麼許多職業的男子都不喜回家來同他太太一同吃飯呢？我立刻就告訴她，她是受了她母親影響的偏見。她永遠不同情她父親，因爲她父親在有了她們孩子時候，總是同朋友在外面嫖賭，好像回家是最苦的事情的一樣。

於是我告訴她她年幼時候的情形，告訴她她同她的妹妹與弟弟，曾被嬌養得不成樣子，她母親什麼事情都隨她們，地板上也會撒溺，痰盂會拿到椅子上去——一回兒相罵，一回兒吵架，一回兒耍落花生吃，買來了花生又搶多搶少，於是她一桌是花生皮……這樣，我問她，假如你是一個有職業的男子，做了一天煩惱的公務，回到這樣的家裏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嗎？我說不用說你父親，每天要碰到你們，就是我偶而碰到你們都不耐煩似的。

諸位設想，假如我是這裏的教員，教了兩班數學或者英文回家去，人已經非常疲倦；可是一進門就踏到阿六的屎，（假如我有六個孩子的話。）我非常不高興，我叫 dear，（假如我叫慣 dear 的。）dear，dear……連叫六聲，都沒有人

應。我走進去，王媽（假如我們有一個女僕叫王媽。）正在打瞌睡，我問她太太，她說太太同張太太一同出去的。我問她上哪兒去了。她說沒有留話。我有什麼辦法，我說：「爲什麼不把門口的矢掃掃去？」可是這句話說得太重，把睡在後房的阿六弄醒了，哭得比我話還響。阿二於是去抱阿六，我只好自己換去帶矢的鞋，可是拖鞋怎麼也找不着，床下椅下，哪兒都沒有，我找得發火也沒辦法，太太的鞋都是高底皮鞋，於是只得暫時拿一雙王媽的鞋來拖。

這樣，我拖了拖鞋上樓去，預備改一點你們的練習，可是練習本忽然少了，這不是該着急了麼？明天發不還你們，你們怎不罵先生渾蛋。好容易在地上在玩具堆裏在尿布堆裏找齊了，剛要坐下，隔壁鄰居大聲地吵起來，於是我下樓，他說是阿三打破了他們後門玻璃，我只得賠了他錢。想找阿三罵一頓，而他老在外面玩，我只好忍着氣再上樓，剛要翻開你們中間一本簿子，阿四哭着上來了，他說阿三欺侮他，一個已倦累了的人總怕麻煩的，就隨便給他三個銅板，叫他快出去，可是阿五又來了，他說阿四有銅板他沒有，我當然不能不給他，碰巧銅板已經沒有，我只得叫王媽去兌銅板，銅板兌來打發他走後，諸位想想，我這時候還

能有精神替你們改簿子麼？我乃坐下沙發，預備抽一支烟，可是坐下去正坐在我太太的高跟鞋上……於是太太回來了，同着她的三個女伴，我又不不得不敷衍……諸位，請不必笑，這是事實，在這樣事實下，你們能原諒我於第二天不回家同王先生去玩麼？可是不久的將來，我以嫖賭來消遣工作後的心境時，你們會罵我是侮辱女性者，是下流男子了！

在現在的社會中，你們想，一個靠勞作過活的人，社會上有多少壓迫與刺激給他，他在奮鬥，在掙扎；回到家裏自然有時他要嘆氣或者發氣，假如像戰爭時候男子在打仗女子在看護的分工，女子是否也應當給他一些忍耐與安慰？可是在家裏的女子，對於男子一點點不週到，立刻加以侮辱女性的罪名。我請你們想想，假如你們有工作，你們想，在社會上與工作上所受的氣會完全沒有嗎？農工們對待太太更加不好，是的，有時候一時大怒，甚且會動手動腳打太太，有教養像你們這樣的小姐看見了或聽見了這種事實，你們一定會打抱不平，說什麼侮辱女性與野蠻了，但是你們有沒有想到地租與稅捐等之野蠻與殘忍嗎？假如那個農夫的妻自己去耕地還租，其所受之苦難道可以輕些嗎？我恐怕它是比那農夫的打罵還

凶吧？一個農夫對妻子過分的凶狠；事後總會有懺悔與撫慰，而社會上的殘酷，那就是你死了都不會給你半點同情的呢！

即以教書來說，校長與學生以及全社會都是教書匠的主人，一句不好可以在報上罵他，在公安局告他，扣他薪，削他職，或者你們在講堂上責難他，訕笑他，甚至用你們的墨水瓶打他，也可以叫全社會來抨擊他。做教書匠的太太有這些難事麼？

根本問題當然是在社會，這早有許多明哲們說過；但在社會問題未解決前，你們或者是自己在社會上去負半個耶穌肩上的十字架，或者就在家庭間負起一個教士胸前的金十字架，二者必取其一的。

自然，教士胸前的金十字架要比耶穌肩上的十字架輕得多。但你們間有許多是只在畫中看到真十字架的，你們可都有一種好奇心要試試看呢？

可是不久諸位大概都會看到，或者已經看到過了，你們的許多朋友親戚，都會感到做別人事，吃別人飯之無趣；而要回到家裏來做自己的事情。世間有一百個小姐是一百個怕有小孩，她們都覺得小孩是妨礙她們做自己愛做的事，但一到有

了小孩，她們就感到管理與養育小孩是自己最愛做而最有興趣的事了，無論他是學哲學，政治，或者是工程。

其實這也不但是女子，青年男子也是討厭小孩的。而實際上這個自然的因果，我們也不容易分，到底是因為自然需要小孩而叫我們有戀愛結婚的事呢，還是因為我們戀愛結婚了而才有小孩呢？問題原是相對的，在未有小孩前我們會感到小孩是因結婚而來，但一到已有小孩，我們反會覺得我們是為小孩而結婚的了，於是家庭的重心就在小孩身上，而所有美的、夢的、自由的、浪漫的、情調也就在小孩上面了。

青年們都醉心於浪漫、幻夢與自由，但這些在婚後的年齡都自然而然的幻滅了。中年的夫婦沒有孩子的悲哀，我們都看到過；這常常會使家庭不融和的。青年的夫婦置小孩於不顧，雜亂與骯髒，致夫婦不睦，我們也看到過；這雖是一個矛盾，但問題就在兒童的管理與教養，美好的兒童會使父親按時回家，甚至回家時還一定帶一包食物來。美好的兒童也會保持父母的愛、美與青春。一個人到一定的時候需要兒童來繼續她，太太會在兒子的身上發現丈夫的青春，丈夫也會在女

兒身上發現他太太的嬌美。所以一個人最怕的是沒有生育，沒有生育原是變態的事情，生育不會使人老，反會使人永生，不但不會破壞夫婦感情，反會使感情增加翻新，問題就在管理與教養。

本來熱情的愛原不是永久的，所以愛到了焦點就要結婚來確定，於是就需要生育來昇華。

我不是道德家，不是不贊成離婚與再嫁，不過我認為一個不知道結婚的道理的人，再婚嫁了一百次也不會洽意的，直到最後一次，還得用耐心勉強維持下去。另外，我看到成千成萬孩子的失了教養，我覺得責任還在你們身上。我並不是說一定要你們去養小孩與管家，而是假使你們也在社會上做事或有功，也不必怕小孩會妨礙你，只要你給他一點好的安排，她們是反而會促進與鼓勵你的，這不是在兩方面都是好事麼？

費了你們好些時光，但這雖是小丑的結論，可是，真理有時也會出在小丑的嘴裏的。最後，祝諸位都有完滿的婚姻與家庭。

## 談種族上的優劣

幾年前，黑人拳王軸·魯意斯敗於德拳手希滿林，德國盛稱他們民族的優越，同情德國的白種人，也盛誇白種人之勝黑人。希滿林回國時，大受「元首」的愛戴，稱他為德國民族之代表。但是那時外面正傳着一個說頭，說是德人曾用快鏡頭將軸·魯意斯的拳擊多量而仔細地照下，映出來讓希滿林揣摩過。所以對於「德國民族優於黑人」的論斷，並沒有得輿論的（不必說是科學上的）贊同。

去年英國拳王法耳·東尼去美國與世界拳王黑人軸·魯意斯作爭奪世界拳王錦標賽時，英國報紙盡宣傳之能事。在這些宣傳之中，裏面有許多可笑的種族的偏見與輕視。法耳·東尼的談話，尤極端自信自己種族之高超，拳技之可靠；各報也都以此自信信人。有一二個比較知道軸·魯意斯拳藝的記者，則用種種側面來輕視他，說他怎樣愚笨粗魯，怎樣沒有常識，怎樣傻頭傻腦地只知道揮拳，不知道用腦，其中有一篇是用天才的描寫筆調來敘述這黑人拳手與其經理打電話的情

人形，一口極端的黑人美國音，（美國話在英人看來已經是可怕，而況外加黑人音！）談些不健全的話語，用一點不懂事的頭腦，回答經理說：「我只會打拳，別的我都不懂，你去辦着就是。一總之，歸納這些新聞上的宣傳，與其說是宣傳法耳·東尼的拳勢，還不如說是宣傳英國人種的優越，以爲英國拳王勝黑人無疑的；萬一輸了，則打勝的人也不過是低能無腦的打手，如此則勝敗似乎都占優勢。法耳到法國後又發表必勝的壯語，到美國後又宣傳聲勢的喧赫；英國報上又說及法耳的練習營中參觀者的擁擠，而參觀軸·魯意斯的練習營的則只有寥寥幾個黑人。

正式比賽時，到第四五圈法耳已敗，可是應當是敗了。徧徧軸·魯意斯一直留到第十來圈才把他打倒。於是英報一致聲言法耳雖敗猶榮，因爲精神上是勝利的。精神勝利我起初終以爲是中國人愛用的老話，現在則深感這是事實上失敗者愛用的老話了。軸·魯意斯在美國聲明應該打倒法耳時沒有把他打倒之故，是因爲他手指受傷，可是英國的漫畫家，則在畫中說醫院X光下照起來他手指並未受傷，盡量地說他雖勝而卑劣。光榮的英國精神上終是光榮的。

那麼到底人種上是不是有這許多優劣的差別呢？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

英國一般的讀報者以為英國人當然強於黑人，等到拳擊上的確是比下了，於是相信精神上還是優於別人。那麼到底有這些優劣存在在人種間麼？

其實以法耳之敗於魯意斯單獨一事，並不能證明白人一定劣於黑人，也不必紅起面孔一定要說精神勝利的。不過以為無色人種優於有色人種的話，的確是白人，甚至是許多有色人種的傳統的成見。這成見在純粹科學上被否認可說是多年了，可是一般人還受着這成見的束縛，許多固執的科學家與專橫的政論家仍利用這成見以支持他們無理的學說。人種間生理上的不同，是大家所不能絕對否認的：膚色的不一致，髮色與硬度的差異，頭腦的樣子，面部的角度，嘴唇的狀態，骨骼的構造，都有明顯的不同。其中尤以頭顱的樣子為顯著的人種上的特徵，所謂黑種的頭是長的，白種則是橢圓的，黃種則是圓的。大家認為最低劣的黑人，在人種學上可是毫無根據的，而且有幾點他們都比別的人種為優越，所謂優越在人種學上是與人猿的差異距離成正比，即與人猿差異越多，越顯進化。如頭顱之較長，嘴唇之豐滿，以及腿與軀幹相較之長度比例，都似比白種黃種離

人猿的階段爲遠的。

事實上，人種的不同並不是絕對的優劣的表現。日本足立博士對於軟部人類學有數十年的研究，他在一篇講演里述及許多處日本人與西洋人不同的地方；說明這些不同在進化階段上與發生學的優劣，在人種上並不是絕對的。譬如長掌筋（即腕之前側於用力時伸出的一條細長的筋）在西洋人，常常缺損，而日本人則是有的；可是長蹠筋（在肋骨內側的一條細長的筋）日本人則常常缺損，西洋人則是有的。實際上，按進化的看法，這二種筋肉則同樣是應當在人身上退化的東西。那麼，以長掌筋論，西洋人似乎優於日本人，可是以長蹠筋論，日本人又優於西洋人了。這樣看來，某民族某方面生理優於另一民族，同時另一民族的其他方面生理可優於某民族的。

其實，生理上的不同，並不限於黃種白種黑種，黃種間如蒙回漢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黑種間更有多樣的差別；在歐洲的白種，一般的也分爲 *Mediterranean*, *Alpine*, *Nordic* 三支，這三支生理上自然也有明顯的異點，而且誰能够否認個人與個人間沒有絕對的生理上的不同呢？尤其在神經的接連與腺的分泌上面。

所謂民族的優劣與不同，其表現則在其文化上面，可是許多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他們用地理環境，說明文化的不同。Herbert Spencer 與 Grant Allen 就是用這個觀點的人。

這意見可用 William James 的意見來批評，他以為地理環境固然影響文化，但文化有時候並全靠地理環境，因為文化是人所創造，而同一地理環境就可有不同的人；而且一個地理環境沒有改變的國家，他的文化還是有起落的。譬如現在的希臘文化，顯然是比以前的希臘衰落，可是他的二千年來的地理環境並未變更，改變的則是種族的世系。無論文化的衰落是否因於種族世系的變遷，但伴着希臘文化衰落的確有希臘或別處民族變遷的事實。

這事實就引起 Count Gobineau 於十九世紀初葉創立了文化與種族的關係的定律。

他以為種族的確有優劣的分別，從歷史上看來他以為 Aryan 種是文化的創立者，各地的文化都是遷流的 Aryan 種在建設，他們統制了各地的土種而建設文化；一直到後來因為逐漸與別的種族配合，所以要個種族的優越性就衰敗下

來。與他相同的是尼采的主張，尼采以爲上層階級的優越性就在其種族上面。現在法西斯主義者該是循這個理論而主張的。

但是這個理論不眞確是顯然的。因爲他的根據是十分空泛，比它有確實根據的優生學，就以爲人種的雜配是可以優生的。

另外有許多理論，如 Madison Grant, Lothrop Stoddard 與 William McDougall 們，則以爲種族的不同則是產生不同的文化，在歷史上盡不同的責任。這種說法初看好像很有理，其實則是非常空泛的。如 Stoddard 以爲 Mittel-European 種是情感的興奮的，於審美的建設有能，於統治地域建立政府，能力則是薄弱的；可是事實上羅馬天主教皇庭是一了不得的組織。

那麼，文化的不同，高低參次，以及優劣，到底是根據什麼來定的呢？這恐怕不是簡單的以種族可以說明的，這里有地理的關係，歷史的傳統，經濟組織的特殊與變遷，以及國際環境的交錯。封建的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能繼續，發揚，可是資本主義文化，就需要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其生產的條件。

所以從文化的優劣來講，種族的優劣是不能有什麼結果的。可是我們在生理上

也已經尋到沒有絕對的優劣區別，那麼這個區別或者在心理上。誠然心理是根據生理而來，可是生理上只能證明某點甲人種較乙人種進化，某點乙人種較甲人種進化；並不能證明整個的智慧能力。譬如說軸·魯意斯拳勝法耳·東尼，我們固然可以確言軸的拳是優於法耳，因為同是人，相仿的重量與相仿的年齡是批評的根據，不是虎或象與人的比較。可是不能因此類推到智慧上的。因此心理學家要把種族的優劣問題拿到心理學來考慮了。

心理學的測驗是有趣的，他們起初在感覺反應上尋到黑種棕種的人是比白種人靈敏，可是一九二三年 Dorothy I. Hallwell 夫人根據她的實驗，說這是不可靠的；她以為即以棕色眼睛的人更能辨別遠處的事物來說，她發現，藍眼的白種水手辨遠力與馬來的棕眼水手也是一樣的，這說明了練習與教育成分是主要成分。

在智慧測驗方面，曾經將中國人紅印人與白種人試過，在某個例子上中國人只有白種人百分之八十智慧。可是農村的白人與城市的白人相比，其比例率比中國人還要差。Strong 與 Morse 氏所報告的，以一百念五個年齡在六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的黑孩，與一百念五個同樣年齡的白孩知慧的比較，在某種試驗下得這樣

的結果：百分之念五·六黑孩與百分之十·二白孩過一年的成度，百分之七十四·四黑孩與百分之八十四·四白孩是及格的，百分之八黑孩與百分之五·三白孩是超越一年的成度。這在平均數似乎黑孩在智慧上比白孩要差，但最優者的黑孩則多於白孩。在軍隊里，平均白人比黑人智慧要高，可是北美的黑人則高於南美的黑人。這或者是因於環境的因素不同。Ferguson 以爲整個的黑人與白人智慧比較是三與四之比。可是 Hallowell 小姐以爲社會的機遇才是這差別的總原因，而這自然還可以有別種原因存在的。

可是同一種族間智慧的測驗也是有趣的。在德國 Galster 測驗專業的孩子們得八十五分平均數，商人的孩子們則得六十八分平均數，職工的孩子則得四十一分平均數，那些勞工則得三十九分平均數，於是就有人以爲上層階級的確有優越存在了。其實這證明的到不是上層階級的人優越，而正是證明了智慧因物質生活環境與教育而定的。同時參看農村兒童的落後，南美黑人的落後，以及種族間一點點差別，很可以相信，造成這些智慧差別的，則正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不平等，並不是因爲先有智慧的差別而割成種種不平等的。所以 Hallowell 小姐的話

是對的。

關於心理測驗的記錄可有無窮的引證，現在還是有許多心理學家在做這樣的工作。但是都不是絕對可靠的。Hallowell 小姐說得好：「我們對於智慧應當不牽及屬於我們文化典型的答案。」這就是說：一個種族用別一個種族人所佈置的實驗來測驗，無論有涉於語言，涉於推理，涉於歷史的傳統的種種，終不及其同種族的人來得容易適應。所以 Goldon waiser 要站於人類學立場說：「種族間並沒有本質的心理上的差異是可以辨別的」了。

但這種本質的心理上的差異無論可不可以辨別，這種差異似乎是有的，正如生理上的差異。但這些生理上心理上差異在同種族的個人與個人之間有沒有呢？個人與個人之差異與種族間的差異有什麼不同呢？這問題是很複雜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他的特殊的地理環境與傳統以及習慣等等，所以兩個民族的差異成度是遠超於同民族的兩個人的差異的。但這些差異並不是本質上的優劣。既然沒有優劣，所以沒有保住純粹種族的必要。兩個種族的文化融合在歷史乃是見過的，依靠交通依靠經濟的組織，依靠配偶的交流，所為地理上環境以及習慣與其他傳

統等的差異都可以消滅的，譬如中國，以前各省之間交通不便，來往少，習慣不同，農業經濟的流通遲緩，似乎隔膜很多，現在則逐漸因工商業與交通發達，把這些隔膜消除了。固然以地球之大，要大同起來，需要一點努力與忍耐。在同種族的個人與個人間，生理上的不同有的也非常顯著，以眼睛的辨遠力說，雖然同是棕色，其相差有時遠比棕色與藍色大。以女子骨盤說，在表面上西洋女子一般的比東方女子大，可是東方女子骨的伸縮性大，所以以生孩子而論，以西洋女子間個別的差異，常常是與東方女子相比為甚的。所以與其將種族分開來研究其生理心理的不同，不如研究其歷史的傳統地理的環境之不同為好，而把生理心理的研究移到個別的差異上去。

但是個別的差異也必需在教育、訓練、社會的機遇之不同上看到其原因的，固然這些教育、訓練、社會的機會不見得是絕對的原因，但為主要的原因是不成問題的。

所以拳賽上不同人種的比賽不當作與同人種的比賽一樣地作為個別的差異，而以種族的差異來作種種拳賽以外無理的輕視，什麼精神勝利呀，沒有腦子呀，甚

至英語講得驚脚呀！這反而顯得自己的沒有腦子，與精神的失敗。

最近中國網球名手許承基打勝英國冠軍奧斯汀了，許君旅歐數年，球藝大進，這很容易見到除個人生理上的天才與其興趣外，訓練與環境氣雲於技藝的重要，用不着用什麼種族的優劣，來解釋與辯護的。

今年，經過世界體育界的熱鬧與德國報紙的大言，軸·魯意斯與希滿林的拳賽又舉行過了，而希滿林是於四分鐘內敗於黑人的。我們不知是否還有精神勝利屬於德國？總之，關於這些事我希望不以種族的優劣來宣傳，才是科學的精神。

因為科學證明種族既然沒有本質上絕對優劣的分別，那麼在種族洪溝間用不着再用無理的傳統的偏見來把它掘深了。

利用種族優劣的偏見的種族，實際上常常在其種族內也有優劣存在，而這些優劣則正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地位上的優劣，因為為怕被認為「劣」者，要否定這些優劣；所以用本族外的種族間優劣問題，以抬高這些所謂「劣」種的本民族的地位，來使其安靜與移轉其目光罷了。體育上的例子只是許多宣傳上最小的一個。

## 中國與世界和平

### 一、一本書——「和平解剖學」

舊金山會議開幕，繼之歐洲戰事的結束，日本崩潰，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期望與共同的懷疑，期望的是永久和平，懷疑的是和平的永久，在這樣的時

候，關於和平的可能與趨向、和平的步驟的批評與研究，自然爲大家所需要的。關於這篇文章與書，在市場上可以見到的已經不少。愛默累、立佛斯（Imray Rives）的「和平解剖學」就是關於這問題傑出的一部書。

立佛斯首先承認宗教理想的失敗與國家主義的抬頭，而人類之戰爭始終在維持國家的利益與尊嚴。他相信和平只有建築在法律上才能成功。這就是說只有建立一個國際的政府來代表國際的法律，將軍力作爲警察的監護，使所有國家在這個法律下一律平等，才是和平的途徑；他鑒於美國各洲的聯邦的成功，乃在大家接受對自己的限制而求和平的存在，共同建立較高的政府而維護這政府的尊嚴，因

此，他相信如果一切國家不放鬆他小單位的尊嚴與利益，而不肯建立較高的政府對自己有所限制與束縛，衝突與戰爭總是無法避免的。

立佛斯在這樣的出發點觀察舊金山會議，他覺得這同「神聖同盟」的結合沒有好多少；因為這還是爲求國家均勢的一種國聯組織，國家均勢只是五強均勢，五強均勢只是三強均勢。如果他們的力量可以阻止一切小國間的戰爭，但他們自己將無法阻止自己，要阻止自己就需要自己隸屬於一個國際政府，不是國際聯盟，而真正國際政府，必需要在自由與民主的原則下才能建立。如果美國懼怕中國印度的票數勝過於美國，則何以那佛特州不怕紐約州的票數勝過於他。自由貿易與自由移民以及國際幣制的通一，固然要摧毀美國的生活水準而使人人成爲苦力，但這只是一時的變動，長期的進展將一定會使大家的生活更好。自然，現在的人民也許並不要放棄自己國家的尊嚴，但這正是覺悟者的責任，去推行這一個最好的大的運動。只有這樣，方可以使我們避免於第三次戰爭的危機。

## 二、一個統計——戰爭的紀錄

暫時擱置對立佛斯意見的探討，讓我搶先引證一點歷史家的統計，在人類過去

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平均每十二年中，人類只享受一年的和平，其餘十一年都在戰爭之下受苦。最近拉鐵教授（C. C. Little）與其同人完成了一部「戰爭的研究」，探討從一四八〇到一九四一年間人類之戰爭，下面是各國在這個時期戰爭的次數：

英國	——七十八次
法國	——七十一次
西班牙	——六十四次
俄國	——六十一次
奧國	——五十二次
瑞典	——二十六次
意大利	——二十五次
荷蘭	——二十三次
德國	——二十三次
丹麥	——二十次

## 中國——十一次

### 日本——九次

美國在一百五十年中有戰爭十三次，但未包括與印第安人作戰，而這個紀錄是一百另十次。中國的紀錄則未記及民國來無數次軍閥的內戰。

人類在這許多戰爭中所受到的教訓，似乎始終未覺悟戰爭之可怕。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人類所需要是生命與幸福，那麼戰爭則是摧毀生命與幸福的東西，而戰爭所耗的人力與物力，如果移置於人類的幸福的保護與創設，世界的文明似乎早可超越了現在的階段。在這一次戰爭之中，美國一國所耗的財力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字，如果用於醫院學校工廠之設立，多少的人類可以有較好的生存。而其他國家的損耗總數，還遠超美國的數字，以這個總數，足足可以使地球上的人類一致提高生活水準，促進生命與幸福的保障，但現在完全耗於戰爭之中。那麼人類所要的似乎不是生命與幸福而是一個理想，一種意念與一種自由。——這我們且暫時稱它為一種要求。

但是人類的要求是衝突的；個人與個人，社會與社會衝突的原因，也就是國家

與國家衝突的原因。秩序與法律使我們個人與個人社會與社會的衝突有戰爭以外合理的仲裁方法而避免，而國家與國家間因為沒有法律，沒有政府的權威，所以永久不能免於戰爭。

可是人類從個人的衝突到部落的衝突，而仍舊還是有共同生活的要求，因此有一個更大的更高組織的形成，這是經過了多少的血液與教訓而進化的。但還只限於有數的幾個國家。中國在他們的標準下，似乎還不到這個階段。這因為政府的尊嚴與法律的權威遠未能超於任何事物之上。在現代國家之中，儘管有營私違法之人，但只謀偷避法律，而不敢違抗法律。這二者在表面上似乎是同樣的一種罪惡，但事實有一個很大的分野；偷避法律是自知自己屬於法律之管轄，所以僞作沒有犯法；違抗法律則自以為高於法律，而可以不受法律管轄。前者是承認法律的尊嚴，後者是否認法律的尊嚴。

近代國家的人民的特質，就是人人都承認法律的尊嚴，這也就是各國公民教育的原則。這形成是少年的教育逐漸地使每個人承認法律的尊嚴；承認法律的尊嚴，才能尊敬自己與尊敬別人。

但是，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國際的法律；國家的教育，始終囿於一個國家單位的成見。過去在上海租界上，靠着領事裁判權，英美法國人之不守法者，他們就認爲自己高於我們的法律。現在，在會議之中，當強國說：只有我們可以阻止戰爭的話時，就是一種自以爲高於協定的假定。

### 三、法律與協定

經過多少年人與人，小團體與小團體之衝突與鬥爭，才逐漸地養成了在國家的概念下承認法律的尊嚴；現在我們國家間的衝突爭鬥雖不算少，但人類還沒有開始作承認國際法律尊嚴的準備。這因爲教育與宣傳都屬於國家，國際或者世界的概念，人類還無法看到。

法律與協定之不同，乃在法律的後面有一個武力的支持，而協定乃是兩個武力的對抗。如果國家間的協定，可以如我們人與人之間普通的協定一樣，未始不可以一切事情和平解決。自然人類中人與人的協定，多數並無法律的手續，而仍能大家尊守之故，乃在道德的支持。這道德的養成，第一是靠我們傳統的教育；第二是靠我們的輿論。

所以國際的組織如果找不到一個獨立的武力以維護他的尊嚴，則何妨在教育與宣傳上造成一種力量，假如國際組織可以在各國設立以最民主同時最平等為原則的學校千萬，報紙百萬，那麼很可以是一種制裁的力量，假如各國政府承認這些報紙與學校永久的獨立與存在，那麼它將成為世界輿論與真正國際道德之權威。至少可以造成一個真正的標準，在道德上有一個依歸，而在心理上事實上也可以阻止每一個國家的顛武自私的醞釀。

我這一個設想，假如有人以為是一個聰敏的見地的話，那麼難道在舊金山會議中各國的智囊團反會沒有想到？當然是不。所以沒有這樣的提議，原因是當各國的代表為各國自己的權利而列席時，所謂國際組織中的代表要工作的不是為國家的和平而是為所代表國本身自己的和平——這和平就是富強，富可以自足自食，強可以不致被別人侵犯。因為要的是自己富強，就必須爭取權利。所以即使有國際教育與國際報紙的成立，也沒有國際教育家與國際新聞記者的維持。

其實要找真正抱着國際理想的人也不少，譬如和平解剖學的作者就是一個有世界見地的人，如果集世界這類的人來管國際的教育與國際的報紙，自然是比較理

想的辦法。其所以不要產生的原因，乃在這一種產生是要得各國的同意，而各國政府在產生的時候，馬上要爭取投票權與人數，又變成一種大家都想操縱的機關，所以又失去了我們的理想。

#### 四、和平的力

當全世界遭這次戰爭的巨劫以後，似乎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和平，沒有一個國家不喜歡和平了。

也許因為太希望和平之故，就越想到自己的安全，想到自己的安全，然企圖自己要有一個非他人所能超越的軍力，自稱為「和平的力」。

假如這力量只是一個，當可維持一種無人敢撻其鋒的和平；但這個力量現在有好幾個，於是大家競爭這個和平之力，這力的發揮，第一個是軍備的擴充。第二個是「安全區」，實際上是「衛星」的建立。第三個則是「軍利區」的把住——如軍港、油區、軍用原料之出產地。第四個則是市場的操縱。在這四種發揮中，第一種是一類，可以說是力的本身，後三種是一類，可以說是力的影響，都不免有一種心理的磨擦。這磨擦就反映在報紙、輿論、演講與日常談話中。

美國戰後徵兵政策的提議，引起了很大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可以見到反對的多是教育界、宗教界與一般的家庭，而政府與軍界則都站在擁護方面，在民主國，這樣事體的決定，總未能如此乾脆，到此為止，決案還未見分曉。有些人以為美國已有了原子彈的保障，志願軍應當已經够用。這一個根據，也許可以影響該案的表決，但在一切軍用工廠回復各民用品工廠之時，原子彈的製造與改進還在繼續，這除了為準備將來保護和平的力以外，我們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解釋。

##### 五、「愛好和平的人民」

赫爾在頓巴敦橡樹會議中致開會辭，不過二十五分鐘的時間，他用了七個「愛好和平的人民」，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演講中用了四個「愛好和平的人民」。一切聯合國的人民，對於這個名詞都是承認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在戰時雖是一個陣綫，但在和平時期卻未必是一家，於是某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為保持擴充自己和平的力，就不免有不和平的猜忌與擔憂，時時懷疑別人不是「愛好和平的人民」。

假如這一次戰爭，愛好和平的人民覺悟到他們完全是平等的一致的像一個家庭

一樣，那麼就應當減削軍備，取消關稅壁壘，撤去移民限制。即使不能成立立佛斯所想像的國際政府，也應當有一個道德的公正的國際輿論機關。其所以不能做不先做的原因，就因為這愛好和平的人民分誇言許多國家。而每個國家要謀的只是自己人民的公平。

以這個國家單位求一個世界的和平，一開始就見於誇言自己在這次戰爭中貢獻的成績與犧牲之成度要求補償。

蘇聯說他們流血最多，城市被毀最烈；美國說，他們的財力與軍火，為致勝之最大因素；英國說，要沒有他們政治的堅定與抗戰的決心，德國早已致勝。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論功行賞的政策，世界所能貢獻的，似乎應該是光榮與尊敬，如果一及到「影響區」之擴充，以作自己和平的保障，馬上就可能變成和平的矛盾。

英國始終要擁殖民地以自豐，於是蘇聯對於中東歐特別關切，美國雖安於廣大的土地與豐富的財源，但覺得不能不伸安全區於西太平洋的各島。敘利亞與黎巴嫩在戰前為法國「範圍」，在戰時護予獨立，停戰後英美法會議共同處置兩地的

問題，而不邀蘇聯參加。英美距該二地有數千里之遙，而蘇聯與敘利亞僅隔兩百五十里，所以他不斷的要求參加會議。伊朗地接蘇聯，爲近東之一個大油區。近東油區，富甲全球，但都屬於英美油公司，這當然使蘇聯不滿，而掀起伊朗政府的更迭。丹吉爾幾世紀來都爲歐洲政治風浪之台脚，一九〇六年之 *Algeiras* 會議，卽爲協商 *Morocco* 諸問題之國際大會議，俄國就是其中之一，而這次英美法爲規定丹吉爾國際地位之會議，未包括蘇聯。於是在另一方面，保加利亞的選舉又引起強國之異見。

在耶爾達會議中所謂協助每一個自由的國家有自由的選舉，這句話的實行與文字本身相距已到相反的境界。在各強國這樣發揮他們和平的力的時候，其他小國愛好和平的人民，覺得只能依附一個和平之力以求和平了。

#### 六、一種劃時代的炸彈

當和平之力只能依附國家而存在，關於力的心理磨擦就由這力的存在而開始。據傳蘇聯東部有一個報紙，在論敘帝俄時代之腐敗，以廉價將阿拉斯加售與美國之後，提到蘇聯有把它拿回的一天。這祇是一個記者私人的言論，但是在有些美

國人的耳朵裏聽起來，就是蘇聯的一種企圖。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華盛頓蘇聯大使公報上。A. Solokhin 的文章中，提及蘇聯已取消男女同學，原因爲女生妨害男生進紅軍的標準。此外蘇聯之新蘇伏洛夫軍官學校，「軍官」的訓練始於八歲，十二歲已能實地作戰。這在英美兩國看來，都是頗爲重要的消息。

有一種新的武器突然出現了。不過輕輕一彈之力，屈服了日本，也震驚了世界，這就是原子力運用的成功。

關於原子彈成功的歷史及於常識上的認識，各報當已有很多的介紹，我在這裏不想再提。我要引用的還在原子彈破壞的力量。但現在這方面的材料還不在公開範圍以內，美國有一個科學家宣布了一些，政府已認爲在時間上太早，在性質上太可怕。但在日本的影響上，我們知道，這原子彈已將三方英里之城市夷爲平地，十方英里之區域炸爲廢墟。在二十五萬人口中，三萬人死於此彈，十六萬人傷於此彈。一星期中，死亡者已達六萬，以後還未能阻止。在受炸後一星期之後，軍士去作清除工作者都受紫外光線的灼傷。檢驗結果，傷者白血

球僅有三、一五〇，紅血球僅有二、〇六五、〇〇〇，較常人白血球有七、〇〇〇到八、〇〇〇及紅血球有四百五十萬到五百萬者顯為極嚴重之危境。有人從理論上宣稱，原子彈所炸之區，影響生命將達七十五年之久。假如這影響之大真是如此，或者近於如此。我們對於將來的戰爭，如果不能避免的話，大有世界末日之感了。

在這次戰爭之中，光是海軍與空軍，究竟有否置一大陸國於死境之可能，還是沒有定論；但自原子彈發明以後，人們已無法懷疑空軍的威力。照已有的常識推論，兩三顆原子彈，可以將任何最大的城市，化為廢墟。如果三萬顆原子彈在地球上爆炸，六千年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將完全化為烏有，少數未死的人類將在山洞裏摸索着，重新尋野菜維持生命；而且原子彈誕生未久，前途進步無限，其可怕將更甚於這樣的推想。

這原子彈的祕密不預備公開，現在為美國的和平之力，但我們很難知道他能專有多久；不過無論美國專有或世界共有，總之此物將來不用於戰爭則已，用於戰爭，就將成為世界的浩劫，這已經無庸置疑。

## 七、和平的國

我們一方面看到世界要真正走向和平還有一段遙遠的路，另一方面又看到未來戰爭之可怕。但我們相信和平的實現總在於人類的努力。

可是，既然人類現在都屬於國家，因此沒有一個人可以是屬於國際，而能使超於國家的話兌現。立佛斯的和平解剖學所說的話是超於國家的利益，這樣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數。但「這樣想的人無法去做，而在做的人不能這樣想」，在這個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中，一切國際的組織就聯帶着國家的單位，而使人不能忘卻國家的背景。

同時，戰爭的起因既起於國家間的誤會，而國家間的諒解才是和平的途徑。因此，如果要謀世界的和平，我們可以希望的是有一個或幾個沒有野心，愛好和平在地理上軍勢上無法或不想同人競爭的國家，以至誠坦白的態度，使世界各強從誤會之中得到冰釋，從磨擦之中求取諒解。逐漸地走到真正和平的世界，這世界是否像立佛斯所理想聯邦的國際政府，或者是中國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或者是拍拉圖式的理想國，我們不能知道，但我們相信在沒有猜疑與諒解之下，和平

的形式會很自然的形成而逐漸地進步的。

當我想到世界需要和平的國家站立超於一切磨擦競爭之外，使無人嫉忌猜疑，以至誠坦白的態度爲友邦謀取了解信任尊敬與友情，我不得不想到：在現在大國都在爭取和平的力與其影響圈，小國多依附一個和平之力而求和平的時候，能够擔任這一個任務的，似乎是我們中國了。

在勝利開始到現在，中國已逐漸得到國際的信任與了解；我們要獨立自由，但沒有殖民地的要求；我們要有國防，但沒有要與人競爭軍備。自從中蘇簽訂友好協定以後，世界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得到諸方的了解。

中國與美英蘇各國的友情，可以使他們有更多的了解。而中國的和平也可成爲世界的和平。萬一他們有什麼不睦，第一受影響的也將是中國。所以中國必須以老成持重，誠懇坦白不亢不卑的態度善交這幾個朋友，使他們互趨於了解以進於真正的和平。

在中國，人民的糾紛常不願到法庭謀取解決，他們的辦法，是請一個年長德劭的人來調解。現在國際上既無法律的力量與標準可以仲裁國家間的糾紛，所以需

要這樣一個沒有偏見與自私自利的國家作這種誤會的解釋與和平的調解在國家。的年齡上，在中國傳統的智慧上，我們相信中國在邁進中一定要博人們的這方面的敬愛。

要博得人們這方面的敬愛，這不需要我們有超於他們的「和平之力」，也不需要我們有多於他們力的「影響區」。但這需要我們有盡善的道德與同他們有互信的友誼。

所謂盡善的道德：在一個人講，是人格，在國家講就是國格。這國格就見於一個國家之內政，如果政治清明，法律公正，社會有次序，人民都安居樂業；道無餽準，官無貪污，人家自然對你尊敬。在社會上，我們尊敬的常常不一定是有一「力」有「勢」或有「財富」的人，而是行為端正、秉性純厚、有學問、有智慧長者。我們相信國家間也是一樣。

在抗戰勝利的今日，政府對於建國原則早已有多次的申告，而一定更有詳細的計劃與步驟。我在這裏所以牽涉者，只是因感到似乎沒有第二個國家更比中國便於成爲和平之國的路，而這是世界和平所切需的。因此更想到我們在立國的精神

與國格上需要有所表現。

在愛格、史諾論敘「蘇聯國力的典型」一書中說：「在他（史達林）的統治下，我們可以說出許多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的殘缺而對他反對，但在蘇聯境內，種族與國別的平等原則之實現，爲民主之最好傳統。」愛格、史諾並不是一個十分有修養有見地的記者，但是這句話則有比較上的價值；在美國，人民有更多的個人自由，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但國內有深固種族的歧視。世界沒有完全無缺點與無矛盾的政治，我們在頌揚與批評之中，都應有同情的了解，正如我們無法要求完善無疵的人一樣。當美國人批評俄國不民主之時，俄國說，你們不能要求世界上都與你們有同樣形式的民主。每個國家背景歷史都有不同，政治形式無法強同。正如個人在社會上大家不同無法強同一樣，但只要大家互相尊敬，仍能大家和平相處。英國於勞工黨執政以後，以民主的社會主義爲他的目的。拉斯基教授以此廣爲呼號。但始終未能給其帝國之殖民地以獨立自主與民主。這是英國立國的矛盾，理想與政策是很難一致的。

中國根據三民主義原則立國，三民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現在抗戰勝利，軍政與

訓政時期已屆結束。我們的憲政即將開始，我們絕無殖民地之要求。中國尊敬他國的政治形式，但中國應走自己的路。在無限的空間與時間中，許多路可有同一個目的，因為有不同的出發點，所以不必也不能走同一條路。在和平與大同的理想上，世界各國沒有什麼不同。而人們也都在向着它走。

中國自然要趨於廣大的建設，而廣大的建設，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也在精神方面。技術的教育不配合公民的教育還是不夠。唯有人民有健全的政治常識，才不會意氣用事，聽到那一國一點好，就以爲中國馬上可以跟他，聽到那一國什麼不好，就馬上以爲我們要不同他往來。

如果世界的和平將由和平國的逐增而建立，那中國的成熟，將促進許多未來的和平國的生長，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黃幻吾先生畫集序

東壁雨雪霏霏，

西壁新月如眉，

南懸蒼鷹奔天，

北掛鸚鵡午睡。

多少虎吼猿啼，

還有杜鵑鳴淚，

動人的還有遊魚無情，

把池中的荷葉弄碎。

遠處白浪滔天，

天外孤舟未回，  
何怪路邊難婦，  
癡望夕陽光輝。

願借畫人顏色，

洗去我面頰憔悴，

讓我靈魂躲在你畫中，

冒充「李白夜醉」。

這首詩是當時看了幻吾兄第一次在上海大新公司樓上回來寫的，現在讀起來一方面覺得有隔世之感，一方面又覺得他的畫幅就在我目前的周圍。

幻吾兄與我相識，是從他到上海寫信給我開始。那時他行裝初卸，同他的美麗的夫人，活潑的公子住在汶林路一間小樓上，我住在貝當路高恩路角，彼此相距數百步，過從甚密。以後他的夫人與公子回安南，他一個人靜居作畫，一揮十餘幅，筆到處呼風喚雨，招虎揮鶴；我非常羨慕妬嫉。對於繪畫，我全本外行而徧

又萬分喜愛；看他在小樓中，忽而奔走於崇嶺峻山，忽而飄蕩於海闊天空，忽而與鸚鵡對語，忽而偕白鴿飛翔，覺得他的生活遠比我要自由豐富了。

藝術有賴於想像是一致的，但因爲媒介工具的不同，表現技術的異趣，不同的藝術就有不同的領域。間或有從他種藝術攝取一點方法作爲另一藝術的方法，如詩中的書意與畫中的詩意，其在欣賞者所獲的還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所以這一個距離是自然而無法消滅的。即使同在繪畫中，西洋畫與國畫，也因其媒介工具之不同與表現技術之異趨而各有所歸。幻吾初從師習西洋畫，入門後忽覺其內心欲表達者，不若賴中國畫傳導爲佳。這原因我後來發現，還是他對於中國文學有甚深之修養所致。而這種藝術的傳統則常貫通的。可是初期西洋畫的訓練，對於他並不是沒有益處，在技術上他的確擴充了國畫所不當到的一些領域。

他在國外曾經讀過一些我的創作，回國後更讀了我所有大小的作品，因此我們的了解日深，但是我送他的不過是一些出版了的書，而他則送我美麗的畫幅，有一次我說我送他的書而我自己還保存着，藝術的作品如果等於自己的子女，那麼我送他的不過是兒子的照相，兒子還在我的家裏，而他送我的則是兒子的本

人，他也許永遠就見不到了。我說這話當時雖只是開玩笑，但似乎也說出繪畫的作品與文藝的作品在作者關係上的不同。

後來他要出畫集，約我寫一篇序，這是我力不逮心、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很想多有點了解再動筆。但接着我每天在準備內行，所以心緒非常不寧，什麼文章都沒有寫，他所要的序因此更耽誤下來，可是他在每天碰到時候就催我，而我偏是倉倉促促的離開上海了。

大概正是我動身離滬的前一個星期，我從外面回家，忽然接到幻吾一張字條，說他聽到今天日本人要檢查貝當路一帶消息，叫我趕快把一些書籍雜誌檢點燒去，我當時覺得滿房間的書刊，實在無法理起，只有書店送我的一部抗戰小叢書，大概有三十本，是放在一起的，我就把它毀了，其餘的我只好不動。這是我離滬前最後與幻吾的交往。後來我知道有人在找我要我去組織什麼，我兩天之內就棄家離滬，連派一個人走幾百步路去通知幻吾的時間都沒有。

我觀幻吾的畫，最充分的自然還是在他展覽會上，我所獲的印象，是他題材的廣泛。他有氣魄，力量，操縱龐大的畫幅有浩瀚之勢，勾劃纖小的畫面則有輕鬆

的詩意，他寫意如行雲流水，工筆如鑲金嵌玉。在作品中，以我主觀所及，他繪花卉翎毛，真是無一不精；至若飛舞的落葉，奔馳的流水，澎湃激撞之海浪，變幻莫測的雲層，閃電疾風迅雷飛瀑等之題材，他更有獨到的手法。自成一家的技術，傳達他超越的感應。說他對於動的感應特別敏銳，則他對於平靜的山野，寂寞的鄉村都有美麗的表现；唯對於猿猴虎豹以及其他獸類，就不免失之于死板，沒有牠們天性中活躍的韻律。在人物中，幻吾善於寫意而不精於寫實。寫實的工夫原是中國畫家不着重的地方，但寫實的工夫有益於寫意與韻律，這是不可以否認的。在人體上能够精確地表現肌肉骨骼，於衣着的韻律極有幫助。中國畫到現在還是多數畫古裝人物，原因還在古裝的衣裝博大，其韻律線條，可以從畫帖上觀摩學習，現代裝要表露人體的曲線，未獲得其人體韻律很難捉到其神韻。幻吾的現代裝人物，在中國畫家中也算是很有成績的，但仍不及他古裝人物之情趣與活躍。

我離上海凡四年，走了大半個地球回來，自己覺得像蒼蠅一樣毫無進步，繞一個圈子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可是發現我們的畫家，雖然搬了一個家——仍舊在小

樓作畫，還是時而與鸚鵡對語，時而偕白鴿飛翔。

他拿出兩冊畫集送我，仍叮嚀要我寫一個序，預備爲總集之用。我答應下來，原想借此可以看看他別後幾年來的作品，但是他只是指給我一疊一疊放在樓板上的空間，樓小畫多，無法搬動取觀。

現在寫序，引起我印象的，還是我腦中浮起的玲瑯滿目第一次大新公司樓上的展覽會。我檢出那首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詩，就似乎又到了畫家的世界……飛瀑，鸚鵡，杜鵑，靜靜的夜月，奔騰的海濤……而忽然想到：這首詩本想第二天就給幻吾看的詩，而一隔竟是數年！

「我老了許多了！」我說。

「沒有，沒有，而且氣色很好。」

「四年前我在觀你展覽會後我寫的一首詩，原想拿來討你一幅畫的。」

「四年前你所答應寫的序還沒有交卷呢。」

「我就寫。」我說：「但是那畫呢？」

「什麼畫？」

「『李白夜醉。』」

「賣掉了！」

.....

現在借寫序機會，我正式在這裏求保存這張畫的人把它讓我。我記得那是掛在展覽會場出口處左首的。畫幅很小，定價不高。如果有人願以我現有全部兒子的照相換這個幻吾的兒子真身，我是非常願意的。

## BALLET 與中國舞劇的前途

不知是不是我個人的見識太少，我只看過兩次中國的舞劇，一次是九一八後，北平開明戲院演出的一個「末日」，那是趙湘林先生編導，由龔家寶，魏鶴林，凌子信諸先生主演的；一次是兩年前中法戲劇學校在中法禮堂演出的「嬰粟花」，是吳曉邦先生編導，由中法戲劇學校學生主演的。這兩個舞劇，雖然幼稚，但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嘗試，在編導技能上講來不相上下，在演出的成績上講，後者也沒有超出前者；雖然說時隔八年，我們的觀眾，很希望這應當有點進步，但是假如用一點歷史眼光來看，在中國這樣的環境，這樣的物質條件之下，在這區區八年之中，要求一種新嘗試的藝術一定有什麼發展，這是一種近視的浪漫的雖然是熱情的苛求。

但是中法戲劇學校演出，有一件非常奇怪，至今還令我認為遺憾的是他們在過份宣傳之中把這稱為「舞踊劇」之下，自稱就是「罷雷」(Ballet)。

我並不是舞蹈專家，也不是專研究舞蹈的人，但是我知道罷雷 (Ballé) 同一切藝術一樣，一方面是極其技術的。經過多少年來專家心血的結晶，牠有牠的基本的技術，這是牠的生命與韻律，離此就不能稱爲「罷雷」。譬如「五種姿位」，就是一切舞作開始與收尾時必用的基本姿位。譬如許多種「Pirouette」，是用一隻腳身體旋轉的一種步法，……這祇是兩個例子，因爲這裏我不想作冗長的敘述，我所要說明的，是罷雷在歷史的發展上，許多專家的發揚中，已經完成了一種特殊的舞蹈藝術，我們作較幼稚的演出本無所謂，但是如果根本與罷雷無涉的東西，一定要誇稱罷雷，那不是掛豬頭賣狗肉，就是以無知爲全能，都是欺人的勾當，是藝術中最不應有的事。

我對於吳曉邦先生及中法戲劇學校不但無半點惡意，而且對於有志幹舞蹈的人材，我是抱有最大熱情與期望的人。自然我還相信他們也並非存心欺人；但中法戲劇學校是中法聯誼會所辦，我們把這樣的演出稱作罷雷，特別會貽笑於法國有識之士的。因爲罷雷形式的形成可以說完全在法國。那是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奠定了國立音樂舞蹈學院的時期。

說到罷雷的萌芽，則是從意大利帶到法國的，那是綜合着舞蹈唱歌與背詩的一種演出；是帝皇及宮廷的消閒品，常有滑稽、驚險以及對帝皇與宮廷談論的表演，大部分故事都是採於神話。這些東西本發源於鄉村教堂與神廟，從希臘的文化產生而發揚於羅馬帝國的。以後法國宮廷的演出，變成宣揚國光的東西，對許多公使誇示法國的偉大。當時有許多音樂家裝飾家的努力促成了牠的發展，到一五八一年造成了藝術史上稱為第一個罷雷的演出。叫做「皇后之喜劇罷雷」。但是最有名的要算是慶祝皇后的姊妹伍德蒙小姐下嫁熟浣氏公爵演出的一個罷雷了。這可以說打定了新藝術形式的基礎。

以後在路易十四統治下，舞蹈有更遠的發展，因為路易自己就是一個舞蹈家，他在二六五一年與二六六九年之間，創造了各種不少的角色。常常在同一罷雷中作不同式樣的演出，從低級的笑劇到神與古代英雄的表演。他喜歡同當時的偉大合作，罷松比哀兒的將軍就是當時同志中第一個舞蹈家，他同許多人幾乎整天研究舞蹈，已成爲半職業化了。還有莫利哀爲罷雷創造題材。他的喜劇幾乎個個都有罷雷的場面，而許多罷雷介紹了許多喜劇。當時宮廷里舞蹈音樂指揮是呂利

(Tully)與波爽(Bearchump)。他們已將這新興的藝術在法蘭西土地上培植起來了。

當時有很多職業的舞者，吉布賽人，賣藝者，流浪漢，他們在各地流浪，跳躍着娛樂羣衆，這與貴人們自娛娛友的玩意完全不同的。直到那時罷當的舞家與賣藝的馬戲人員是保持着傳統的距離，他們都住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忠於自己的標準與信仰的。但是呂利與波爽使罷當職業了，而這就是一六六一年國立舞蹈音樂院的成立啓示了這個變化，直到如今還被巴黎歌劇院所灌溉着。我們知道，罷當的生成正是職業賣藝者的靈活與宮廷貴族的莊美的結合。

路易十四後來發胖，八年以後他放棄了舞蹈，宮廷中也就冷淡起來。但是在國立舞蹈音樂院中有急速的進展。

罷當的歷史在這過程中多是技術的發現與發展，以後有一個停頓。這停頓的時期：正是專家們規定了這些技術，而把他真正地應用成藝術的形式。

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技術的進步與服裝的關係，我們知道路易十四時代，宮廷中婦女的服裝是長而繁重，掩去了腿部與腳，是適宜於莊嚴而緩慢的舞蹈，可以

有幾何的形式，但沒有垂直的動作。而早期舞蹈發展的歷史就是對於「高升」的追求。當罷雷要求高飛的幻覺時，他們就必須用槓杆與滑車，以機械來代替生理的努力。

一七二一年，罷雷家卡媽哥 (Ja Canarigo) 開始將她的衣裙剪短了數寸，就引起了許多人們的批評。還有她的同時代莎葉 (Galle) 為舞蹈的自由，不惜在罷雷中穿希臘的寬衣。但是追隨這個服裝的解放，竟會要到二百年後伊薩多拉·鄧肯的身上。而在十四年後莎葉的弟子在巴黎表演 Pantomime 時方才穿褲裙。這種服裝上的重裙與肌肉自由爭執，一直到法國大革命後，那是法國歌劇服裝家麥伊何 (Maillet) 發明緊身衣，這可以說就是肌肉自由勝利的效果。

由這服裝的進步，罷雷的步法，經法國與意大利舞家的努力，前者以莊嚴為主，後者以激烈的動作進於體育的形式，於是形成了豐富的動作與美。

把這些豐富的動作作為藝術的運用，我們不得想不到諾凡兒 (J. G. Novario)，他是被稱舞蹈的莎士比亞的人，受盡服爾德等的重視，五十年來，周遊了歐洲，一七六〇年出版一本「關於舞蹈的書札」，在那裏面提供了舞蹈正如繪畫一樣，當

受自然的感應；而作曲家(Choreographer)當如畫家，應同樣跟隨結構的法則。假如罷蕾是衰頹了，就因為他像燄火一樣，只是尋求視官的快感而已。好的罷蕾應當是戲劇的，性質的，人類服裝的活畫。這正如演說一樣，牠的動作要從觀衆的眼睛直深入他們的靈魂。所以戲劇的法則就應用在罷蕾上，一定需要發展與「高峯」。

諾凡兒之後，追隨他的大家很多。後來因法國多故，許多舞蹈家都去米蘭。一八〇三年有卡羅·白賴齊斯(Carlo Busis)出來，他是古典罷蕾技術之父，他贊成諾凡兒之美學部分，但認為技術部分已經落伍，他是雕刻與解剖學的高材生，他從那裏發明了不少的步法，他的寫作能力使罷蕾技術有明顯的解釋。一八三七年是法國舞蹈音樂院成立後一百七十六年，他在米蘭奠定了跳舞學院，管理非常嚴格，學生只收八歲或十二歲的女孩與八歲到十四歲的男孩。

但是這時候，另一方面有浪漫派罷蕾產生，浪漫精神，是以德國詩人海涅(Heine)，英國文豪司高脫(Scott)爲崇，最大的產物是雨果(Hugo)的戲劇，台拉克羅厄(Herriot)的畫，陪利何(Heriot)的音樂。諾凡兒把舞蹈拉進自然，浪漫

派罷蕾就反對這點。那時領導浪漫罷蕾的竟會不是舞蹈家而是詩人台何斐而·高既涵 (Theophile Gautier)，而實現高既涵觀念的則是舞曲家非利浦·太伽利阿尼·(Philippo Tagliani)他是瑪利·太伽利阿尼 (Marie Tagliani)之父與師。瑪利在她的 *La Syphide* 罷蕾中，宣示了這個運動。

但是浪漫罷蕾的末路是可歎的，那時男舞家已經完全取消，女舞家只是炫耀於舞台，與豪客眉目傳情，諾凡兒之理想早不存在，罷蕾僅作為視官的快感了。

那時保持罷蕾真精神而在發揚的那是俄國。

俄國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是一個極力要把俄國西歐化的明主，他要改革俄國的服裝，又要使少年們不養鬍子。而我們知道舞蹈與服裝的關係，同時舞蹈是民族特性的表現，改革了舞蹈與服裝，也同時會改革民族的精神的。彼得大帝在接受西洋陸軍海軍繪畫建築的精神下，也提倡社會舞蹈使人民產生西化的韻律與精神，改革了服裝，削去了鬍子。

所以彼得大帝後，安娜女皇奠定舞蹈學院，是由法國人郎德 Lando 來指導的，

到美麗女皇伊利沙伯斯，爲她自己的愛好舞蹈，專請奧國罷雷大師喜爾佛定 (Millfording) 來俄，帶進了許多最新的作品。到凱撒玲大帝，罷雷在俄國有更大的發展，聘法意專家到宮廷來，於是散佈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與狂熱。

英國也是愛好罷雷的民族，許多跳舞家到英國都賺飽了錢，但是自己創造還是後來的事。這是當時英國宮廷保守，對罷雷不發生興趣之故。在俄國則同英國相反，先由俄國宮廷接受提倡，引起了人民的愛好與狂熱。那時俄國貴族與地主，都擁有廣大的土地別墅與農奴。罷雷就可以在華麗別墅舉行自娛，於是訓練農奴們形成私有的罷雷隊伍。以後聖彼得司傑及莫斯科有了中心的組織，舞家從各處農奴選來，使他們有了自由；舞校也成立了，規則同采蘭舞蹈學院同樣的嚴格，罷雷這時已成爲帝皇的寵物。他費了不少錢財去支持它了。

西歐的罷雷受了文藝上詩的浪漫氣氛的打擊，罷雷變成了詩的工具，但是在俄國，因爲背景不同，雖然也有影響，但終是遲緩而保守的。

俄國初期罷雷都是對西歐的模倣，但不久以後，俄國就產生了真正俄國自己的罷雷。俄國舞台的光榮被罷雷舞藝家所占盡了。

雖今五十多年，鄧肯的舞蹈崛起以後，對於舞蹈開了一個新的途徑，現在象徵派印象派等的舞蹈都有了，他們把舞蹈的藝術加強，想脫離文學詩歌戲劇而獨立起來，甚至音樂，有的也要把他減到最低的限制了。但是這並不能減低人民對於罷雷的愛好，因為這已經不是同樣的藝術了。

我把罷雷的歷史簡短地介紹了，我們可以看出牠是經過兩百多年來不斷的努力以及帝皇的支持而產生的，那裏面有畫家有雕刻家有詩人的血，有服裝家舞蹈家音樂家的生命，還有戲劇家的頭腦與力量，有這個過程方才有近代罷雷劇這樣的一種藝術。這藝術是獨立的，雖然以舞蹈為主，但是音樂是牠的骨幹，裝飾與服裝的色澤是牠的生命，戲劇的結構又是牠的血液。

要發展這個藝術，那就是說，我們一定先要有各部分已經發達的力量。中國舞蹈沒有留傳下來，罷雷根本是沒有的，罷雷舞曲家也沒有人。所以不是登兩天報紙就可以上臺的。

罷雷人材的造成，不是幾個月的事情，一個不重要的角色祇少就需有四五年的嚴格訓練，有志於作這方面努力的，像中法聯誼會這樣勢力，拉幾個法國人幫幫

忙，似乎不難辦一個像樣的學校。但是不過三個月的歷史，竟要單獨出演罷雷劇，這是實在太隨便了。記得當時公演時同時演出的有莫利哀「裝腔作勢」的笑劇，此劇就是路易十四時代作爲罷雷用的東西，但是當局竟不知道，末了，場只用三四對人跳一點無聊的孤步舞。這真是太粗製濫造了。我真奇怪他們爲什麼不把嬰粟花取消，而把這工夫用在這個喜劇裏加一點比較像樣的舞蹈呢？——不，一定是罷雷。

其實，中國舞劇的創造，罷雷並不是唯一的途徑。我說「唯一」，並非我們不能幹罷雷，但是我們還有更寬廣的路途。

我對平劇沒有什麼好感，但是其中的長靠短打，我覺得都是一種很好的舞蹈，舞蹈在以前本來與音樂歌唱不分开，在世界藝術史上都是這樣，但以後因爲各方面都單獨發達了，所以就成了獨立的藝術。平劇雖然沒有發達到這個境地，但是這正是我們應當推進的地方。我覺得那兩個紅臉黑臉的相打，嘍囉小兵的跟斗，都是基本的舞藝。把這些舞藝提煉組織，再加以音樂的推進，服裝的改良，舞台藝術的提倡，那就是中國諾維爾的工作。

罷當在函歐本來是男女並重的，等浪漫罷當起來，男角減到沒有，但是現在男角又恢復了，在俄國罷當大師第阿其立夫（Dmitrioff）的伊伽皇子（鮑羅廷歌劇中的插舞）就是完全男性的罷當。中國平劇的長靠短打都是男性的舞蹈，但是也有許多地方包括武旦的舞蹈的。

說起女角的舞蹈，很容易想起竊王別姬中虞姬的舞劍，舞劍是中國史書中常提的一種舞蹈。詩聖杜甫觀了公孫大娘舞劍器有這樣的描寫：

「燿如羿射九日落；

嬌如羣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

罷如江海凝青光。」

這自然只是一種，是一種 Tempo 很快的舞蹈，當時宮庭中養着的舞女很多，舞蹈當然也不會只有這一種的。現在我們平劇中看到，不知是不是有當時的痕跡。但是值得我們提煉整理作為藝術的表現是無疑的。有人以為平劇中許多爬桌跳高等不過是賣藝的玩意，但是我可以告訴他的，就是罷當的技術，也原是賣藝

者的靈活加上宮庭的莊美。再把牠用作感情與理想的表現，就成爲一種藝術了。又有人以爲平劇中的武藝已經是一種藝術，用不着有什麼提煉與改良，那我也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爲平劇中武藝，現在都成了一種公式，有的則在那裏顯本事，而觀衆也只當牠是武藝。整個說起來，裏面已沒有整體的美，沒有一種東西在技術的背後要傳給觀衆，最多也只是一點技術上的驚險吧了。要明白這層，我們可以在服裝上來看，名角打扮得光耀奪目，配角貓貓虎虎，其中毫無色調上的調和與組織，足見這個舞蹈，在傳流的過程中已失去了靈魂。再退一步說：即使這些武藝不是馬戲的而是藝術的，那麼這種藝術也早已不是當代文化中的藝術，藝術本是跟着文化前進，有不斷的創造加增與變化。現在中國音樂方面裝置方面燈光服裝方面都有新的發展，西洋有許多東西可以讓我們參考，那麼我們對於這種固有藝術怎麼可以讓他流落在街頭而不給以培養呢？

但是這件工作是非常艱難的，因爲舊劇在中國進步之中永遠流落在後面。五四時代被許多留學生罵得一屁不值，以後梅蘭芳程硯秋們同這羣留學生有點宴席的往還，就瞎捧起來；也有人後來想把舊劇與新劇溝通了，但是始終無法有一點確

頭。這因為他們沒有從藝術的本質去了解舊劇，於是舊劇還是舊劇。沒有接受五四以來民族的情感與韻律。

上海最近有一些新的風波，就是舊劇的演員在演話劇了，這種開玩笑的事，固然不必提起，但是新文化與舊藝術人員的接觸，到是一件可愛的事。

因為舞劇的工作就是先需要一個團體，那裏要包括文藝的，音樂的，服裝與裝置的人員，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已經成熟的平劇武生武旦角色，大家來下一番的研討討論，決定了用怎麼樣一個方式把平劇的舞蹈提煉出來，組織起來，於是再加以訓練與試驗；那麼我想三四年以後一定會有點新東西產生的。

因此，我以最大的熱情在這裏期望，並且將這篇短文算作一個公開的提案，我以最謙虛的胸懷與冷靜的頭腦期待舞台同志們的討論。

## 蛇型舞(SERPENTINE DANCE)及其創造者 LOUIE FULLER

在羅依馥愛(LOUIE FULLER)一百年以前，哥德曾經講到在意大利卡薩塔(CASERTA)英國大使館裏，「一個年青的英國女子，舞止動作非常高貴美麗，」這就是指漢彌爾登夫人說的。她憑一時的機智，拿兩塊異色的網巾在舞時揮舞着，她叫漢彌爾登爵士拿禪煌的臘燭在可以照透她網巾的方向上照她。漢彌爾登夫人並沒有更遠的去追求，實際，當時電燈沒有發明，如果她有那企圖，恐怕也是徒然。這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一百年以後的羅依馥愛也不見得聽到過這件事，因為她創造蛇形舞(SERPENTINE DANCE)是非常自發的。

羅依馥愛是一個美國的孩子，生於支加哥，傳說她在會集上對觀衆第一個行禮，是在兩歲的時候。十一歲，她的短小的禁酒演講辭哄動了伊排(ILLINOIS)全洲，大家譽為西方禁酒的神童。她唯一的舞蹈訓練，是她一個朋友教她一些土風舞的步子，但她由此變演出許多自己的花樣，使她的朋友不能再教她。在

支加哥有一個音樂教授願意免費教她兩年。羅依薇愛有過人的記憶力，肯專心於一切工作上的細節，無論大小的事情交她，她都願擔任；所以她很早就獲得了很普遍的榮譽。她先是隨旅行劇團旅行，演喜劇也演悲劇。接着到紐約演戲，週薪七十五元，於是又赴英倫演劇，但不久她就又回到紐約，在哈倫歌劇院(HARLEEN OPERA HOUSE)參演 QUACK N. D.。

就在排演 QUACK N. D. 的時候，有一個她在倫敦認識的印度軍官送了她一件禮物，這禮物竟改變她一生的事業。

這禮物裝在一隻匣子裏，在有一天早晨送到羅依薇愛所住的旅館來，她打開一看，是一件白絲的印度「沙禮」(印度女子的長衣)。這絲質非常精美，揉小了從指環穿過去也可以不皺似的，她對它不知如何處置才好。這樣好的質料剪裁做衣服未免太糟蹋東西，所以她就很寬鬆的披在身上，用帶子來束在腰上。那時她站在窗前的一個鏡子前，遊戲地揮着這絲綢輕飄的摺複。恰巧陽光從窗口進來。透過那輕紗映襯出變幻的閃光。在她揮動那輕絲之時，陽光在飄渺的摺複中舞出難以形容的奧妙。這使她站在鏡前好幾個鐘頭，驚訝不置。於是她試作幾種的姿

態與動作，都產生了美麗的效果。突然，當她凝視着輕紗在陽光中浮動時，她聽到一曲遠處傳來的熟識的樂曲，於是她就隨着這音樂的節拍與旋律，在房下舞蹈起來，揮動着輕飄的絲綢。……

蛇形舞就在這一瞬間產生了。

羅依馥愛就開始繼續研究發展新妙的效果，她開始發現緩慢的滑步最合宜於衣褶在空氣中迴旋盤繞升降起落的變幻。

羅依馥愛也許是一個天才，但配合這天才的發展，還是有條件，而這條件竟為羅依馥愛而完備。在她之前，作為舞台燈光用的，還是賴於煤氣燈。這時候才開始把電燈作為舞台燈光之用。她馬上看到這新科學的燈光之可能性，她獲到幾個朋友的協助，發現了用強光的反射法以收陽光對射的效果。接着就實驗出各種變幻的顏色，用不同的紅，綠，紫，黃，藍，以改變白光的電光，於是混合這些顏色，獲得了虹彩似的色澤豐富的變幻。在這樣顏色之中，輕飄的絲綢就會給人一種新鮮煥發奇美的印象。正當舞台燈光效果尚毫無研究之時，像羅依馥愛這樣發揮顏色，自然一時就驚動了舞台與社會。

她在美國各地獻演她的新派舞蹈與燈光，獲得了盛譽。但她引起藝術意義的欣賞，是在她到了歐洲以後。她先到德國，再到法國，在 FOLIES BERGERE 演出。全巴黎的人士爲之瘋狂，偉大摺複絲綢，一碼碼的在她手中的捧上懸掛、堆積、飛舞、變幻，五彩的虹光從各個角度點化，使她的舞蹈成了眩目的奇觀。FOLIES BERGERE 的經理竟以兩百鎊週薪要同她訂三年合同。後來要回美國，她被熱烈地擁護到紐約的認爲聖貴的戲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去演出。

那時候，小仲馬還未停止寫作，對她的演出大爲顛倒，彫刻家羅丹爲其舞姿所折服，天文學家法朗瑪龍 FLAMMARION 被她的光色所炫惑，使他想到光彩燦爛的天空，名戲劇家沙拉·盤哈德(SARA BERNHARDT)羅馬尼亞亞瑪麗皇后及其子卡羅兒王子等都成了她的朋友。大文豪法朗士(ANATOLE FRANCE)對她有驚人的推崇，他形容她的才能這樣寫：

「……喚起了希臘音樂的遺忘的韻律，奢侈而神祕，解釋了自然的現象與生命的變形。」

法朗士曾經會見這個天才，他寫他所得的印象說：

「身體纖小，藍色的眼睛如一泓清水反映灰色的天空。偶然有安祥的笑容出現，頗見甜美。我聽到她談話，她說法文的困難反增加了她表情的風趣，但並沒有減少她的活潑。詞句的選換使他保留了稀少的寶貴的在每個時間要創用的必要的表情，當她發言時，她設計了語言的奇怪的形式。爲幫助這個，她並不用手勢與動作，她只用她清淨的視線，她視線變化着如人們在美麗路上看到的野景。而其談話的本質，忽微笑忽莊靜，是悅人的。這個炫人的藝術家被發現是一個有驚人深刻天賦的女人，她知道如何去發現表面上不重要的事物中深邃的意義。」

當時嚴格的舞蹈欣賞家，對於羅依馥愛的演出有嘲笑輕視的批評。實則事實上我們要知道綢匹的安排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尤其要顧到腳燈另一方面的觀點；而當舞蹈者控制龐大的綢匹衣裙，呈現莊嚴美麗雅緻的觀景，當然更不能輕視。其次兩臂的負擔是很嚴重的，而揮舞時要不經摺複糾纏一起，使整個的綢匹同時浮動，尤其是不易的技術。

嚴格的說起來，蛇形舞只是裙幅舞的一種，自從羅依馥愛成功以後，裙幅衣裙

的舞蹈變化無盡，不儘限於各種色澤的調和，而且產生了希奇古怪的花朵花邊以及野蠻的原始的圖案。在羅依馥愛有名的舞蹈中有寡婦舞，那裏她穿一件黑色長袍，有虹舞，有花舞，有蝴蝶舞，有晚安舞，有鏡舞，在鏡舞裏因鏡子反射，有八個羅依馥愛同時跳舞，整個的舞台浴於五彩燦爛的光潮中，充塞了雲氣瀰漫的衣袍。但是蛇形舞最初成功的力作乃是「火舞」。「火舞」的起源，乃因羅依馥愛的「太陽的禮拜」一舞，這是由落日的感應而來，在上演時，當落日的光芒從沙羅門廟塔頂尖滑下來，巴黎的觀眾因只見到火一般的光芒在舞蹈中舞跳，大叫「火舞」，因此羅依馥愛看到這新觀念的可能性而決定創造出真正的「火舞」，獻給觀眾。

從舞蹈的眼光看起來，蛇型舞既無傳統的舞法，手勢，動作，一點不能用傳統的舞蹈批評觀來批評。舞者四肢的動作只在管制揮舞龐大的綱幅，這等於雜耍者的耍刀耍火棒一樣，不是崇高的藝術，羅依馥愛的偉大就在於她創造的才能。而她在舞台中精妙處，完全是舞台外的工作，整個發光的機構倒是最應當受觀眾掌聲的。如果從理論上檢討蛇型舞，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燈光與機械。

這樣說，雖然使我們覺得羅依馥愛與其說是舞蹈家，不如說她是舞台燈光的專家，但她有超絕的藝術天才則是毫無問題的。她對色澤的敏感與愛好，到了動感情的階段，每種顏色對她有不同的影響，她不能在黃光中與在藍光中跳同樣的舞。在她水蓮舞中，當她裙幅像一個奇怪的夢裏開出的大花朵般的浮到舞台，在她的玫瑰舞中，當她掩蓋着粉紅色花瓣沉下來時，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感覺主義以外，她還是具有藝術的本質的。

我們在鄧肯 (ISADORA DUNCAN) 在自傳裏，看到她對馥愛有親切的印象與無上的推崇。

介紹羅依馥愛給鄧肯的是凱釵夫人，她告訴鄧肯說馥愛不但是一個藝術家，而同時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在她的名字上從來沒有染到過污點。於是有一天凱釵夫人帶馥愛到鄧肯那裏去，她們談得很投機，馥愛就告她第二天要去柏林，勸她也到那面加入她所經理的霞谷 (SADA YACKO) 藝術團體的遊行表演，鄧肯就接受了馥愛的提議。

鄧肯到了柏林，在馥愛所住的旅館裏，被她熱烈的空氣，豪華的場面所炫惑。

馥愛在跳舞的時候，那晚鄧肯所見的，因背脊的疼痛，不斷叫人把冰袋靠在椅背上，上去止痛。但是當馥愛在舞蹈的時候，她一時幻成燦爛無比五光十色的花草，一時幻成起伏蕩漾瞬息萬變的水浪，旋轉奔騰，升降閃耀，鄧肯一時被她驚人的天才所攝服，她覺得像馥愛這樣的天才，是無人可以模倣的。她說：「我幾乎被她迷昏了，而我知道她這種突然爆炸的光彩，是不會再有的；她幻化成千萬種形象，一一在觀眾前呈現，這確是無法令人置信。這不但是無法再有，也無法令人描摹。一切色的變幻，光的蕩漾，都是她所獨創，她是第一個光色變幻的創始者。當我回到旅舍時，我已經整個被這驚人的藝術家迷惑了。」

這是舞蹈家鄧肯對馥愛的欣賞與頌揚，至於馥愛自己可是很知道她自己舞蹈的限度，她曾經這樣說：

「現在，什麼東西都被法則與傳統所管轄。我既然不守任何舞派的法則而又不追隨任何傳統。我想，你知道我根本不是一個舞蹈家。我從來沒有研究過。但也不信古希臘的舞蹈家曾經研究過如何動他們的腳；他們只是用他們全身來舞蹈——用他們的頭，手臂，身軀與腳。我相信他們研究如何從舞蹈傳達給人的印象

更多於研究實際上的舞法。」輕視她的批評家；以爲用不着人，只要有一部小機器就可以產生與她同樣的效果，這自然是過刻之論。可是羅依馥愛的成功多有賴於她舞外的工作則是事實。她有小型的舞台模型，做她種種實驗。其複雜的燈光器械是由她兄弟們掌管的，她同她兄弟們幾乎整天在宵練，創造與改進新的效果。她同樣細心的去留心服裝的設計。這一切她們都妬忌地保守秘密。她母親是正常同她在一起的，當她下戲離場時，她母親就把她擁藏在一個黑色的大衣裏。有些衣服常常分塊的交給畫家去畫，替她們工作的藝術家無從知道他們的工作用於何處。

羅依馥愛享名足足有三十五年，她是一個藝術家，但也許不是真正舞蹈家，是一個光的藝術家，她是光的魅影。

哥德在病終時傳說是叫喊着：「光呀，更多的光。」而根據羅依馥愛的好友及經理勃羅許小姐的記載，當羅依馥愛在視覺模糊的臨終時她也是不斷地低說着：

「光呀！光呀！」

## 上帝的弱點

### ——魔鬼的神話

我不是不相信許多別的傳說，但是我還相信我自己所知道的，所以也很願意說一說。

那是說上帝剛剛創造了宇宙與星球，坐在燦爛的寶座上，看他們無目的轉動與行運，忽然感到無底的空虛，他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在上帝周圍的天神們奇怪了，怎麼上帝忽然會嘆氣呢？於是大家異口同聲的問：

「上帝爲什麼忽然嘆氣呢？」

「我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

「萬能的上帝也會感到空虛麼？」一個天神驚奇起來。

「而且上帝正創造了偉大奇美的宇宙！」另外一個說。

「是的，」上帝微喟一聲，遲緩地說：「但是我看他們偉大地存在，莊嚴地運行，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天神們都沉默了，他們尋不出一句答語。

這樣天庭上就靜寂了幾萬年。最後上帝有點愠怒了，他說：「你們都給我去。我把宇宙交給你們，你們在那裏創造點真的美的善的東西給我看。」

於是天神們都散了，在不同的星球，做不同的工作。

我不知道別個星球的天神們做些什麼，我只知道在地球上的天神他先創造了一支微小的花草：第二天上帝看見牠在風中波動，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露出一個慈愛的笑容。這笑容立刻使整個的宇宙感到了一種恩惠。但是專愛使上帝不快的魔鬼，這時候，驟然發覺了上帝的弱點，他於是在花草上面飛過，陰森森的風與黯沉沉的空氣，立刻將這支小小的花草置於死地。花草枯死之日，慈悲的上帝果然低下頭，沉在燦爛的寶座上痛苦起來了。上帝是萬能的，但是他也是最慈悲的，這顆慈悲的心，現在正成了上帝的弱點，魔鬼看見上帝痛苦，他不覺哈哈大笑。

這笑聲使天神們很生氣，他們於是創造了各色各樣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植物，鋪得青翠的綠，鮮豔的紅，嬌嫩的黃，以及透明的白，發光的黑，還有濃濃淡淡紫，深深淺淺的藍，散播在山上，海底，在茫茫的原野，鋪滿了上帝所造的整個的地球。

於是慈悲的上帝又露出活潑的笑容了，宇宙又驟然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恩惠。

但是魔鬼已經捉住上帝的弱點，所以他在冷不防的時候，創造了「冬」，於是所有的植物在幾天之中都枯萎下來。這使上帝慈悲的心靈感到了一種慘痛。於是魔鬼又哈哈大笑了。

天神正想收拾這滿地的殘骸，再創造別的東西，但是慈悲的上帝終覺得不忍，他閉起眼睛，感到無限的哀痛。

天神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創造了「春」，使這些殘骸復活起來。這樣，上帝果然又露出慈悲的笑容。

但是魔鬼又笑了，他對天神們說：

「從此你看看，年年的冬天上帝要悲痛。」

天神自然很生氣，他沒有去理魔鬼，但是果然冬天又悄悄的來了，整個的宇宙變成了一團死灰。上帝又閉起了眼睛。他實在太慈悲了，在沉重的慘痛之下，他竟失去了萬能的權威。

天神在無可奈何之中，他開始將植物殘骸，製造出各種不同的動物，他將落花點作蝴蝶，腐草變爲流螢，又把遍地不同的落葉採成各種的飛禽，將零星的青苔小蘗海藻派成了昆蟲魚蝦，最後收拾斷根殘枝，折成了大大小小，希奇古怪的走獸。

於是天神請上帝張開眼睛，上帝看到這所有植物的殘骸，已變成新穎活潑，生氣勃勃的動物，他不覺高興地發出慈悲的笑容。

但是愛搗亂的魔鬼竟引誘所有的動物互相殘殺，搏鬥，強凌弱，衆暴寡，大吞小，於是不到一年，死亡千萬，這使我們慈悲的上帝又浮起了無限的哀痛。

爲彌補這動物的零落殘缺，於是天神教動物以生殖，也只在一年之中，整個的地球又繁盛熱鬧起來。上帝望着這羣芸芸的衆生，又露出了慈悲的笑容。

但是當動物們將這些稚孩養大的時候，牠們的自身竟衰老起來，最後都倒在泥

土之中死了。這自然是魔鬼在作祟，讓地球佈滿了悽慘，因為他已經知道上帝的弱點，他們要萬能的上帝哀痛與流淚。

但是這次上帝可有點震怒了，他吩咐天神再去創造一種精密的生物，他說：「最後，我要付以不死的靈魂。」

於是天神用萬花的芬芳，蝴蝶的嬌豔，流螢的纖巧，魚的靈活，蠶的纏綿，還有是蛙的愛鬧，蜂的多刺以及飛鳥的飄渺與蛇的多毒，創造了女人。

可是，同時，我們的魔鬼竟也聽見了上帝吩咐，他於是將所有天神用賸的材料如虎豹的力，猴子的智慧，獅子的勇猛，狼的狡猾，還有羊的溫柔，鹿的馴善，牛的忠誠，以及駱駝的沉毅與兔子的柔良……他都把它揉在一起，造成了男人。

當天神把造成的女人向上帝交代的時候，上帝很高興，他說：

「我把他叫作人，我付他以不死的靈魂！」

這句話原是對女人說的，但是也被魔鬼接受來，用在男人的身上。

上帝說：「付以不死的靈魂」，這意思是說此後這一種生物可以有一個靈魂，

這靈魂將使他們肉體不死與永生，但是魔鬼們竟把它應用在靈魂不死的意義上，那就是說，所有的肉體還是要死亡的。

這樣，地球上就有了女人與男人，這兩種人，非常快活地各自活在世上。

但是有一天，這女人與男人竟相會了。在女人方面，這實在是一件突兀的事，她從來沒有聽說過，世上有與她這樣相會，而又完全不同的東西。她不覺多看了他一眼，可是男人竟追上來了，跪在地上，願意做她的奴隸，供她的驅使；女人看他無比的力量，的確可以使用，而馴善的性情，忠誠的態度也不難支配，於是就接受了他。

這樣世界就起了變化，因為沒有多久男子竟快死了。

「怎麼？」女人有點驚奇起來。

「我要死了，因為我的不死的靈魂已經交給你。」

「不。」女人說：「靈魂是屬於你的，你有不死的靈魂怎麼會死呢？」但是男子沒有回答，他果然死了。

男子雖是魔鬼的作品，但是不死的靈魂是上帝付與的，而且上帝實在太慈悲

了，他看到已死的殘骸，不覺流下淚來，他再不忍俯視芸芸衆生的慘劇了。

天神於是責問魔鬼：「你怎麼違背上帝的命令呢？」

「沒有呀！」

「上帝曾說付以不死的靈魂。」

「是的，他的靈魂沒有死，現在在女子的肚中。」

於是天神沉默了，望着女人的肚子一天一天高了起來，在驚奇之中她養下了孩子。

從這時起，她開始失去了自信的力量，她覺得「不死的靈魂」或者竟如男子所說的，只是靈魂的不死而已。

於是，當她看着孩子們大起來了，她把自己不死的靈魂傳給孩子，自己也開始死了。

從此世世代代法定了男子爲女子死亡，女子爲孩子死亡。

原因是上帝沒有說明「不死的靈魂」的真義，而上帝有一個弱點，就是他有一顆過份慈悲的心靈。當上帝不忍看悽慘的死亡時，魔鬼竟統治了這世界。

## 史前短史

### ——魔鬼的神話

話說人類的始祖，男的魔鬼所創造，女的爲天神所創造；但是第二代的人類就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了。

這是一男一女，活在地球上，有住，有穿，有吃，生活得非常好，但是天神同他們說：

「你在這裏，感到什麼缺憾，請同我說。我一定給你設法。不要自己胡幹。」人類起初很舒服，因爲是春天，天氣和暖，百花繁盛，他們沒有一絲煩惱，但是春天一過，夏天來了，荒島上都是蚊子。

人類，開始感到不舒服起來，他們打殺了不少，但是時時刻刻還受蚊子的吵擾，最後人用櫻葉編成了一把拍子，又打殺了更多的蚊子，以爲從此終可以平安一點了，但是沒有效力，蚊子還是千千萬萬的來吵擾，弄得他一點沒有辦法，也

不能有一個痛快的賒賒，於是有一天，他們叫了起來：

「天呀！可惡的蚊子呀。」

於是天神下來了，問：

「什麼？」

「蚊子呀。」

「你沒有自己想辦法過麼？」

人一想這是天神關照過的話，所以撒個謊，說：

「沒有，我只請你來設法呀。」

天神雖然心裏明白，但是終於爲人撒下了蜘蛛，蜘蛛於是在他倆的周圍各處結網，非常迅速的繁殖起來，靠着蚊子充糧食，竟個個長成碩大壯健，最後蚊子是沒有了，但是粘韌的蜘蛛網，開始使他們感到不便，人於是用驅蚊的櫟拍把牠掃去了一些，這自然比驅蚊便當，因爲蜘蛛不會飛翔，也不會直接對他們襲擊。

可是可怕的事情竟發生了，是他們第二天一覺醒來的時候，許多蜘蛛網都網在他的臉部和身子，似乎要把他捉起來吃掉似的，這使他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威脅，

他不自覺地嚷出：

「天呀！可惡的蜘蛛。」

天神來時又問他可有自己設法，他說：

「沒有。」

於是天神散佈了蝎蜥，蝎蜥果然收盡了蜘蛛，但是繁殖起來，他又開始擾人。

於是人就把它殺死了一些，但是當人睡眠的時候，蝎蜥居然也咬起人來，人於是又殺死了許多，可是一到他睡着了，蝎蜥好像復仇似的又來咬他。這使他不得不又叫皇天。

於是我們的天神又問他們：

「你可會自己想辦法？」

「沒有。」人說。

天神於是裝作不知，爲他散佈了老鼠。

老鼠果然收了蝎蜥，但是老鼠也是擾人的。人雖然會殺鼠，但是牠的繁殖使人來不及驅殺，於是只得再求天神。

天神於是降之以貓。

貓不久就把老鼠驅殺盡了，但是老鼠完了以後，貓就要偷吃人愛吃的東西，這慢慢使男人討厭起來，但是女人到很高興去餵牠。從此貓就成了女人的伴侶。

於是男人感到寂寞，他要求天神給他一個伴侶，一個可以伴他走路遊玩；聽他的指使，對他忠實的伴侶，天神允許他要求，就給他狗。

從此男人與女人因為伴侶的不同，性情上開始有了區別，於是時常為狗為貓，起了許多爭執。慢慢狗多了；貓也多了，爭執也多了。最後男人竟指使狗去咬貓，結果竟有一隻貓被咬死了。

於是女人叫起來：

「天呀，狗咬死了我貓。」

這樣天神下來了，他說：

「狗不會咬死貓的，這一定是男子指使的。」

「我沒有。」男人說。

「你不要撒謊，你們殺死過蚊子，我沒有罰你，你們殺死過蜘蛛，我也原諒

你，你們還殺死過蝸蝓老鼠，我也寬恕你。這因為我要再給你們機會，使你們可以想到我當初叫你們遵守的話，那就是一切都可以求我，不要自己去想辦法；現在好，你們不但殺生，還要指使我給你的動物來殺生，現在我要把這死貓變成虎，牠不但要殺狗，還要殺人。」

於是這死貓果然變成了虎，牠殺死了一隻狗。

天神指着死狗說：

「牠將變狼，永遠要危害你們。你們橫直自己會想辦法，以後我不再管你們，一切都由你們自己想辦法，自己去謀衣求食覓住，你男人因為曾指使狗殺貓，以後永遠叫你們互相殘殺。」

「但是我沒有指使別的動物殺生呀！」女人說。

「好的，以後只有你可以養動物，而男子規定永遠要養你。」

從此野獸就開始吃人，人類開始要自己謀衣謀食謀住，男子開始養女人，而女人開始養孩子與家畜家禽。

人類就開始了人類的歷史。

## 過去與未來

### ——魔鬼的神話

魔鬼指揮過一個人。

那是一個女人，非常富有，十分健康，也長得很美麗聰敏，家裏有父母兄弟姊妹，都很愛他，於是大家都以為她是世間最快活的人了。

但是並不。

沒有人知道她不快活原因，她的朋友們固然不知道，他的爹娘兄弟姊妹也不知道，但是她的確不快活。

她的不快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那是九歲那年，她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她們的老師誇讚她，說她的功課好。但是下課以後，她聽見幾個同學說：

「有什麼希奇，她比我們大一歲呢！」

從此她就回憶六歲那年的生命，那年她在家裏玩耍，沒有上學，要是那年上學

了，八歲不已經是三年級了麼？於是她真想念八歲那年的生命。從那時候起，她不再關心現在，只關心過去。

十七歲的時候。有一位很漂亮可愛的少年，非常敬慕她，但是因為她在想念十六歲時代的生命，她沒有理會這個男子。要說她初戀，是十九歲那年，她開始同一個男子接吻了，她自然也感到甜美，但是她想到十七歲的生命，深悔當初沒有接受那個比現在這個男子還漂亮的人相愛，她又在悔痛之中了。從此對於這個男子再不感到興趣，她捨棄了他。

那時候她在中學，有一天聽一個少女奏琴，博得許多掌聲，她也開始學琴，但每遇到困難的時候，她終想要是她早學一二年這個困難早就克服了。於是她在苦痛。

她進大學以後，對於學問世事，慢慢接近，但是她終覺得中學生活沒有好好過，現在好像有許多技能學起來都太慢，而這些技能，是社會與交際所必需的。

有許多同學追求她，她同他們來往得不壞，但是因為不壞，她回憶到她十九歲那年追求她的男子，要是同他一直交遊着，不是可以多過幾年快樂的生命麼？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她轉學到大都市，那面她有更大的享受，大的電影院，華麗的飯館，時髦的跳舞場以及光怪陸離的百貨公司，……但是她在享受之中，終後悔怎麼不早就到大都市來呢？

現在她已是交際小姐，社會上到處對她歡迎，男子們個個對她傾倒，她非常驕傲，從不輕易給男子們一點青眼，於是她又想到十九歲那年同一個平凡的男子相吻實在是她一個污點，她睡下醒來，常常在痛苦之中。

不久有不好的運氣襲來，她的母親病危。她回到家裏，母親已是奄奄一息。「早知道我這樣快要死，我一定不讓你到那麼遠去讀書。」她母親看見她來了這樣說，說完就死了，她陷於非常痛苦之中，從此以後，她永遠後悔着，怎麼不同母親在一起多過些時，而要自己到外面去呢？

悲哀之餘，她回到學校，這時候起，她驟然與法國文學發生了興趣，她非常用功，決志依着文學史讀所有法國文學的名著，但是她遂即後悔了，爲什麼早一點不下這個決心，不然不是已經有很多的收穫了。

日子可是過得很快，大學畢業後，人事上有許多變遷，當年頌揚她，稱讚她，

追隨她的男人現在一個個都結婚了，偶而碰見她也對她非常客氣與疏遠，同時，她的女同學們也都嫁了人，以前整天在一起歡笑閒談出入相偕的朋友，現在都抱着小孩來看她，談幾句話就要回去；有的不帶小孩，但是心裏終記念着小孩要吃奶呀，要睡覺呀，也不能痛痛快快地陪她去看戲，她開始感到寂寞與孤獨。她想還是嫁一個人吧，但是嫁給誰呢？愛過她追求過她的人都結婚了，比她年青的人自然不來追求她，這個年代已經有別人占據了她過去的光榮時代了。地位低的人她自然不要，地位高的人，她也望不到，她於是後悔過去的生命，當她碰見過去愛她男子非常溫柔對他的妻子時候，他覺得當初怎麼不接受他的愛情而同他結婚呢？

她回憶着過去而痛苦着，日子悄悄的過去了。

最後她勉強嫁了一個人，這是一個大學教授，也很富有，他有三個孩子，妻子死了，有人介紹，所以就同她結婚了。婚後生活非常平庸，丈夫沒有熱烈的感情，雖然不見得不愛護她，但更甚的是要愛護他孩子。她在回憶之中，覺得過去的生命實在過得太可憐，她想最好讓她再從大學一年級時代做起，她可以好好

的重新做人。但是這並不是錢可以買到的，所以她永遠在痛苦之中。世上儘有錢可以買到的幸福，但是她不去求，她不屑要，她要的是過去，但是過去是不回來了。

她對她丈夫很冷淡，丈夫要帶她去玩，她也沒有什麼興趣，對於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她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愛之處，有時候她也想到要是她早就同丈夫結婚，這些小孩都是她生的，是多有意思。但是這也是過去了。她自己沒有養小孩，可是她丈夫後來就死了。

丈夫死後，使她想到自己的錯誤，她竟沒有好好的同她丈夫過結婚的生活，她只希望這時候再回到剛剛結婚的日子，讓她重新好好過這段結婚的生活。但是這怎麼可能呢？

不用說，她有許多錢，丈夫也留給她許多錢，但是她不想也不愛用錢買目前的幸福，她懷念過去，但過去在人類並不是現世，而是前世的事，不是錢可以買的。

於是她漸漸老了。雖然不是她親生的，那三個孩子對她也很好；但是她終是痛

苦地過着，沒有興趣跟孩子享受新世界的繁華，一直到六十歲的時候，她病了，她病在床上，不覺想到這三個孩子對她的孝意，但是她竟沒有好好享受這三個孩子的愛情。要是在丈夫死後，就好好的生活，不是還有一段寶貴的幸福麼？

這場病終算好了，但是她已經不能享受；不能吃，不能走，不能看，就是想跟孩子們到外面去走走玩玩，也不可能了。

七十多歲，她吐出最後一口氣。但是她沒有過着人生。他一生都在過去之中過活。

天神也指揮一個人。

那是一個男人，很窮苦，生下不久父母都死了，六歲的時候，就做人家的牧童，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飽，冷天沒有衣裳，熱天要曬太陽，人世還有比她再苦的人麼？大家都這樣想。

但是他並不覺得苦。

他想到將來，他把三吊錢一月薪水積蓄着，每月數着積存的銅錢，非常快活過日子，牠希望一年以後可以買兩隻雞。

一年以後，他果然買了兩隻雞，他很快活，他把這雞孵蛋，好好的飼養，預算下半年有羣小雞。

小雞有了，他賣去這羣小雞，於是買了一隻小羊；他希望羊大起來，羊果然大了，慢慢他養了一羣羊，他不做人家的牧童，他自己築起一點茅屋，養羊養牛兼種田，沒有十年，他很得發。他已經積了不少錢。

但是他還是吃得飽，穿得不好，也不僱人幫忙，勤勤苦苦自己工作，因為他想到將來，他希望將來娶一個洽意的太太，一同到城裏去玩去，那時候可以化點錢。

日子快活的過去，雖然他生活很苦。錢已經足夠討一個太太了，也有人同他說，但是他不要，他想賺更多的錢娶一個更好的太太。因此他更加刻苦，更加勤作。

後來，一個美麗的洽意的太太娶到了，但是這太太很會化錢；他想到未來，未來還要養孩子，他更加刻苦努力，一點也不享受，他想一有了就可以一同快活了。

果然有了孩子，但是他的錢已經被他美麗的太太用完，她而且捲了一點首飾跑了。但是他並不痛苦，他想到未來，他還可以工作努力積錢。

於是他早起晚睡，四年以後，他又有很多的錢了；他很想到城裏去玩，也很想看點沒有看過的東西，吃點沒有吃過的東西，但是他想到未來，他還有孩子想好好教育他，等他們賺錢發財了再來享受，於是他還是刻苦工作。日子都在未來的希冀中過去。

他自然也想再娶一個太太，但是他想是慢慢來，多賺一點錢再說。兒子已經上學了，他更加刻苦地工作。

他看看兒子一年一年大起來非常快活，他想到兒子結婚的時期也快到了，他於是更加努力積錢。

錢果然多了，他於是去做點買賣，沒有幾年，他居然非常富有，受他兒子的鼓勵，他搬到了城裏，城裏生活程度較高，這使他更捨不得化錢，更努力於賺錢，他想等兒子學成做事，娶了太太，他終可以到世界去享受了。

他的希望都實現了，兒子果然娶了太太，但是並不能賺錢，他還得給他們錢

化，他想等兒子學會管理他的事業，他一定可以享福了。

兒子不久就學會怎麼守他父親的事業，他也勸父親可以安逸享幸福，要吃吃一點，要穿穿一點，要走去走走吧，但是做父親的不放心，因為兒子快養孫子了，還有悠遠悠遠的未來。他想到一旦有了孫子，生活够多麼完滿呢。

於是有了孫子。他還是打算盤，數存款，他遙念着未來，他想要是有兩孫子在學校裏讀書，家庭可更加豐富了。

兒子再三勸他不要太省錢刻苦了，他可不肯。有一天兒子一定要他外面去走走，他吃了不少沒有吃過的東西，玩了不少沒有玩過的地方，回到家裏他病倒了，他發現已經沒有什麼未來可以容許他享受。那麼應當很悲哀吧，但是並不。因為他相信了宗教，宗教告訴他靈魂是不死，人還有無限的來世。他用許多錢去做佛事，他遙想着無限的未來在等着他。

他雖然老了，不能够再幹算賬的事情，但是他並不休息，他每天早起晚睡，誦經唸佛，因為他謀未來的幸福。

七十多歲吧，平靜而快樂的死了。他一生很快活的在未來之中過活。

這兩個人，一個一生都活在過去中，一個一生都活在未來中，但都沒有過到人生，這因為「過去」是屬於魔鬼的，「未來」是屬於天神的。天神叫人想未來，魔鬼叫人想到過去，這兩種力量置人於「現在」之境，人類只有力量把握現在。過去完全靠記憶，是有限的，到八十歲的時候，也只有八十年的過去；未來完全靠想像，是無限的；剛入世的孩子沒有過去，但有無限的未來，八十歲的老翁有八十年的過去，但也有無限的未來，因為宗教告訴我們來世是無限的。人類所有的只是一轉瞬的現在，而這現在立刻就變成過去。

所以迷戀過去的是魔鬼的奴隸，想像未來的是天神的奴隸，人類是魔鬼，也是天神所創造，所以是魔鬼也是天神的奴隸。魔鬼給你沒有理由的痛苦，天神給你空泛的安慰。

那麼真正的人生也許是在一瞬間的現在。那是脫離魔鬼與天神的羈絆，而把握着自己的人。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我聽見偉大的詩人在覺醒時這樣歌唱着。

## 從上海歸來

獻辭

我從地獄裏出來，

本想溜到天堂，

但我在人間流落，

——聽東面歌唱，

——聽西面歌唱。

我開始想學，

但我不是鸚鵡，

沒有他聰敏，伶俐，

會把人類的話語反復嚼嚙。

於是我提高嗓子瞎唱，

唱晨曦爬進了夜窗，

唱月圓月缺，

唱螢火蟲冒充星光。

但如今我變成啞子，

想再唱已不成事，

我只是一隻沉默的蜘蛛，

——趕到東頭吐絲，

——趕到西頭吐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前夜，我從炮聲中驚醒，好像並有沒經過思想上理論上的探討，直覺地感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但是我總猜度不出這炮聲的來由，一直

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那是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英艦，因不接受日本的招降而與之對抗，終因衆寡不敵而全艦犧牲，自艦長以至水手，竟全數與艦共亡。另外一隻美國軍艦，則因估計無法抵抗，早暨降旗，艦中人員，自然都成俘虜。這兩隻軍艦，所表示的精神，固然不同，但在事變的應付上，也各有其態度，我們對前者固然覺得壯烈可敬，對後者也覺得可憐同情。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日軍早已進駐租界，市面非常恐慌，外商銀行與國家銀行都已被占據，這是他們計劃中第一步的工作。但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中央銀行竟照舊支付存款，後來才知道日軍因爲不願漢奸們染指，所以自己在白克路上尋找，但竟會沒有找到，他把附近四明銀行誤作了中央銀行，占據了一整天，到九號早晨才到中央銀行去，在八號一天中，中央銀行不斷支付現款，但是大量法幣都存在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所以並不够應付，下午對於來提款的人已經有了限制了。

八號的中午我有一個約會，需在靜安寺路西摩路口等一個朋友，靜安寺路上有不斷的日軍的軍用卡車駛過，上面有軍人浪人與走狗，他們發許多傳單與宣傳品，大概不外驅逐英美與同中國親善的話，還有一種是印着許多禁條，犯這些禁

條的就要軍法從事。路上有日軍在裝軍用電話，行人當然都規避他們。我等在那裏實在有點不耐煩起來，約會的時間已經過了，我深怕這個朋友在路上出事，否則是她因爲英法租界交通阻礙而沒有出來。我正想走開的時候，她匆匆冒雨從東面走來了，原來她一早就到外灘取錢，因電車公共汽車都已停駛，不得不步行赴約。我們就在附近一個飯館裏躲雨休息，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內行的計劃。

九號以後的變化是倉庫的貨物都要登記封存，英美的產業沒收，銀行取款限每星期三百元，但國家銀行好像只付過一次，以後又變更辦法，不許提取了。以囤積取利，富上加富的上海商人，現在也開始受到影響。

在物資與金融的統制以後，文化的摧殘當然是他們的第二步工作，中美日報已完全被佔去了，而申報與新聞報則仍聽任原班人馬出版，日本陸軍報道部長秋田招請兩報以第三國的立場編輯，用「日軍」「華軍」的字眼，傳播新聞，而這新聞則是經過工部局檢查，不用說現在的工部局當然已是他們的御用機關，這種處置好像爲買攏人心，但是人心並不因此被買攏，因爲接着糧食沒有，每人限購三升的在排隊，隊列越來越長，人越來越擠，而限購的數量慢慢由三升變爲一升。

其他是三天兩頭的封鎖，被封鎖的行人如果想偷出繩欄，不是罰跪，就是被打；在檳榔路封鎖一役，因為那裏住戶都是貧民，沒有存糧，有的每天靠男人帶工錢回來養活，而男人出去的竟也無法回來，所以在封鎖區內用全部家俱換取一二升米的有之，搶奪凶殺者有之，一星期之中餓死的竟有二三百人之衆，其他因餓而病的還不計其數，這比德國以二十個人質取換一件恐怖事件的，似乎更加要凶殘許多了。

申報新聞報本來是漢奸們矚目的肥園，今仍未許他們染指，更不用說租界亦不能由漢奸收爲市有，這使走狗們心癢不已。爲安慰這些心癢，乃是偽法幣與日軍票的聯繫，將法幣貶值爲七折計算，於是人民的生活無形中提高三成，許多舖子的貨物則以兩種價格出售，多數的房主要求以偽幣付租，市面因此更加混亂起來。聽說現在已經法幣壓抑到對折計算，是則一切一定更不堪設想了。

在八號以後不久，公共租界的書店洗掃一空，幾乎十分之八的書籍，都被卡車載去，商務印書館職員衣囊中五十元以上的款子，都被拿去，更不用說是文具之類，來人隨意取拿，毫無理由，但是事後仍叫你照常營業，聽說商務會以此與其

交涉，雖云查明發還，但迄未見「查明」，更無論「發還」。法租界書店於半月後才來搜括，卡車裏除軍警人等以外，是同文書院的學生與造紙廠的代表。同文書院的學生負檢查之責，拿書隨便翻翻，批以「禁」「可」，但同是一書，甲生寫「禁」，乙生寫「可」，亦作禁論，在開明書店，許多周作人先生的著作都寫「禁」字，書店同人，即向其尋開心提出異議，彼等方知周爲其御封官僚；不知周在華北教育總署得意之餘，亦曾想到其著作仍未能得老板通過乎？我的三思樓月書，當然也被連走，我們起初以爲造紙廠代表總是日商，後來才知道這些書籍運去，還是強派給中國人的造紙廠，以八折換取還魂紙，如交你書籍一百噸，則需還紙八十噸。有一個虹口小紙廠，不幸派到四百噸，則需交紙三百二十噸，因而賠本十餘萬元之巨。報紙當然是軍用品之一，貨倉被封以後，曾有兩次徵發，一次是英租界存貨百分之四十，一次是法租界百分之三五。照這樣情形，出版業當然停頓，但是北平竟有讀者詢問我的書籍，因爲華北的報上，還是宣傳「皇」軍並未摧殘中國文化而出版業照常出版也。但是爲掩護這些謊語，有許多沒有人要看的新雜誌出來，在半養上種花，當然不過順口接屁的東西吧了。在這裏我要

附帶報告，在我離申時，上海的雜誌，除「偽」辦以外，只有二種禮拜六的雜誌，還在出版，其他都已完全停刊，桂林文化供應社所出的文化通訊等所說有某某等雜誌「照常發行」之記載，這完全是失實的報告。

再說被抄去的書籍，後來聽說可以申述不服的理由，書業同人有一次開會，對於主題上不是抗日的書，要求其發還，但是並無結果，發還的只是幾種教科書，還是缺殘不齊，數目上相差，尤其可笑，譬如數千本書，只還幾十本，對於不發還的也毫無理由答覆，日本此次似乎想以進步的現代國家的姿態來處理事態，但是所表現的還是可憐的野蠻。

開會歡迎慶祝，許多電影明星被請到南京，列席茶點之中，我們在新聞片上可以看到，勉強與奸官們握手言歡。唇亡齒寒，戲劇界文化界同人似乎也很難再行躊躇了。

我在十二月八號以後。已經不會在報上雜誌上發表一個字，幾個戲劇團體來接頭要演我劇本，我也已經拒絕。但是文化界同人，似乎還都在壓迫下蠕動，這種情形，我們知道是非常可憐的事，原因是八號以後的上海，實在太沉悶了，大家

想在可能之中，找點事情幹幹，所以當我離滬之時，還有許多朋友在作戲劇的上演與音樂會的演奏。而特別灰心的朋友，爲發洩這些苦悶，只好多找朋友談談，或者多找點刺激來忘掉這些現實。

與盟國及國家有關係的機關，總以爲被佔據以後，一定要結束與遣散了，但事實上並不，一月一月的拖延，把所有的名單住址都抄了去，不許你們躲走，但是後來因爲商業停頓，事務蕭條，才放一部分要走的人離職，從那時開始，我就積極籌劃離滬。我的路有兩條，一條是改行爲農，我本是農家的子弟，我有一個叔叔現在還是道地的農夫，我可以跟他去耕耘，我家在鄉僻戶野，雖稱淪陷，但離點線甚遠，遊擊隊常常出沒其間，那面或者也還有生活可尋；一條就是到自由的中國來，爲我無母的孩子與家庭計，我應當帶着他們回鄉；爲我個人計，或者到自由的中國來較好，另外一面看，爲我個人計，是到鄉下去做農民較好，爲我的生活計，或者到自由區來較好。我曾經同許多朋友商量，都沒有結果，因爲有的估計我身體太不好，吃不住到自由區路上之苦，還不如到鄉下耕讀，有的估計我才學太強，以爲自由的中國需要我這樣的人才。這兩樣我都不承認，所以他們的

意見並不能給我考慮上什麼幫助。我的父母以衰老的年齡，鼓勵我到自由區來，他們當然是站在不自私的立場，但是我決定內行的理由，倒是非常自私的動機，我願意坦白地在這裏申明，我要我有呼吸的自由。在我決定內行以後，我要安頓的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一時竟無法安排，譬如家，到底保留不保留，孩子如何擺佈，書籍寄存何處，一樣一樣都是問題，而浩大的旅費與家用，又是如何辦法？爲這些問題，我錯過了許多旅伴，最後我總於將這些問題完全不理，同一羣青年進來了，是我母親在負擔這煩冗的家務。本來預備一到金華永康，就設法匯款進去，但一到裏面，連我的旅費都沒有着落，要不是朋友們慷慨相助，我現在還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

十二月八號以後，從上海到自由的中國來的人，非常之多，護送到金華的旅行社，蜂起林立，據先行的人來信，有的旅行社半途遺棄，有的則沿途敲詐。先行的許多青年學生，在杭州旅店中被敵憲檢查出而押回，有許多則勒令到偽大學去讀書，還有許多被押到上海，通知家庭以巨款贖取；凡此種種消息，實令人卻步。我們所接洽的旅行社，爲世界旅行社，它在戰前本爲英人所辦，後來英人撤

退，由原來中國職員辦理，我們還覺得它可靠，就在那面講妥付款。但後來方才知道他們將旅客轉包給一位姓華的人，他們則從中取點佣金。所以許多事情，譬如我問他是否可以帶書，他們就毫不負責的說沒有問題，還有行李之多寡，也毫無限制，以四元一斤取錢，至於路上的困難，他們就毫不負責了。這一批一共五十餘人，本定五月四日動身，後來不知怎麼忽然提早了一天。

我們一共六個人，三個是大學生，一個是中學生，一個是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算來我是年齡最大的一個，我們把行李於頭一天送去以後，第二天五月三日早晨，我們到旅行社去，會到那位陪我們同行的華君。他們告訴我們需要的知識，發給我們車票，於是我們就一直到了車站。

這是我抗戰以來，第一次到上海車站，大有物是人非之感。同行人中，M與S因為家庭來送行，所以在月台上談話，我同還有三個人坐在車上，這時忽然上來一個穿西裝的人，四面張望，突然對我們同行的H。那位中學生叱喝着說：

「喂，你是幹麼的？」且有點楞了。坐在旁邊的是他的哥哥C他代回答說：

「回鄉下去。」

「你做什麼事的？」他又厲聲地問。

「做生意呀。」

「做生意？前面打仗打得厲害，有什麼生意可做？」

「他還是學徒呢！」說後，他不響了，但一面走開，一面似乎譏諷似地說：

「你別是擔任什麼工作去的吧。」

且是一個道地的中學生，對於生意既然是外行，舉止也不像商人，外加事先沒有準備，所以語言支吾，舉動失措。我們大家都心跳，當時我們對於這小狗非常憎恨，但大家敢怒不敢言，可是過後想想，覺得他或許是一個良心未泯的可憐蟲，不得不表面裝得凶狠來作盡責的報賬，而事實上不願做虧良心的事，因為實在說，像且這種語言支吾舉動失措的態度，只要再問幾句，就可以查出是一個學生，但是他竟寬宏地放過了。

現在我開始後悔，那些年青的孩子們同行，因為他們竟毫不顧忌，像學生旅行一樣的恣意談笑，直至談到行前的準備與到達內地以後的計劃，在我們後座的人，一直看看我們，這使我非常擔憂。而我也不能直接去禁止他們，原因還是我

同他們是偶然結合的旅伴，大都還是前一二天才碰面，其中一位S君，還是那天去旅行社才碰到的。所以我心中不免焦慮，我極力保持緘默，緘默得像一條魚。

車窗上的野綠，對於久居上海市區的我有一個新鮮的感覺，但不時看到不通的標語，非常使我不舒服。我只好閉起眼睛，求一個暫時的假眠。

車子開到半途，有便衣敵憲來查，態度非常冷靜沉默，對於我臨座的S有幾句盤問，S坐在那裏答話，他認為沒有禮貌，用手把他拉了起來。我因為曾經聽說過凡是有可疑的人，常被帶到憲兵車上去審問的，所以我確實爲S捏了一把冷汗。

檢查的人去了，S他們仍是恣意談笑，這很使我不安。午餐的時候，我們到餐車上去，剛才來檢查我們的人也在同一餐車內吃飯，我甚怕他們的談話會引他第二次的盤問。

但是一切終算平安，我們到達了杭州，車站有一次翻箱倒籠的檢查。旅行社這次所包的客人一共五十幾位，這數目在坐黃包車的時候，就非常觸目，馬路上的人都用疑問的目光看我們，到鳳山門又有一次檢查，到南星橋又有一次檢查，僞

警們對我們所帶的東西就開始勒索：

「這可以送人了吧？」

問到我的是一根手錶帶子，這是一個朋友隨便送給我的。我當時就慷慨說：

「拿去吧。」他看了看似似乎還不知足，但是我仗着他已經受了我的賄賂，催促他快一點檢查，於是我就過去了。

問到C的是一支自來水筆，C說：

「我只有這一支。」

「那麼我同你換一支吧。」

C不肯，他罵了一句：

「狗屁倒糟」就放了過去。從此我們知道小狗子這種行爲也並非他們主人所彰明許可的。

在南星橋渡江，有幾個日本憲兵上來，我坐在船尾，看見我同行的人，不知怎麼同其中一個敵憲搭訕起來，我很擔憂，但是無法禁止他們。我非常關心他們交談的內容，事後才知道是那個敵憲問他到哪裏去。他們說回鄉。並且接着對他

說：

「你也可以回鄉了。」

「是的。我們不久也要回鄉了。」這倒是句懂得風趣的話語。

過江是西興，那裏終算沒有麻煩的檢查，時天色已經黃昏，從西興到蕭山的長途車子已經沒有。我們就在站口靜候陪我們的華君去交涉車子。

我相信交涉車子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假如辦不到的話，我們勢必在那裏路宿一夜。大概等了兩個多鐘點，一輛空車子開來了；在開始上車的時候，許多男子都往上搶，我在車門口極力叫小孩與女子先上，但是沒有人理我，後來華君及其伙伴也響應我嚷，方才有許多人不再與小孩與女子推擠。

在維持秩序之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用一百念分凶狠的態度對待旅客。要不是後來我從華君處問得，我們始終弄不清楚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在他凶厲的中國話中，已學會了日本人說中國話的腔調，正如上海有許多中國人說中國話帶着三分西洋人的生硬以表示他是高等華人一樣，這種優先的亡國奴。我是最看不慣的。西興淪陷不久，竟有這樣不爭氣的青年，這是我非常悲痛的事。

雖然大行李預備存在站內，到明天來取，但我們五十多人與隨身行李已經把車箱車頂塞得結結實實，我站在車子的右面，一隻手支持窗檻，連腳都不能移動一寸，公路又狹又壞，車子波顛不堪，每一顛波人身都側在一面，尤其經過狹窄橋樑的時候，次次都有翻車的危險，我們除對於駕駛員信託以外，真是一點沒有辦法。

車子到蕭山，我們提着行李，走進街道，投宿浙東第一旅館，我們六個人占到了一間房間。

這裏已完全是板窗茅店的風味，我第一夜離開電燈，望着跳躍的菜油燈光，有許多幼年的回憶，但是此時此地已無平靜的想像，我們擺定了疲倦的身體，計劃以後的路程。

我們中三個人出去吃飯，由他們叫點東西給留守的人吃，飯後當我們正打算就寢的時候，查房間的來了，華君在外面報告我們這個消息，叫我們不要害怕，接着就有一個日人與兩個華人由茶房領進來，但一面進來，一面在問茶房，在我們進來前是否有別的客人來過，茶房說在隔壁的房間有一位什麼地方來的客人時，

他們就出去了，出去時候關照我不要關門。

在他們出去以後，我聽見隔壁的盤間，接着是打耳光的聲音，許久許久他們還沒有重來。而我們的門則是不能虛掩的板門，軋軋作響，甚爲討厭，最後我們還是將他關上，但是我坐在旁邊，預備他們一敲門就開。同行的幾位已經等得不耐煩都就寢了，我說：

「那麼讓我等着吧。」

又隔了許多工夫，他們果然又凶狠地來敲門了，我替他們開門，一個穿軍服的人日到窗口C與H的床上；二個華人，一個戴黑色呢帽，一個翻着白襯衫領子，則到我們這而來。S已睡在床上，我則站在旁邊。

詢問我的是一個體格強健露着白襯衫領子的人，他問我要還鄉證，我交給他後，他問：

「到那裏去？」

「紹興。」

「紹興那裏？」

紹興的地方我從未去過，我幾乎說不出一個街名，於是我只得瞎編着說：

「新塘灣。」

「新塘灣？」他自然從未聽到過，所以不覺懷疑了。我開始有點擔心，我說：

「是鄉下的地名。」

就在這時候，那個戴黑帽的華人，忽然對S發脾氣了。

「你這人有人格沒有？」

「……………」我們都楞住了。

「把我們當什麼人？」戴黑帽的厲聲地說。

我知道這是S沒有起來回答他的問話的緣故，我叫S起來，在S正在起牀的時候。戴黑帽的厲聲地罵着：

「混蛋，你把我們當什麼人？」

這件事倒把詢問我的那位問話打斷，他從別方面又開始問我：

「你紹興家裏有什麼人？」

「祖父祖母。」

「你回去有什麼事？」

「家裏面，田地上有點事情。」

「上海在什麼地方做事？」

「銀行。」

「你呢？」他回頭問我旁邊的S。

「銀行。」S回答。

「你們是一個銀行麼？」

「不。」我說。

「你是什麼銀行？」

「廣東銀行。」S回答。

「你呢？」

「福源錢莊。」

「很好。」他把回鄉證還我，說：「你們應當有禮貌的待我們。」接着他對我说：「同S像演說似的說：『你們想想，我們是為民衆服務，半夜裏還要出來，你們則

已經可以安安逸逸的睡覺了，所以你們應當很有禮貌的來對我們，我們問你們什麼，你們要好好的來回答我們……」我連聲唯唯的時候，那位戴黑帽的忽然拿出手鎗來扳了幾下，同問我的人說了幾句日語，就在那時候，窗口牀上的C與那位日本憲兵正在答話，C是在東京高等學校裏讀過書的，所以與日兵在打日語，照預先的計劃，他告訴日兵，他家是在東京開料理店的。不久前從日本回來，預備回紹興故鄉去。

因為C的日語，這裏二位華人，尤其是那位戴黑帽的，開始把態度放得和藹起來。但是這位日兵因為C是從東京歸來，問了問東京的情形，竟約C於明天早晨九鐘點到他的地方去談談。還說如果你怕趕不上回紹興的船的話，那麼八點鐘也可以。這事情實在有點麻煩，但在他們走的時候，那位問我的人則安慰C說：

「放心好啦，不會給你為難，也不會叫你就誤船期。」

我們於他們走後，開始討論這件事的對策。

第一、到底這個日兵叫C去是什麼用意，是否就是問問東京的情形。我想這是對的。因為如果對C有懷疑什麼的話，那麼當時就可以捉去，但可怕的是，明天

談話中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第二、那麼C是不是可以索與不去呢？M主張還是不去，我則以為不去反而使他懷疑，如果他在明天稽查口上碰見C，那就更有麻煩。

第三、那麼C去，是不是我們在旅館等他。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因為如果我們帶了行李先走，最多是C一個人被押回上海，否則第一、也許弄到大家被押回上海，第二、行李或者可以借檢查而全部被吞去，但是C如果被押回上海，而我們並不能立刻知道消息，這也是太使我們懸心的事，而且C與H的出來，並未得家庭許可，只在臨行時留一封信，MT是他的親戚，在情理上，當然要同進退。我是主張我們同行的團體應當完全採取同一路線，但如何在可能之中，等C同行，而不冒上述的危險，則沒有辦法，最後我們請華君過來一商。

華君是一個非常熱心負責的人，他第一就說C不該同他說日語。但事已至此，明晨決定由他陪去，好在這位翻譯，就是剛才詢問我的人與他相熟，總可幫忙。他計劃我們明晨先同大家出城，在三里外的自由區等C。他於我們出城後，陪C去會那個日兵，以後再同大批存在西興的行李同來。

事情就是這樣決定，我們開始就寢，但是帳子破舊，被舖骯髒，臭蟲蚊子，難以萬計，我穿着雨衣躺在牀上，想想我離開的家，想想明天的C與它在對話時所取的态度，竟一夜未曾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一個麵館裏吃點東西，就到卡口去。但是敵憲要等八時才來，他們來後鐵絲網方才啓開，於是我們大家都等在那面，有一家舖子裏坐滿了男女僞警，我們幾個人也就在那面休憩，聽他們胡聊。

C在那裏陪着我們，我再三關照他，在今天去談話的時候，不要露出是智識青年，即談到普通的現象，也不要透露在你主觀的見解，我所擔憂的是他的日語，我相信他的日語也一定同普通留學生一樣，得於書本的多於得於馬路，很容易看出是從優越教育而來。當避免這點疑啓之處，我叫他不妨說曾在什麼商業夜校讀過書。

因爲華君曾經說及這裏的關口比較嚴厲，我們心裏非常不安。最後那批日憲來了，等他們打開鐵絲網，佈置就緒，才叫我們回紹興的人先過去。那裏是一根橋，過了木橋是鐵絲網口，穿過鐵絲網口是稽查亭。

一個偽警在網口上。先問我要回鄉證，我給他看後就走過去，我們的隨身行李還在後面挑着，我必須等行李過來，方能開給他們檢查，所以就等在稽查亭旁。那時華君就在口內招呼旅客，好像一個偽警問華君一句話，被敵憲注意了，他就厲聲地叫他，叫他解開衣服，脫下鞋子，在衣縫鞋底裏都搜查到了。華君身上本有兩千多塊錢，因日憲對他不時注意，將一半交我們行李的T君帶過，現在身邊還有一千多塊錢，他們就問：

「這錢是幹麼的？」

「做生意。」

「回鄉證呢？」

「沒有。」華君的回鄉證因與市民證姓名不符，所以在被注目時已經扯去。

「沒有回鄉證，做生意？你別是通敵的把？」

「這怎麼會，你可以調查。」

「做什麼生意？」

「洋布生意。」

「洋布呢？」

「洋布有時走別的口出去。」

「無論那裏，都有口子，怎麼可以隨便出去？」

於是一個憲兵開始同一個憲佐說：

「他同許多人都招呼，別是將洋布叫他們分批帶出去的。」

於是華君就說明洋布剪開了就不能賣，並且再三訴說這只是點小生意罷了。

「沒有回鄉證，偷運洋布出去，這是絕對不可以的。」歇了一回，日憲又說：

「老實說，你是不是通敵的？照實供述，不然要帶去司令部去。」

「實在不是。」華君說：「我只是做小買賣的。」

.....

我的行李有一件來了，我開始打開受僞警檢查，一個口中鑲兩顆金牙的日憲站在旁邊，聽M與T說，這就是昨天過江時交談的憲兵，但是還有一件又隔了許多時候才來。旁邊有一個旅客，箱中一本信箋，僞警想要，但那這位鑲金牙的日憲則連說：「不可以」。不過那位旅客還是送給了他，一面趕快蓋起箱子，那個僞

弊就對日憲陪諂媚的醜笑把那封信箋收起。

當我把行李打發過來時，那位金齒的日憲一把拉住了我，把我駭了一跳，他說：

「回鄉證。」

我因為於出第一個口時已受偽警檢查，所以納入皮夾中，沒有拿在手內，大概因為這樣才盤問了我。我把回鄉證交他，他開始問我姓名去處，託我祖宗福，我沒有背錯，於是他就放我過來。

有一個鄉下人，大概不知道先查回紹興旅客的禁令，挑了一擔蔬菜從行李縫中過來，一個日憲上去就打了他幾個耳光，把他打了回去，一擔蔬菜則先後被他們拋出亭外。

華君的結果我沒有知道；○的究竟，很也無法打聽；因為一出此亭就不能再回進去了。檢查亭兩面是河，有小孩子好像拿着什麼偷過來，但是日本憲兵不時出來偵看，幸未被碰到，我們幾個人等大家的行李都過來了。裝好挑擔，華君的伙伴就叫我們跟行李先走。

但到土房子轉灣的地方，有十幾個所謂和平救國軍的艦住行李，因華君的伙伴在講「買路錢」，我們有小小的一擔行李是自己僱的，M付了三十多塊錢，總算挑過，到百樹廟去上小船。其餘大批旅客行李，後來知道是七百塊講好的，這些僞軍明知我們是到自由區來，據其中一位趙班長講是大家中國人，我們有什麼不曉得，只是要一點錢給兄弟們用用，一路上可保你平安，所以這羣人倒與走狗們有別，他們不勾通敵人，即使講價決裂，他們最多是搶劫財物，決不會去報告敵主。當然這羣人是需要正確的組織與訓練，但不是不可訓練與教導的人。與M談話中，趙還說起他曾經在日人手中保過被捕的人，他的意思是對敵人大家客氣，馬馬虎虎，否則大家可以不客氣的。

我們爲華君與C着急，挑夫也非常同情被扣的華君，華君在這條路上，我們看到有非常的人緣，他的慷慨的氣量與豪放的人品似乎的是被大家所愛戴的。

百樹廟就有一脈活潑清澈的河流，這正象徵着通自由中國的路，那裏有十隻小船等着。我們開始下小船，在華君的伙伴與船伕們講價之時，船伕們都說：

「要是華先生的話，一定不會這樣同我們計較。」

不知是不是這句話的力量，後來華君的伙伴也自動的加他們一點錢。

想來是護送的規矩，免得半途上出事，舟行的目的地一直到半途裏才告知船伙，我不知這講價的時價是根據什麼標準？

舟行不久，忽然後面叫停下來，但我們的船伙則把船搖到河中，極力前進。原來是攔路的強盜，已經攔住了後面的船隻，要求講好了買路錢才允放行，但是我們還是前進，倒不見有開槍的恐赫，被攔住的船隻，稍稍吃點虛驚，那位華君的伙伴出去接洽，大概是用了幾十塊與一隻手錶，才把強盜打發走了。

我們連連問船伙，我們是否已出了黑暗的世界？我們的船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鄉人，他的質樸與健康，表示着中國民族最實在的精神，他沉着氣搖船前進，最後他告訴我們已到自由的中國，於是M立刻放開喉嚨唱她愛國的歌曲，我們大家響應着興奮起來，但是在愉快高興之中，我們無時不在關念着C。

河水非常清澈，兩岸野景如畫，我們精神煥發地前進，但這時頭上忽然來了敵機，船伙於是把船隻疏散開來，這是一路來第一次在自由的土地上看到敵機，第一次要避免牠的襲擊，我心中有許多感觸，我覺得即使在那一刹那被敵機襲擊，

掃射而死亡，我也因死在這自由的土地上面覺得榮耀。

船終於到了白鹿塘，這是進自由中國的第一站，我們看到握槍站哨的壯丁，有許多親切的感覺，這是一個貫徹整個民族的愛滲透了我的心靈。我們另外給船伕伍圓錢，他姓金，家裏就住百樹廟，他說到百樹廟問他誰都知道，說我們以後有來往也可以住在他家裏。

當時我們就在白鹿塘喝茶就點，我們計劃着假如C被扣而下午不能如期以到，將取怎麼樣的步驟，M主張回到百樹廟找偽軍趙班長設法，我贊成她的意見，我計劃別人先走，由我與她同到那位姓金船伕家裏，託他們找趙班長來談這件事。

這個決定把定我們不安的心，所以下午我們能够在河上閒散，有兩個到自由區來入學的少女，帶着很少的行李，我看她們非常孤另，我同M說，希望我們能够給她們一點幫助，這時候方才同她們中一個姓葉的有比較詳細交談的機會，我知道她們出來時家庭不十分贊成，而前途也沒有確定的計劃，但是她們精神很好，一點也沒有擔憂，這使我非常感動，後來她同兩位交大畢業的預備到公路做事的人在一起，也就比較安心起來。

三點鐘的時候，行李船居然到了，華君與C都平安地出來，原來華君被日寇們披頭侮辱以後，答應具保出來，他出來以後，辰光已經不早，C問他要去否赴昨夜的約，他說算了，於是協同行李，就一同來此。

我們非常同情華君，問他以後怎麼樣？他說：

「這不過是錢問題！」

在他看來，一切檢查麻煩，種種爲難，無非是錢的問題，而事實上恐怕也不過如此。

白鹿塘到臨浦，是八里旱路，我們開始有一段輕快的步行，天氣還很熱，田野非常美麗，我們的精神都非常煥發。在快到臨浦的時候，經過哨兵站，那裏有我們軍隊要檢查行李，態度誠懇和藹，非常有禮貌，我們很受感動，他們短袴裹腿草鞋，神采奕奕，惟營養不良，則見於面容，兵士待遇之改進，雖有基於一國的富庶與否，但在可能之中，長期抗戰的途徑裏，我們不能忽略這問題才是。

臨浦到諸暨走水路，華君們先到，已經僱妥了船，我們就需先檢點行李上去。就在這船埠，「徐！」這時候忽然我聽到有人叫我，初看是一個常非生疏穿中裝

的人，但隨即認出二位比我先動身隨新中旅行社來的朋友，我本來預備同他們同行，因時間不及，所以不果，現在會在這裏招呼我，這實在太出我意外，而且改穿了中裝，幾乎弄得不認識了。原來他們的船就在旁邊，正在預備開行，於是我們匆匆送他們上船與他們握別。再回到碼頭時，我們行李都已搬到船上，同伴們已去飯館，唯C君還在船上打發行李裝艙。但行李都要經過檢查才准裝艙，檢查員是個很切實的人，每件行李都道地地檢查，但行李實在太多，自然非常費事，腳伕們爲貪方便，將未檢查到的混了進去。

在這樣的場合中，我們很能够想像到腳伕們被打被罵之事了，但是這個檢查員則毫無粗魯無禮，依勢凌人的態度，只是一再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是省政府委派，我有責任……要是出了事怎麼樣？」最後他站起來說：「那麼我不查了。」我因爲一身疲乏，外加飢渴交迫，本想馬馬虎虎混過去算了，但這時我忽然對這個檢查員有一種說不出尊敬的情感。在官吏之中，像這樣有禮盡責沒有官腔的人，我看到的確不多，即使在英國碼頭上，檢查員的面孔都有令人難親的官腔。所以我過去爲他們調解，勸這位檢查員息怒，同時叫腳伕將未查過的行李搬出受

查。我等我們的行李查過了，才上岸去吃飯。

我在動身前，因為臨行匆忙，雜務頗多，心裏情緒紊擾，好幾夜沒有睡好。蕭山一夜，根本未曾合眼，連日又勞頓過甚，滿以為今夜在船上總可以睡一好覺，但是出人意外的，華君們竟只僱一隻船。這是一種脚划帆船，船艙裏不過二十人的地位，現在要裝五十幾個人，當然無法睡倒。起初我們還用撲克牌談天等消遣；後來實在無法，與T到露天的篷外；那面較為舒暢，但不久竹篷拉上，華君等伙伴四人來睡，於是大家又擠成沙定魚一樣，不能睡眠，於是就同華君們閒談。原來今天華君所帶的第二批行李船從百樹廟駛到白鹿塘路上，又遇見了強徒。

這強徒身穿黑衣，口蒙手帕，駕一葉小舟，駛近行李船上說要檢查。行李船共兩隻，在那隻船上的是華君的弟弟華二，看他袖中有兇器，只得讓他上來，但問他是那裏的？

他不響，他向同船還有一個伙伴索手錶，華二過去了把自己換給他，說：

「手錶算不了什麼？下次也可以帶一兩隻送你，但請你告訴我你在哪裏？咱們

就算交一個朋友。」

他還是不響。

最後又問華要去了一隻戒指，因為看見附近還有別隻船，所以不敢多戀，匆匆去了。

華君對於這件事非常不甘心，第一因為這個強徒不够江湖趣味，第二因為他袖中的凶器始終沒有露面，但是他因為行李責任太大，所以一直忍辱。

在我與他們交談中，知道了這條路上許多我們想不到的困難處，譬如過錢塘江的時候，就是七八歲的孩子都要對他們敲詐，他們為怕這些孩子向敵人挑撥什麼，所以也只好隨機應付。其他「和平救國軍」的買路錢，勒索得一次比一次為凶，譬如以前，不過二百三百，後來則要四五百，而這次竟以千數為單位來論價了，所以一切營利上面的預算已完全打破，而蕭山的事件還需巨款去擺佈，對於華君，我總覺得他很有可敬愛的地方，像他這樣的負責任與有氣魄，在現在社會上似乎並不是很容易碰到。對於他為招呼我們而受敵人的侮辱，尤其使我同情，所以自從我聽到他們商量着想在旅客方面捐一點錢以補損失，我表示願意支持他

們；現在他們又談到這件事，他們伙伴中的一個，主張在行李上每斤加一元錢，這個伙計，在態度上我就不很喜歡，他這個主張我尤其反對，我對華君說，這件事在旅客方面決不是應當付的，這只是基於同情的立場的幫助，說到損失，每種生意都有賠本的可能，旅客的加入，既完全遵守你們的定價，意外的硬加負擔，就等於一種勒索。所以我以為只能在情理上請大家幫忙，不能有這種好像應該負擔的規定，其次有許多年青的學生，行李簡單，盤費不多，就不該再向他們啓齒。我這份意思華君很贊同，但華君的伙伴竟想在上船時將行李重新磅稱，根據一元一斤收費，結果大概是根據這個原則，向行李較多的幾個人徵收一點錢，但沒有嚴正地從磅稱上計算，這仍舊是華君明理的表现。

夜深了，大家都人疊人的睡起來，華君他們四個人起初還在船上半躺半坐，現在則都躺下呼呼大睡，把我們擠到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了。船少人多，空氣悶熱非凡，我只得跳出船艙，帶着雨衣到甲板上去坐一回，河水平靜，星光朦朧，山邱村岸，極見靜美，兩個拉繆夫婦靜悄悄的在岸上拉着，但是岸路不通的時候，則收繆上船，過了一回，又跳上岸去，舉止敏捷，工作沉着。這樣一隻船從臨浦到

諸蟹，大概不過兩百元左右，而船夫拉繆夫共有三個，要整夜不眠的工作，這當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了。

我在甲板上坐在一羅廢鐵上，因為疲倦的緣故，就朦朧睡去了一回。醒來露水已把我衣膚打濕，夜嵐森森，尤覺料峭；再回到艙裏，則早已沒有插足餘地。等到五更時分，有許多人起來到艙外來坐，C與D有比較好的地位。我乃在他們那面睡了一個多鐘點，一直到他們叫我，方才醒來。

本來一早可到曹家涇，但因我們的船載重過大，所以說說到了，而一直未到，要不是他們以為到了來叫醒我，我一定還可以多睡一回。我起來洗臉嗽口，神志比較清醒，看看兩岸野景，與同行人們談談，也還不見疲倦。九點鐘的時候，曹家涇終於到了，我們就在那面吃飯，一路進來，已顯見生活程度，一段高於一段了。

飯後休息許久，登船再前進，但此去水路漸淺，而船重又大，所以我們男子被要求步行。我相信是華君們對船伙預有的諾言，否則這樣載重的船，船家實無法承攬也。

從曹家溼到諸暨，說說只有三四里路，但因為公路拆毀，成爲工字形的小路，這等於把行程增加了三倍，而且在迷宮似的無窮的工字形裏盤旋，很易使我們感到疲乏。太陽很熱，口渴尤甚，幸路亭過處，終有賣茶賣甘蔗的小販，得稍息神魂。在這條路上，不時有敵機飛翔，依公路而行，目的似在偵察所毀公路，但我們爲怕機槍掃射，仍不得不避。

走過一條破爛不堪高懸沙河上的木橋，表面看來，這橋真是隨時有倒塌的危險，我們許多人警告分組而行，免得過重。走過橋是一個茶棚，我們就在茶棚裏暫息，一個哨兵過來同我們搭話，對我們有友誼的盤問，態度極爲誠懇，後來還告訴我們許多附近漢奸的故事，說大都以偽幣或敵幣爲標識，這時同行中人，有未將來時的敵幣化去者，都很想早點把它處置了。

到諸暨本來可以換船就走，但船埠上竟有掙客從中扳價錢，於是講好了裝好了又不能開行；這事麻煩了好幾個鐘頭。而華君他們又要省錢，不肯多僱船隻，但比昨天的船要小許多的划船，當然裝不下這許多行李與人，於是另外僱了一隻小船，大家面對面橫坐，略一颯蕩，就有倒翻之危，看這個情形，這一夜將更苦於

昨夜無疑，我主張我們六個人自己出錢，另外僱一隻小船，同行中也有小組覺得這個主意可採用，但他們碰巧倒僱了一隻，我們則怎麼也僱不到；想根本是埠小船少，生意太好之故，華君安慰我們駛出去可以僱得，於是只得將就坐下。可是船駛到前面，因為要領通行證，而負責處辦公時間已過，華君們極力懇商，無法通融，所以必須上岸到旅店投宿了。在他們交涉時，我們在船上，但隨後華君們忽然不知去向，這使我們很擔憂，因為上海有許多旅行社，說好伴送到金華，往往在半途將旅客拋棄；我們怕華君們也出此下策，於是就上岸去問埠頭上的人，時天色漆黑，路途不明，但我們似非知道華君們下落不可，如真已溜走，則大隊旅客亦需共同籌劃善後才對。他們在暗中摸索，東西訪尋許久，最後總算看到華君回來，原來有旅客數人在市集吃飯，竟未上船，所以他們去尋去了。

當晚我們投宿中央旅館，為一路最好住宿之所。我與茶房交談，知船價不如我們所聽到為貴，所以我託他明晨為我們僱一隻小船。

第二天卻巧是青年節，我們一上街道，看見許多標語，難道這標語就足以代表青年節的點綴了麼？我很奇怪這貼標語的團體昨天會沒有派代表到船埠來訪問我

們同行的許多青年，這些青年都是抱着滿腔熱情到後方來，他們需要指導組織援助與友誼的地方甚多，要沒有看到標語，我倒還以為這裏是冷落的村鎮，現在使我想到這裏有青年的組織，也提醒我今天是紀念青年節了，但我們同行的許多青年則沒有握得異地青年的手，這在我想來是非常冷酷而難過的事。

C君到大船去理行李，約好在那面等我們船過時上船，我們由茶房領到船家，在我付錢的當兒，這位茶房拿出大票，問我們換取十元的小票，我換了二百元給他，船家為哥兒兩人，為我們駕駛船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帶我們到船上，現在我開始知道我們又上了當，因為這隻船竟小出了我們意外，五個人坐下，就沒有地方，等C君上來，更見不舒，事已至此，只得將就，但終算我們已經有一個比較和諧清靜愉快的空氣了。

我們滿以為小船較快，大船即可趕上，但船伏年効力乏，技術亦見稍遜，所以進行不快，我們到王家漕吃飯之時，大船已經駛走。下午河水更淺，沙石歷歷可觀，船伏例應擇深處駛行，但這位小朋友竟時常把船攔到沙上，最後他只好下水來推。天色漸漸黑攏來，路又走錯一次，我們閒適鬆懈的情緒這時候又緊張起

來了。

到安華天已太黑，大船中人正在起小行李上岸，長長的沙灘又有水坑，上去很不容易。

安華的鎮市比諸暨小，旅館都是家庭的副業，今夜到此地者，除我們外尚有新中旅行社一批旅客，所以毫無隙地，我想到旅館裏去找隨新中來的那兩個朋友，但問了幾家都問不到，只得作罷。夜裏我們二十幾個人睡在一間，倒很有趣，一位廣東太太帶着他女兒到她兒子地方去，我們與她交談，甚感親切。但她引起我無限鄉思，我的母親與家人現在越離越遠，而她則越離她的孩子越近了，我想這也是她精神煥發談話有勁的原因吧？

從安華本來有鐵路通金華，今則安華到蘇溪段的鐵路已經拆去，第二天我們必須走到蘇溪，才能搭車。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旱路，依照旅行社的規定，這條路應有轎子可搭，但事實上人人坐轎也不敷應用，一方面華君們爲省錢之故，商量撥給轎子若干，大概以女子小孩爲標準，而我們的小團體，則答應撥與一槓，我則要求兩槓，另一槓由我們自己付錢。但第二天我們仍舊只坐到一槓，先由M坐

用；後來因爲C的脚破，由C坐用。我平常走路甚健，但爲連日勞頓，今天竟相當累，我們於五時出發，中午走到蘇溪，飢渴交迫，甚需休息，但從鎮上到車站尙有三里多路，同行諸友，都已先去，唯T君同我在一起，他也極有先行休息與就食之望，因即在附近就食，飯後到車站，知道車子時刻沒有一定，於是只好呆等，這時我又會見了跟新中旅行社來的兩個朋友。

晚飯後，我實在疲乏不堪，在車站小行李上打一瞌睡。就在這黑暗的站上，我忽然看見同行的兩個少女之一，竟在那面流淚，我以爲她遇到什麼困難，後來才知道她們小組中有一個也是謀進學校的男孩，對她語言上有點失檢，我勸慰了幾句，並且在理論上與態度上，給她一點參考的意見，她開始把氣平靜下來。

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在擁擠中打好行李票，終於看到車子來了，本來漆黑的車站，現在有許多火把出現，車子沒有停下，不用說車子的客人還未下車，已有許多搶着上去，我相信螞蟻的社會不會這樣沒有秩序。但我們終算也擠上了車子，不久車子也就開動，這車子雖說是特別快車，但第一因爲攏的是木柴，第二因爲枕木不好，所以不能開快，好在已經上車，也就沒有剛才的焦慮不安了。我們大

家非常疲乏，雖是坐在硬狹的木椅上，但都瞌睡起來，自然並不能甜睡，我不時醒來，看看四周橫豎的人羣，深覺得人類竟永遠是在苦難中生長。

車上有許多私鹽的販子，據說私鹽的販買，可以用包或用小籃裝提，但不能用擔挑，所以這些販客都用布袋包紮全身，另外又提了一籃一袋的。因為這些例外的旅客，所以車子更見擁擠。早晨，當車子在一個小站上停時，有兩個軍官上來，但沒有坐位，後來看到我們隣近一個鄉人有行李放在座位上，他們就過來交涉，態度非常有禮，有點沒有過去軍人的傲氣凌人態度，一路來印象所得，覺得軍民之間現在的確沒有一點隔閡，而軍人之有禮與一般知識的提高尤為特別進步之處。我開始與他們交談，他們問到我上海的民氣與情形，我覺得在我們之間有一種說不出共同的情緒貫穿着我們不同的胸脯。車窗外有一個軍官與車內的兩位打招呼了，不久他也與我們談起來，知道我們是從上海來，他就用上海話同我們交談，我開始知道他的家眷也在上海，沒有多久以前方才搬來，他坐在後面一節車箱上，所以車快開的時候，他就去了。後來在金華下車時候，我又會到他，他說他馬上下鄉，我同他道聲珍重，天涯地角，茫茫的世界中，也許將來還會偶然

會到，也許就此永遠不見，這就不得而知了。

伴送我們的華君們，在蘇溪等我們上車後大概就回去了，現在我們好像已經到我們的世界似的。我們五十幾個人各人都要奔各人的前途，就是我們六個人中，各人也有各人的事情要辦，各人也有各人的熟人要找，我們起初滿以為到金華總可以有一個比較安適的休息，但是金華的旅館竟都擠滿了人，我們費了一上午的工夫，在湘贛旅館找到兩間房間。M她們需在金華等錢，我則需到永康去看幾位父執與朋友，前面的路費就需到那面去籌劃，我本來預備同一個回江山的朋友同走，這位朋友家居江山，約我在那面住一些時候，我們已經什麼都規定了，但因爲他遲遲不行，我也不知什麼一個衝動，竟於一兩天內決定先走。現在也很想在永康等他到後，再一同到江山去，但另一方面，我也不願離開我們同行五個伴侶，而我的行李尤覺累贅，帶到永康再帶到金華，實在太不方便，所以我決定先去一趟永康，看那面情形如何？如果可以讓我暫時安定下來，則我決定再搬東西到那面去等那個朋友。

一路沒有看到報紙，現在讀起來，有許多事情已經好像不接頭，世事變化，實

在太快，報載有游擊隊，衝進蕭山，擊斃憲兵多名，我立刻想到那位鑲金牙齒，查我回鄉證的敵憲，不知他是否也死在裏面？假如是的，那麼他的「不久也要回老家」的話，竟是另一種解釋的懺語了，我且祝他靈魂平安罷。

我於第二天九日早晨去永康，但我到公路車站，車子已經開了，要等下午方才有車，幸虧S送我去車站，有二個人所以還不寂寞，我們在茶館就點後，到附近去閒步，在一個小山上看見許多兵士在築防禦工程，日來耳聞這裏的情形甚爲緊張，那麼也許不久的將來就有許多敵屍躺在這小山的下面了，我從小山上望到遠處，衷心浮起悲壯的想像。從小山下來的時候，遇到警報，我們隨着一羣學生過一條浮橋，這是東南聯大的學生，由軍事教官率領着到桃林裏去避警報，我們也就一同到桃林裏去。他們中有的帶着書，有的帶着女紅，使我想像到他們豐富的學生生活，我開始同其中一位學生交談，知道他們尚未正式上課，但每日受點軍事訓練，我們在泥地上躺了一回，後來有一個教官在講他過去前線的經驗，幾個學生聽着，我也過去旁聽，甚覺有趣，我在學校時也受過軍事訓練，但教官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的確遠不如他們間有親切的友情——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從

這羣學生的面容上我看到他們的靈魂還沒有安定，他們也許從上海來的，也許從別處去的，他們都有一個理想，而這個理想，在尚未能正式讀書一點上，已够使他們不滿足了，更無論設備與圖書的欠缺以及生活的不安定。在警報解除了，他們回去的時候，我遙望他們默然地爲他們祝福。

我們回到車站對面的茶館裏中飯，叫茶房爲我去買票，但上車的時候已經沒有一點空隙；車子低得只有我肩胛一樣高，我既不能站直；又不能坐倒，只得用手斜支在別人的椅背上。有一個軍人捧了一大疊磁碗，坐在我的側面，他深怕我會失手摔在他的碗上，所以他非常小心的保護着，最後他用手杖支在前面，叫我一隻手一同握在杖上。公路不平，顛波甚劇，我也不能一直保持這個姿勢，所以不時使這位軍人不安。一直到中途停車之時，有許多人下車，我方才有一個座位。在車子的後座，有一個非常面熟的女子，同一個男人在一起，談話非常之多，後來我想出一個人來，而且越看越像，她的半南不北的國語，尤其使我相信是她，但是我始終不敢招呼，她的父親是我的忘年交，多年不見，知他現在桂林，我正要打聽他的住址，交臂失之，當時甚爲懊悔，但在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已經

同這位白鬚的老友會面了，方知我當時碰到的並非他的小姐，那麼世上竟有兩個相像的人活在同一個天下，其實說一句實話，人事睽隔十幾年，不同的人很容易誤認，同一的人則反而不容易認出，假如我當時真的會見那位小姐本人，恐怕我反而一點也不認識了。

到永康已經不早，同幾個朋友會面以後，開始知道這裏人心惶惶大有隨時撤退的意思，我決定早回金華，假如時局真是這樣緊急，那麼趁此機會能在軍隊裏找一點工作，倒是有意義的事，否則與同行諸位逕去桂林重慶，也總比在永康爲好。

第二天早晨，我僱洋車到下塔寺去拜訪一位父執，會見他的公子V君，並且知道他太太是我的堂妹。我從小一個人漂流在外面，所以雖是堂妹，則從未見面，現在見面之下，令我想到我伯父以及我幼年時常同玩的她的姊姊們的面容，因此也有一種說不出親切之感，她們留我中飯，但我因爲下午要趕回金華的車子，所以就匆匆告辭出來。

在永康我籌借了現款二千元，還有一個朋友也肯借我五百元，但須稍待一二

日，我叫他直接匯到桂林留轉，下午就搭車回到了金華。

金華二年來爲浙東交通要道，市面繁盛，人口擁擠，飯館林立，但是現在已成強弩之末，人口物資都求疏散，消息一天緊一天，憲兵查夜甚緊，催我們早點離開。

我在金華沒有熟人，唯行前知道傅××早已遷居於此，頗想看他一趟，但行時忽忽，竟未打聽他的地址。恰巧S曾與他的女公子同學，謂路上曾與其相遇，忽未及招呼。這事情使我懊悔許久，因爲時機一失，說不定何時才能會面了。我很希望能於逃警報時可以再行會見，但天天警報，始終未能會到，亦云不巧之至。（現在聽說傅××君已被日軍綁去，不知現在何處。其女公子則已回上海教書云。）

金華附近並沒有山巖，亦無防空洞的設備，一聞警報，就到鄉野茶棚中間坐，茶棚有茶有點，許多小販又都乘機來此兜賣，所以非常閒適，但正經事則無法可倣，除翻翻閒書與寫幾封信外，就是在竹椅上打瞌睡。

這樣的生活實在太奢侈了，我的人生觀是痛快的工作或痛快遊歷，這樣既非

工作也非遊歷的日子，我實在再不能忍耐了。

爲這個緣故，我想到北山去走一趟，假如那面可以安居，我想在那面稍稍等等時候，以後再到永康，看那位江山的朋友有否進來？但時局越來越緊急，我們等M錢到，似乎就要動身，M的電報已發，預算在二三天之中，終可匯到，於是在她們等錢的時候，我與H及S二位，還同了上海銀行的一位許君一同去遊北山。

北山並非了不得的名山，但有雙龍冰壺朝真等奇特的山洞，很值得一看。好久沒有走山，在上朝真洞的時候，我實在感到吃力非凡，我想都市難道已把我嬌養成廢物了麼？朝真洞曲折深大，盡頭處本來有輦梯下去，尚可前進，後因有人失足過，所以現在只許到此爲止。我見磊石曲折，尚可下去，因奮勇先下，但身已降落，腳仍未能觸及石頭，不得不以手與胸腹用力，跳下後始覺其高，而石峯凌亂，尤爲可怕，同行人中，都比我矮小，因不敢叫他們學我冒險，我大概看看，即從石岩中爬上，那時才覺得肋骨在跳下時格石受傷，因而隱隱作痛，而這會一直直到許多日子後，方才痊愈。

我們在上山宿了一宵，第二天上午下來。大自然總是我的舊侶，這次遊山，好

像故友重逢一般，很使我戀戀不捨。

走到羅店的時候，我們在茶店裏休息，茶店中一位有趣的女子同我談到山上的風景，她說我們上山時爲什麼不來，不然她可以陪我們同去，鄉下的女子尚未脫封建束縛，說話這樣坦白直率的，我很少碰到，所以很使我驚奇。我不相信這茶店可以支持她們一家的生活。後來才知道她丈夫在外面做事。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姑娘向她要錢去買東西，我問她可是她丈夫的妹妹，她說是的，後來她買東西回來，就在我們所坐的地方往來，我開始悟到我一路來的確還未見過像這位姑娘這樣美麗的女子；不但美麗，而且舉止嫺雅，態度大方，粗布衣履，反增加了她說不出的自然風致。

第三天我們在郊外野地上逃警報，敵機二批，每批六隻，不停地在我們頭上旋轉，最後在不遠的地方投彈了，大家都說那是羅店，我心裏立刻浮起那個茶店與店內的姑嫂二人，到現在我還後悔沒有再去看她們一次，我希望她們與她們簡單的小店都平靜無恙。

幾個中學生，包括二位違背家庭意志而出來的少女，住在車站附近的旅館，本

來說要找保人進什麼招待所的，我也已經答應他們找舖保了，現在則命已住到教育部戰地學生撤退招待所（？）去了，據說以後只要靜待學校的分派。招待所的空氣零亂煩雜，很使他們感到失望，但除了忍耐，自然也無他法，我們鼓勵他們，並且表示隨時願意幫助他們。（浙東戰事起後，從楊剛君的通訊中，知道學生流落各地者，潦倒顛沛，不下十幾萬人，這幾位孩子，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常常關念。）

M們會見了世交嚴君，嚴君知道M發去的電報一時不會收到，原因是收電報的人現在正去成都。但他願撥款兩千元叫M她們先走，到鷹潭後可到某處再去支款，所以我們就立刻預備動身了。但五月十三日的火車被炸，車票停售，十四日，又因為火車在江山出軌，不能通車。十五日不知是否可走？那天早晨我們在逃警報，無意中遇見一位以前甯波輪船的茶房，這是十年以前的事情，我常常坐他的房間到甯波去看L，今則L已成永別，而他竟還認得我向我招呼，經他的招呼，我楞了一回方才認出，原來他的頭髮已經斑白，被生活所迫，這次到金華來做生意，但成績不好，神情非常頹傷，看來他的話不是撒謊，人世間兩個人的分

離與相合，竟這樣的偶然與神祕，因為如果十四日有車子，我一定已走，而十五日無警報，我也不相信會同他相遇，恰巧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同他會見。他說他就打算回上海去，問我有什麼信帶？在過去，我似曾託他帶過信札與什麼。所以他的問句引起我許多感慨與回憶，多少日子的飛跑，在他斑白頭髮上留着痕跡，自然在我的面容與心座上也同樣留着，只有在別人的變化上方才感觸自己生命的消逝，在這些消逝的生命中，我的工作留下多少？我的收穫是些什麼？爲人類爲社會，爲我們苦難的民族，我奉獻過多少的愛與禮物？我默然無言，一種無限的愛鬱與惆悵使我不願意看他，我怕看這面鏡子，我低下頭悄悄地離開他。我相信他不曾了解我的心境，就許以爲我是因得意而驕傲，或許以爲我因他的頹敗而冷酷。我自己也很難分析爲什麼會見這樣一個於生命中無關重要的人物而有這許多感想，但是我知道在我坐他的船往來於滬甬之時，正是我燦爛的生命閃光最強的時候，有夢有愛，有收羅不盡的甜美與消耗不盡的勇氣，今則已經入了中年，夢已經消散，愛已經黯淡，甜美已經飛逝，勇氣已經耗盡，有許多無爲的理智與淡淡的哀愁，使我看到我前途的極境。這一個變化明顯得令我所有的回憶都化作

了寒噤。那麼他也許正是我十年以後的影子，現在悄悄地爬到我的身邊。我很奇怪他會認識我，也很奇怪他會親切地同我談話，我相信在他下意識之中，也許感到現在的我是他那時的化身，頭髮未白，精神粗健，走路祇看前面，事業像還順利，假如是那樣的話，那麼更無怪他怪我驕傲而冷酷了。

從逃警報回來，夜裏我們就上車赴鷹潭。有一位比我們早進來幾個月的女孩R，她從贛縣輾轉帶着弟弟來此，也偶然碰見，能是M的同學，又是與我有點認識的人，現在同時上車。但在後面一節車上，從金華到鷹潭，一天一次的車子本來已經够擠，現在在疏散的時候，又兼前兩天都沒有車子，所以擠得水洩不通，但微天之幸，我們終算都還有座位，我與C在後面一節車上，其餘四個人則在前面，R姊弟則遠在車梢，有許多人都坐在地上，還有許多人都坐在車頂，廁所裏當然也都填滿了人，我們坐在那裏，一點也沒法蠕動，而在每一站停車的時候，還有人要從車口跳進來，有的看看實在沒有地方，又兼裏面的旅客的拒絕，只得另外去想辦法；但後來在一個較大的站上，有幾個衛兵保護着二個女眷強要跳進，身上帶着盒子炮，態度凶狠非凡，罵東罵西，無人敢撻其鋒，他跳進以

後，前後竟提進來七八件大行李，把所有的旅客都擠得沒有呼吸的餘地，我記得鐵路上本有打行李票規則，怎麼竟允許這樣大的行李拿到客車上來？難道我們中國人連這點事情都不能管理麼？這兩個衛兵把行李搬進了又安置人的座位，同好幾人起了衝突，這是我一路上印象中最惡劣事情了。

車到江山的時候，我遠望灰暗的城鎮想到那個約我去住的朋友，假如我同他在永康或金華聚首，現在自然在此下車，如今我只有幾分鐘的凝視，車子立刻挾我前進了。

在出發的時候，我買了一點甘蔗，終算支持一夜的口喝，但是第二天我簡直在沙漠裏一樣，人擠天熱，竟無處可辦一滴水，斜對面有一個旅客抱着一隻熱水瓶，向他討一口，但他真的只施我一口，杯水車薪，當然無濟於事。

有許多販賣私鹽的人，被憲兵趕下車子去，叫他就地賣掉回去，免得充公，所以車子比較空一點了。

車到賀村時有警報，車子散成三四節，照例我們應當下去，但行李帶不帶身邊呢？有許多人，帶着行李下車到附近的山巖去了，我與C也只得將行李搬下，與

前面一節的四位商量，結果我們把行李搬到前面，與其他的行李放在一起，我們的人在月台上守着，預備等飛機來時，我們再跑。

警報解除後車子立即悄悄地開行，許多到附近山岩去逃警報的人都倉皇趕來，有幾個女子與小孩，好幾次都滑入水田，有些人幾乎來不及上車。我們上車時，原來的位子也已經被人搶去，於是我們只得坐到更不好的地方。我奇怪鐵路當局對這些情形，爲什麼竟不知想一個較好的辦法來補救呢？

凡此種種我們所經驗到的，如火車於警報解除之開得倉促，行李之無法處置，離開車子後座位被佔種種，都是後我們四天即十九號離開金華的車子，所遇到的慘劇的原因。十九號爲金華最後一列車，人當然更擠，一遇警報，有的跑了來不及上車，有的爲行李所累，有的回來沒有位子，大家看看頭兩次警報沒有出事，所以第三次就索興不跑，誰知敵機竟在那次轟炸，結果死傷達七八百人之多，如果鐵路上於事前對這些情形有佈置組織，對旅客的避警報有指導管理，這樣的慘劇我相信是很容易避免的吧？

在新塘又遇到警報，但也未見飛機，我們在那面暫時解決了飢渴問題，後來在

玉山又遇到警報，因為玉山有機場而每天在被轟炸之故，所以我們不得不顧行李到附近的山上去，山坡上有一小小的防空洞，我進去看一看，後來就站在洞口。敵機這一次果然來了。但只有一架，未見轟炸。

從玉山開車天已黃昏，六點到上饒，上饒為當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所在地，所以下車的人甚多，車子稍空，我與C君搬到前面一節車去。在我的對面，上來好幾個人，M想把她們比較好的位子同他們交換，可以讓我們六個人坐在一起吃一點乾餅與開水。但是橫遭了他們的拒絕。我很奇怪他們拒絕的用意，以看到別人的困難，作為自己的快樂，不願意作無損於己而有利於人的事，這是我在別個民族上很少看到，而在自己的民族則常常看到的事情，如今我又在這件小事上碰到，我極力想為自己尋一個較有理的解釋，但竟無能為力！

車於八點半開，起初說是十一點鐘可到鷹潭，後來說是十二點，但真正到鷹潭則已經是一點半了。有人告訴我們到鷹潭可住陶陶招待所，但我們到那面早已沒有地方，那面一共就只有十幾個房間，自然容納不下從上面撤退下來盡千的人，這些雖是過路客，但此地並無車子可帶這許多人內行，所以大家只得等在那裏。

我們一連問了好幾個旅館都沒有空房，街燈毫無，路泥濘滑，跟着一擔行李，暗中摸索。這時候忽然有人過來，問我們要不要搭車去衡陽，知是×××會的車子，說湊滿了人，立刻可開。商諸同行諸位，大家覺得不妥，因為這些車子帶客人，根本手續常常不清，很容易在半途把你遺棄。常常說是前面要稽查了，請你下來，等稽查過了再上去，一兩次以後，等你不防時他們就把你行李卸下，把你遺在半途，自己逕自去了，所以如果要搭他們車子，就需商量個防止他遺棄的方法。

這個同我接頭的人，帶我到一所潮黑的民房，叫我同朋友商量了再去接頭，但夜深人倦，天黑路擠，大家急於先找旅館，所以不能立刻商量出對策，只好決定等明天再說了。

到處的旅館竟會沒有一點空地，我們要求客堂和空隙處隨便睡都不可得，有幾個旅館竟怕你們溜進去後不肯出來，緊閉大門，在裏面嚴詞拒絕，最後我們到一家小旅館，叫做信江飯店的，靠挑夫隔着牆壁告訴他人數與情形，裏面方才把門打開。

我們一共是八個人，就是我們出發時的六個加上王姊第二位，但是旅館只有一間非常小的房間，所幸我們剛剛只有二個女孩子。就把她們安頓在裏面，我們則就在外面竹椅板桌上打鋪。這時候外面還有旅客敲門，老闆又嚴詞拒絕，沒有地方，但那位客人定要他開門看看，於是起了一陣爭執，後來好像外面的人悻悻然走了。就在那個時候，我問老闆廁所的所在。

「大便麼？」他詫異地問我。

「是的。」

「不用了。」他說。

「怎麼不用，我的肚子正在瀉呢。」我哀苦地說。這是實話，我一路來肚子總是忽好忽壞，那天也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巧，我在那時候又鬧起來肚子來了。

「但是沒法開門呀，外面有人要進來哩。」他說。

有一個小伙計，後來我們大家都叫他小鬼的，是一個非常伶俐的孩子，他大概看我面色慘白，混身發抖的樣子，開始安慰我說：

「等一回，等一回。」

我自然還同他論理，但一論理的話，我的大便就有熬不住的危險。所以只得忍耐下來，後來大概我的表情，打動了老闆惻隱之心，他指導我拉開竹榻，從竹榻後的板門裏出去。可是我出去了還是不知道廁所在什麼地方。小鬼告訴我一走，轉彎就是，但我一直下去，轉彎竟是人家的房子，幸虧緊閉着門，不然我闖了進去，很容易被人當作賊偷；如果我闖進是人家閨女的房子，這又是怎麼樣一個罪名？

我帶着滿脚泥漿回來，但我剛一敲門，裏面就嚴聲地說：

「沒有空房間。」

我靈機一動，沒有同他爭辯，我叫M，叫C，請他們將手電筒借給我。但等他們從提箱裏找出手電筒，從窗格中遞給我時，我已經彎着腰直不起來，最後總算靠那縷燈光，我到了廁所。人在那個時候，已經不會批評這廁所是清潔還是骯髒了。難道這是在金華時對於廁所的惡感所得的報應嗎？

我在金華看到京蘇川粵各式的菜館，但竟沒有一間清潔的廁所，我很奇怪一個這樣講究吃的民族，竟可以這樣不講究大便。像二三年前金華畸形的繁華與富

庶。夜夜菜館裏滿座的宴會，假如在每個宴席上抽百分之十的廁所捐，很容易把金華的廁所都改良好；但竟沒有人這樣提議，我並不是說，叫家家人家裝抽水馬桶，我相信只要稍稍改良，就可以不使糞便拋頭露面，就可以不使蒼蠅在便坑與饅頭舖飛來飛去。從鷹潭以後，一路來似乎都以金華爲標準，有大大小小的飯館，有各式各樣酒菜，而竟無一間清潔的廁所，只有在南嶽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中，開始爲我證明不是抽水馬桶也可以弄得相當清潔，正如不是西菜也可以弄得乾淨一樣。

那夜我與R的弟弟睡在桌上，總算有六個鐘頭的睡眠，第二天一早，我們分頭接洽點事情。M到嚴君所說的地方去支錢；我拿着永康所訪到的父執的介紹信，與S到鷹潭車站去訪郁君。郁不在，在電話中他介紹我與一位徐先生接頭，徐誠懇地供給我們很好的意見，叫我們從鄧家埠由水路前進，我們帶着這個意思回來，得到大家的贊成，但M則極力反對，她最後生氣地說：你們都坐船去，我一個人坐汽車去。弄得大家都沒有辦法起來。我很奇怪上海女子對於汽車會有這樣的迷信。自然我不是說她們有意識的如此，但一般的說，汽車已經成了上海女子

理想的高峯，舉凡藝術、科學、速度、時髦、漂亮、交際、富有的極致，好像都包括在汽車這個概念裏面了。

M於生氣之際，就到中國旅行社，接洽了中茶公司的汽車，車費每人一千元，行李費是四元一斤，說是明天就可以動身。十八日那天，我們將行李拿到中國旅行社過磅，付清了錢，由一中茶公司陳姓的職員帶我到中華旅館爲我介紹姓朱的司機，在過磅以後，中國旅行社的某主任叮囑我不要將旅費的確數與行李費用告訴別人，因爲路上會引起困難，現在這位陳君又爲我作這樣的叮嚀。

關於司機的傳說，我在上海已經聽得很多，在丁西林君所作的妙峯山中，也看到對於司機的描寫，但是我對於這個新興階級，倒的確是第一次碰到，大家久仰大名，一旦會面之時，自然不敢過份忽略。

「這是朱司機。」陳君介紹的時候，故意將司機兩個字的聲音提高，好像特別叫我習慣於這個名詞。

自然這個名詞在我比汽車夫這個名詞要生疎。但是我總想能留心着不讓自己叫錯。但無論我叫什麼，我對於開車的人不會有半點輕視的意思，尤其在狹險的公

路上，當我的生命在他的手掌中顛波的時候，我是常常把他看作命運的神一樣崇高的。

我很不明白，一個開汽車的人，喜歡人稱呼司機不喜歡人稱呼車夫，假如我有開車的本領，得馳騁於高山峻嶺間，月入數千元，我決不會愛司機這個稱呼有甚汽車夫的稱呼。因為實在在汽車夫三個字當中，找尋不着有不妥的意義，「汽車」是指這個人所管的職務，「夫」不過是「男子」的意思，正如學生的「生」，科員的「員」一樣；而司機這一個字則包括許多不好的聯想。譬如說，有人問：

「車夫，請問前面是什麼地方？」

「他媽的，什麼車夫，誰是你的車夫？」

……

這是一個故事。

「呀，×司機，洋澄湖的大蟹，新從飛機帶來的。沒有人吃得起……您……」

「來八隻。」

「但是×司機。一共只飛進來四隻。」

附帶聲明的價目是六百元一隻。

這是一個傳說。

總之，司機這個名稱，在我的印象中是暴發戶似的一個概念，是蠻橫驕傲，倚錢凌人，敲詐揩油之代表。而現在站在我前面的朱司機則是一個整潔樸實誠懇的汽車夫，能不叫我驚異不置？

總之，關於稱呼，我是十足的保守主義者，譬如「夥計」「茶房」都是很好的叫法，我看不出裏面有什麼不好的成份。「夥計」等於西洋的 *partner*，是合伙商量做事的伙伴，「茶房」則是「在茶房裏的先生」之簡略，實在沒有什麼輕視的意義，現在我一到裏面，有許多地方都改爲「侍應生」呀，「服務員」呀，還有什麼「員」「生」之類，除了我叫不順口以外，我研究不出我叫這些新名詞有什麼比較尊敬的意義，比方說「服務員」三個字，從許多用這個稱呼的地方，貼有「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標語來講，我想恐怕這就是它的出處了。但是「人生既以服務爲目的」，則上至主席，下至不佞都是在爲社會服務，那麼爲什麼我們不

叫主席爲服務員呢？假如叫林主席爲服務員不恭，則叫任何人爲服務員都是不恭的。「侍應生」，不用說，根本是「聽差」二字的文言文；在稱呼上用文言文，我自然比反對文字上用文言文還甚；比方說我們寫信父親，寫「父親大人」我並不反對，但是稱呼上一定要不叫爸爸而叫「父親大人」，這就有點不能使我心服。據我看來，以客氣而論，「茶房」兩字很好，因爲牠指的是「房」而不是人，比較婉轉；以親切而論「夥計」頭字實在不壞，「自己人，大家幫幫忙」的意思。但不管怎樣，各處的稱呼總應當一律，我們從一個旅館到另一個旅館，就要三兩次兩番改變稱呼，實在太苦。如果要叫得新鮮一點，我想到「先生」兩字，很可以用，這是一般的客氣稱呼，否則如果要親切一點，摩登一點，那麼索性叫「親愛的」也就算了。

但是不管怎麼，個人意見總是個人意見，我們在旅途中當然要入國問禁，入境問俗，而且人家既愛司機這個名稱，我難道還跟跟他爭辯「汽車夫」三個字比「司機」爲漂亮麼？不，我當然開始叫他司機。

我同朱司機接頭很順利，例應將行李裝上車子了，但是他說軍事委員會統制局

的稽查有點麻煩，還是由我們挑到卡子以外的旅館，等車子開出卡口再裝。而且因爲前面橋樑被水沖去，要等明日早晨再開。

等在樓下的朋友，本來已從中國旅行社把行李搬來，現在又需搬走，我們在統制局卡口外面的騰洲旅館開了一間房間，把行李存在那面。

第二天，我去拜訪朱君，問車子何時可開，他說，沒有一定。這次中茶公司的車子一共四輛，我與T·C·H·搭朱司機一輛，M，S與R姊弟則搭另一輛，現在我聽到他們在講其中一位司機，把「黃魚」捉得太多，算起來絕對是裝不下了。恐怕在事實上不能不拋掉幾個。

我同朱司機談了一會，知道他收到的款子是每個搭客七百元錢，還要付出差路費五分之一的票子。他開始問我們付的數目，我只告訴他一個旅費一千元，他已經很不滿意，爲恐怕他們鬧僵，我再不敢告訴他我們還付了四元錢一斤的行李費，他本來預備同陳姓的職員去交涉，但後來說不過幾百元錢，他也是可憐的小職員，就馬馬虎虎算了。由這一次的交談，我倒覺得朱君倒還是一個明理達情的人。

現在我開始知道朱君之所以不直接捉黃魚者，因為每個搭客需要一張中茶公司方面的介紹信，而這有賴於陳君的力量，但是奇怪的是中國旅行社的×主任，他從中竟做了現成拿錢的掮客，而我相信在這次的買賣中，他是勞力最小而收穫最大的人了。不知爲什麼，我對於這種攔斷市場從中取利的人總有一種特別的厭惡，而這個厭惡在遇到這次事情後則更加增多了。

不知怎麼，陳君現在又叫我們把行李拿到中華旅館先行裝上，我問朱君，他說裝上也好，於是我們又往鷹州旅館將行李搬到中華旅館，裝上車子。這行李的數量其實並不多，但他們已經很高興，我終覺得我們巨額的行李費也應當略略分一點給司機們，至少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李是按斤出錢的，而現在則還怪我們的行李多。等我們的行李裝好，我看到M的行李正在拿下，因為他們聽司機說夜裏有被竊的危險，所以叫他們明天再裝。這件事情在常識上推理實在有點不通，爲什麼我們的車子不會被偷呢？根據他們剛才裝不下的話來推測，是他們所裝的「黃魚」太多，有意要拋下幾個人的。但是我不願同M說，因為聰敏能幹的M有時候有剛愎自用的缺點，這是很容易誤事的；我告訴了T，我想T比較有科學頭

腦，以他同M姊弟的關係終可以被她接受，但是當T過去同她說時，她又剛愎地搶白了T。我當然更不願多說，聽她把行李搬到隔壁中國旅行社去。

中國旅行社到了一位從金華撤退的同事某君，我們在金華與他曾有幾次交談，方知金華已經到了非常緊張的時期，中國旅行社已經停止工作，他先押四十件行李撤退來此，我們問那位同遊北山的上海銀行許君，他說已撤退屯溪，最後說到今天恐怕是最後一輛車開來了。——這就是後來中途被炸，死傷七八百人的那列車輛。

那天十九日夜，是S同我宿在鷹州旅社，連日有憲兵查夜，終是催我們快走，那天夜裏也是一樣，說三天之內不走，也需搬到鄉下去。

鷹潭現在真是擠滿了人，公路車登記者有兩千多人，而車子則好幾天才有一輛。據說憲兵司令部疏散人口，已經徵發六輛貨車，暫充公路車，先遣送已登記之旅客，但能遣送的恐怕還不能達到登記數十分之一，而未登記的則比已登記還多，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但是我很奇怪當局竟沒有想到將所有商車統制起來。在這樣緊急的時候，當局很可以將商車裏可能的地位，強迫地安排給登記

的旅客，規定一定票價，不許奸商搗客從中攔斷，抬價操縱，同時發給疏散證明書，使一路上沒有別種的麻煩；這麻煩我並不是指稽查或什麼，而是在悠悠的旅途中，真是隨時可以有機關與勢力的叫你下車的麻煩。

二十號早晨，陳君忽忽起來叫我們上車，我出去上車時候，M的車子已經在卡口之側，而M的行李則尚在中國旅行社，所以S與M現在必須趕快去搬行李。

我們的車子先開，陳君極力催我們趕快上車，原來說搭客只有四個，現在則已有了八個；陳君很怕我們擠不上去，所以催我們快上。統制局的檢查是司機最可怕的事情，據朱君說，有一次不知怎麼得罪了他們，檢查員竟叫他們把車胎拆下。我們所受的檢查倒並不十分嚴厲，但在查畢的時候檢查員竟送二個客人叫司機帶去；一個是女的，一個是男的。朱君向他交涉一回，將地位給他看，最後接受了一個女的，就坐在前面。

我們車子開了不久，忽然又停了下來，M所坐的車子這時候追過了我們，M在後面大聲告訴我們，S竟被拋下了。這在我並非意外，也只好到前面再問M詳情了。我們的車子這時候受中茶公司所謂大隊長也者的檢查，但事實上則又多裝上

了幾個人，這時前面那位統制局送來的女客，則被編到我們後面來，我們把較好的位子讓給了她，還有一位有麻子的胖子，帶着老旅行家的風度，搶去我先有的位子，後面二三尺的空隙，現在裝了七個人，實在裝得像沙丁魚一樣，這位女客從前面被編到後面自然不高興，但在人家的權力下，也只能說幾句怨語而已。那位胖子竟尋出許多婉轉的話來寬慰她，這些話的確證明了他是一個老於世故的聰明人。可是她並不感激他的寬慰，感激的倒是我們讓位子給她。

在一流小河前面，汽車停了下來，這裏橋樑已坍，必須用木筏渡過去，但對岸正有一團兵在過河，他們過來了，空船過去，再渡第二批，這面汽車上的人很想在空船過去時搭過去，但未獲通融，結果等了許多工夫。

車子到金溪，我們開始會見M與R姊弟。黃獅渡的橋樑被水沖斷，我們需要在這裏靜等。金溪是個小縣，所有的旅館都已住滿，我們終算交涉到一個客棧的飯廳上地舖。對於遺留在後面的S，我非常關念，但所幸他還有朋友在後面，終可以搭伴同走，其實要是知道我們一等會足足等了三天多，則大可以打長途電話去叫他趕來，即使回去一趟叫他，也不會來不及的。

金谿爲宋儒陸九淵先生故里，地方很清潔，樹木尤多，黃昏時我與T，C在樟木林中散步，並參觀當地小學校，再到野地閒坐，煩亂緊張的心境較得舒展。想到小客棧的污穢骯髒，我真不願回去，假如我們稍有組織或準備，很可以在這野地上露宿，這當然要比旅館爲安適與愉快的。

第二天我們知道車子還不能開，我很想打聽有什麼名勝去走走，但都說沒有什麼可玩。旅店本已人多地方少，又兼營飯館生意，而我們又無房間可耽，所以下午偕M、C與H到附近溪谷中閒走，到黃昏方才回來。

物價好像追隨着我們，我們到那裏牠就貴到那裏，金溪的物價也被這羣大批的旅客抬高，大家沒有事做，東幌西看，又都覺得東西到裏面還要貴，所以牙膏、肥皂、毛巾多少收買點，這樣的一個小縣，所有的商店規模都不很大，當然經不起這羣高等旅客的收羅，所以七元一管的牙膏，據說到第三天已經漲到九元半。

M與L姊弟等的車子於二十二日上午開走，原因是多輛車放在一起於警報來時很麻煩，所以他們先到黃獅渡去，因此我們更加無聊。斯時外面有軍樂聲近，出去看看，知是新娘出嫁。異地禮俗頗感興趣，附近居民，多喋喋絮語知爲某小軍

官娶第三個太太，重婚熱鬧如此，我想這未免太大膽妄爲了。

二十三日我們聽說水門廟中有千年的青蛙，我們乃去看去，青蛙被供在玻璃銀座上，由和尚將青蛙從箱中請出，見其顏色碧綠，狀甚奇特。據說牠忽去忽來，忽存忽亡，沒有一定，而其身上色澤，則變幻莫測。且從不飲食，唯饜之以酒，則能飲若干，有時闖到民家，民家亦以酒饜之，請其回來。並謂有一次景德鎮忽發現了這隻青蛙，不知是託夢還是怎麼，知道是金谿水門廟裏出來，打聽之下，大爲驚奇，乃派人護送來此。傳說種種，多荒謬無稽，想爲和尚欺騙愚民之策。後來聽說牠們一共有老大老二老三三隻，宋朝築城時各掌一個城門，今則一隻供此，一隻外出，還有一隻在司徒廟，我們於是又到司徒廟去看，覺得比水門廟一隻更爲平常無奇，和尚謂牠出去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忽然失蹤，一種則裝死，由和尚將牠放入水中。不久則再將牠請來。此說則較近情理，因第二次請來時，很可以不是頭一次的一隻也。

我們定於二十四日早晨動身。二十四前夜，大雨傾盆，我深怕又有橋樑被沖壞之虞，但早晨放晴，終算得如期出發。中午過黃獅渡，那橋樑並不大，壞處聽說

也不多，而修理竟費事若斯，我很不懂；後來聽說這還是因為有軍隊要過來，限期令完成才沒有延誤下去。

我們在南城中飯，夜裏就到甯都。甯都地方較大，我們滿以為可以有比較舒服的睡眠，但較好的旅館都已客滿，我們住到一家臨江飯店，那裏蚊蟲臭蟲耗子白蟻，令人無法睡着，我用洋蠟將其板壁上床板上臭蟲燒死數百隻之多，將蚊香燒紅了三頭，但剛一合眼，臭蟲又是盡千盡萬圍了攏來，我只得搬到外面竹榻上假睡。一路來我從未將衣服脫去，舒舒服服地睡過，現在我更穿上雨衣，翻起領子，戴上帽子，以待天亮。我真以為這些旅館都是以養臭蟲蚊蟲白蟻耗子為目的，而把旅客當作牠們的糧食的。但他們竟有面孔把這種房間租到七八一天，這所旅館大概有二十幾個房間，做老闆的一點不動，可以舒舒服服過日子。我很奇怪，當地的衛生局與公安局竟允許這樣的商人存在，他們賺了許多錢而不將房間的空氣改良、被舖的骯髒洗滌，以及將蚊蟲臭蟲耗子驅除。我有萬種的怨恨與寂寞。當我軍從甯波撤退之時，我希望有真正焦土的戰略，我願意燒盡這些封建的黑暗的污穢的一切，待光明來到時重新建設。如今我又在寧都咒詛，我願敵

機將這所旅館毀滅，即使我一同毀滅在裏面！

二十五日我們的車子需修理，因此未與其他中茶亭子同走，R姊弟則已經先行，唯M又被遺下，只得搭我們的車子。本來我們的車子可稍得寬舒，今則又加上M與多件行李，其中還有R的兩件，所以一切預料的事情多有意外的變化。車子今天已決定不開，我們當然不願再住臨江飯店；恰巧公園飯店有空房，雖也不見得好，但同車的其他旅客，有寓此店者，告我臭蟲尚少，因即搬去。

下午我與T到翠微峯去，天熱口渴，T與H似甚乏力，問農夫，說是前面王家塘可以有水。但我們過去時，有哨兵出來問我來此何事，要不是我們身份證明書帶在身邊，恐怕早被扣留。最後他總算放我們走了，但仍未解決口渴。過去不遠，又有村落，我們望到農婦小孩都在門口，想總有水可討。我與T小心前進，但果然又有哨兵出來，不許我們行近。我們只得折回，順公路前進，後來我們知道那裏都是火藥庫的所在。

入山不久，終算喝到了茶；那裏有水池一方，似爲天成，池邊架有久蕪的游泳跳板木架，草地甚寬，我們稍事休息，此時MC與M幾個女友趕來。我們乃相偕

前行，由此上去，山峯突兀，風景甚奇。從山縫穿出，忽然開朗空曠，有亭子立  
在山腰。時已黃昏，大家似乎很疲乏了，就此終止；但我與H則再繞山路進去，  
從削壁中小徑，拾級而上，直達翠微峯下，那裏有道士二人，守一小觀，以茶水  
與吃瓜子相饗。我初以爲翠微峯乃指此全山而言，今則知所指爲此突出之山峯，  
此峯乃削壁二塊組成，遠望似總不能上去，但問諸道士，謂上面還有小庵，因見  
削壁縫中架有木梯，我順木梯上去，木梯盡後爲石板數板，渡過石板，則爲山石  
級痕。我因天色已黑，朋友又都在下面相候，因未竟所欲，半途折回。

相傳曾經有一個美麗的少女，被皇帝看中丁，想要娶她，但這位少女不肯，一  
直逃上峯頂；說除非皇帝爬得上山頂，她就嫁他。

皇帝雖然爬不上山頂，但也不敢派人上去，怕她因被逼自盡。大概是圍在下面  
吧，以爲她餓下終會下來，誰知她竟在上面餓死。皇帝知她死了，還是封她爲妃  
子。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尤其是皇帝於少女死後封她爲妃子一點，十足表示皇帝的  
無恥與厚顏，不知他是對死者說：「你到底還是做我妃子了」的聊以解嘲呢，還

是他自己表示寬大仁慈，把「妃子」頭銜當作一種光榮賞給人家呢？

這個少女的血，好像有什麼象徵似的，在江西紅軍進據寧都之時，有民團被圍在峯上，也都餓死，後來中央軍又圍過這個山峯，又是一幕血案。這個山峯竟收藏了幾種壯烈不祥的故事，可是我竟沒有上去。

公園飯店臭蟲確少許多，所以比較有一平靜的夜。但天色未明，有女子哭甚淒哀，被其吵醒；細聽之下，覺得纏綿哀怨，如有無限話語，都想在一瞬中吐盡者，深為感動。因迄未再睡。

那是五月念六日，我們的車子往寧都啓程到銀坑中飯，夜裏在興國投宿，第二天中午我們到了泰和。有憲兵來查。說是中茶公司有車子搭有漢奸，所以不能開行，下午我到車站上去受查問，看見憲兵帶着武裝警察六人進來；後來方知所查的爲其以前的部下，而有通敵嫌疑者。結果當然沒有這個人。但是兩位憲兵則要求搭車同行，這當然成爲毫無問題之事。我們本定當天開出，後來因時間不多，決定休息一夜，明天早點出發。因將行李重新裝過，預備明天較有坐隙。夜裏投宿江南飯店，我在一間奇臭的房內過夜，夜半大雨如注，眼看車頂行李盡濕，但

亦無法可想。

第二天二十八日，我於五時動身，昨天的那位中校憲兵，就同我坐在一起，我們有了一點交談，大概關於憲兵教育與戰時職責等事，許多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界化隴，橫貫江西的路程已經走完，以後即是湖南境界。我們在界化隴就飯，上車再走，十二時半即到茶陵，此處有中茶公司職員駐紮，又有查問。後來據朱君說，無非也為分紅之故。此去外面，聞有盜劫，且前幾天因有傷兵要求搭車，與司機起衝突，司機受傷甚重，因決在此耽擱，待明天再走。

我們住到一間很有家鄉味的旅館，柵欄外野景，使我聯想江南故鄉，因而鄉愁甚濃。到街上閒走，看到許多人力車拉着帶傷的男女過來，有的傷勢較輕，有的較重，有幾個女的竟抱傷痛哭，都是全身灰土，面容憔悴，情形殊慘。朱君說一定是前面翻車所致，我們過去訪問，知是×××會來車在前面翻車，搭客大都被受傷了，現在則拉到醫院裏去。茶陵是一個小城鎮，醫院不見得完全能滿足這個需要，這實在是一種可怕慘事。回憶一路來，也有兩三次有這個可能，一次是

因前面有車陷入泥汙，許多往來車子都等了許久，通行時爲讓來車，我們的車子後輪壓崩公路外角，碰巧我在裏面，所有的行李都倒下來，幸虧外面有人大叫，朱君把車停下，否則我恐怕也已受傷。一次從寧都出發，有橋板插入輪縫，車底爲其打穿，也甚危險。江西的公路不好，橋樑尤壞，除了爲毀壞便當外，似乎沒有別的理由。湖南的公路較爲完好寬闊，但竟有車在前面出事，人碰到這種情形，常常只好以命運來自慰了。

二十九日早晨，我們離開茶陵，中午到了耒陽，這是詩人杜甫的死地，我很想去遊覽憑弔，但因時間匆促，未隨所願。朱司機謂汽油不夠，勸我們坐火車去衡陽，否則就需要等中茶回車來時，方能前進。我們因行李繁多，不想搭火車，幸虧飯後汽油借到，二時多鐘的時候就到了衡陽。

M他們在望城拗有熟人，我們本預備同去那面，但行李運費腳夫討價竟在八十元以上，所以決定先在附近找個小旅館，暫寄行李，由M姊弟先去找人，再託熟人來招呼行李。我們等得甚久，小旅館房下卽是豬欄毛廁，奇臭難聞，閭中在外面閒步，H忽然會到了比我們先到的R；她這幾天，天天到公路車站來等我們。

幸虧我們在附近旅館暫就，否則恐怕又要錯過。R的弟弟現在已經考進軍校，跟軍校先去××；她因行李在我們車上，所以必須在衡陽等我們，現在居然很容易碰到了，總算非常順利。

下午接行李的人來，C伴行李同去望城坳，我與H則到國民公寓暫住。本來我們五人，預備同在衡陽等S，等待期中，或去南嶽一遊，今因他們有便車可搭，所以改變計劃，第二天就預備搭車去金城江，逕赴重慶。我因在衡陽想訪問幾位朋友，同一個十年不會的親戚，桂林還有事情，旅費亦須籌劃，自然不能與他們同走。第二天下午他們到車站去了，一路來六個人，起初S留在後面，現在他們又都先去；只賸我一個人又兼幾日來瀉病很厲害，身體大乏，所以更感到寂寞無聊，與R兩人，極希望S早日趕到。

我從上海出發時，知道那位十年不會的親戚，現在柳州，並且知道她最近需回衡陽一次，所以到金華後，寫信給她，叫她如果回衡陽的話，在衡陽中國旅行社留個地址給我，以便走訪，但是中國旅行社竟見她的留字，這事情有三種可能，第一我的信沒有收到，她已經來衡陽了。第二我在信封上寫錯了地址。因為

地址一切文字怕爲路上敵人檢查，都託人寄到桂林，這裏所用的，則是憑記憶來寫，我的記憶力很不可靠，所以很容易寫錯的。第三她或尙未到衡陽。假如碰到第一種可能，則柳州的信或會寄來，那麼他接信後就會到旅行社來留字條的，如碰到第三種可能，則隔幾天也許就來。只有我的地址寫錯，則絕無希望，但這只占三分之一的可能。其次我訪了幾位朋友，所籌旅費則尙有所待，所以我決定暫住幾天。

衡陽真是令人膩煩的地方，同金華一樣有畸形的熱鬧與繁榮，而馬路崎嶇骯髒，又遠超金華，我們耽擱的幾天，又常常下雨，滿地泥漿，步行爲難，又因市區較大，一聞警報，走避極爲討厭，因此警報來時，我終不想走避，唯就在旅館靜聽頭上機聲罷了。所以與其等在衡陽，還不如稍作旅行，所以於六月一日我抱着帶病疲乏的身體與R動身去遊南嶽。

六月一日我到柴埠門搭小汽輪，這船說是六點鐘開，但經過兩次關卡檢查等，種種耽擱，到八點鐘始開。船上碰見一位遊擊學校畢業的在淪陷區做過特工，三數次被敵人捕去而終於脫險的青年，伴着他的岳母到衡山去，同我交談甚多，使

我知道許多浪漫色彩很濃的危險工作。他還告訴我湖南政治的黑暗方面，譬如衡陽商店捐稅，大得驚人，而市政竟是如此，又譬小輪上貨物出口，必須先付二千元擔保才準放行，稅關上稅則是另外的事情。言下不勝感慨。他是一個中產以上的孩子。身體雖並非十分強健，但精神飽滿，應當是殺人不見血的人了，但態度和藹，待岳母甚勤，他現在是在假期之中，太太正要生產，甚望太太產後，偕太太再去爲國效勞。我腹瀉甚苦，精神尤差，未能與他多談，到現在還引以爲憾。

我們到衡山，已經下午兩時多了，肚餓非凡，他帶我們到麵館吃麵，還吃到剛剛做好的蛋糕，他與麵館老闆很熟，叫我們回來時還可以在這裏問他。R對於他的工作極興趣，很想跟他去冒險，所以還向他要來通訊處，但我到現在還未寫信給他，不知他是否還在這個地址。

從衡山坐人力車到南嶽，依着公路前進。起初我們預算是六時開船，十時到衡山，最晚下午一時可到南嶽，現在天色已黑，但問問南嶽，則尚有數里之遙，今天一天天陰風大，船上已經很冷，現在尤感厲害，我很愁衣服帶得太少，上山怕不夠禦寒。到南嶽天已大黑，我們投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這是一路來住過的館

所，最清潔最好的所在，我很想在這裏能够靜靜耽一個月。

南嶽的山並不高，歷史所說的葱籠喬木，現在早已沒有，但仍不失爲一種渾厚博大的山景。我在上山的時候，一點不覺得它的好處，所有中國旅行社出版的南嶽指南裏所說的風景，大多數都給我失望；但我出了南天門，逕達上封寺之時，我開始感到它的特殊氣氛，在這個山上，似乎並沒有奇突的意外的異峯突出的組織，也沒有曲折精緻的趣味，但有一種整個的渾厚博大的氣氛，像是 Bach 的名曲，像是 Chaucer 的詩，引起我一種嚴肅與樸實的情感。

半山上有陣亡將士墓，正在建築，聞已有半年之久了，但還沒有完功。我想如果在抗戰勝利的時候來建築，一定可以造得更合式，更莊麗，更迅速些，因爲我想像中那時候全中國美麗山水之間，都應當有廟宇紀念碑墳墓來紀念我們這些壯烈的戰士，讓我們代代的子孫不忘祖先的鮮血。而這些建築物都應出於整個全盤的設計，以崇高偉大渾厚質樸象徵我們民族的特質，並且與各地山水特殊氣氛，相調和才好。

有許多岩洞，守着和尚與尼姑，有一位二十幾歲時曾充營長的和尚，請我吃美

味的糖薯，他現在已經六十九歲，看起來還只有五十幾歲，出家不過十多年，但幾年來他已經不用睡眠，打打坐就可以過夜。可是談到過去的行伍，還是非常興奮。在上封寺，我們會到一位來衡陽辦理軍校招生的軍官邱君，我們在那裏一同吃飯，飯後與他同登祝融峯，祝融峯爲南嶽最高的山峯，頂上有祝融峯殿，因四面無山可依，爲禦山風侵襲，建築完全以石塊爲牆，以鐵板爲瓦。那天風勢也已不小，但自然未能與冬季相較，多少雲山雲海，都在我們下面滾動，雲絲雲塊，忽升忽降，忽聚忽散，時時在我們衣袖耳鼻中穿掠。殿後石欄甚高，以防人由此下墜，牆上有何健所刻之「守身岩」石牌，以格言體囑人，以孝爲本，爲父母而守此身，有謂下面卽爲捨身岩，爲免被此美麗的名字誘惑，所以改爲「守身岩」，以示儆惕。

但是我與邱君，依着南嶽指南所指，在會仙橋畔，尋到逾丈大石，我們相信這是真正的捨身岩，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未捨身。其實卽使我個人來此，雖也許會有捨身的情緒，但到立在岩頂，一定會感到這不是捨身的良地，因爲下面既無深淵也非削壁，很有不死的可能，那麼這時候捨身不成，反累人從悠長曲折的山路拾

到醫院裏去，這就有點要出世反而入世了。

我們在上封寺過夜，知客僧是一位曾充中學教員與新聞記者的人，很會應酬。早晨到觀日台看日出，雲山雲海的天氣，當然看不到日出的美景，其實我對於日出日落，過去都曾看過，也不相信這裏觀日台會比別處有什麼奇特，而這雲層的推移變化，倒給我許多說不出感覺與想像。邱君似乎很失望似的，於是我們再到祝融峯殿去，那面有一羣江南人虔誠地在燒香，我想買幾張戒牒，留着紀念；他們聽不懂，寫給他們看，也不懂；只有幾種竹布的護身符，甚為有趣，我隨手買了幾張，後來才想到這祝融峯殿是屬於道教的，我在問釋教的戒牒，這不是同問他們買聖經聖像一樣的可笑麼？

下山走另外一條路，我們在普光殿有許多辰光的盤桓，普光殿一名藏經殿，我要求拿幾本經看看，偶一翻閱，看到一首弄珠吟，因其別緻奇妙，特記誦之：

「銷六賊兮鑠四魔，摧我山兮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莫蹉跎。」

南嶽樹木，歷史所記載的，現在都已沒有，大概是歷年沒有人管理保護所致，但在普光殿一帶，尚存許多奇花異木，甚堪留戀；我與R在芬芳的山徑上盤旋，

尋陳後主妃的古蹟。相傳陳後主妃避難，隱於此，亂平後朝廷派人接她回去，她初則不肯，後來因催促非常熱烈，她說如頭髮能立刻長出，山間可以釣得活魚，她就回去。據說以後頭髮果然長出來了，魚也釣到了，於是就跟着來接她的人一同回朝。所以這裏有釣魚台與梳妆台兩個小山。對於這個故事，我不十分喜愛，但我還是尋到了小山上的木牌。

我們從聖經學校下來。聖經學校現在已改為湖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我們到裏面參觀一週，又到白龍潭去。潭上有一塊很大的白石，我想到白石上去望泉流，但立即被一個可愛的轎夫勸阻了，謂此處年年有人失足下墜，去年有一位省立商專的學生，也在此喪身，恐怕是死者需要討替身之故，所以要特別當心。一路下山，我們看到許多精緻華麗的房子，有人告訴我這是某達官某貴人的別墅，某軍長某廳長的公館，侯門如海，遠處望望，覺得究非普通校舍，卽如省立商專所能望其頂背的了。

下山尚早，我們還想遊水簾洞一帶，後因走錯了路，沒有去成，人已經非常疲倦，因此一早就睡覺了。

第二天我們搭公路車回衡陽，車子破爛不堪，我們坐在郵包上；天雨，濺了一身泥漿，真是狼狽已極。下午一點鐘的時候，車子在望城拗停車，我們想到寄存的行李，就匆忙下車，拿了行李再進城到中南公寓暫寄。到中國旅行社仍問不到有我舊友留言，我也不能再等，本想當天就搭車到桂林，預備早有個着落，但因所籌之旅費需領，臥車票又已買完，所以我們只得得到第二天五號夜裏才動身。

滿以為到了桂林後，終可以有個比較確定的生活，讓我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下，爲社會盡點力量了。但是一切都出我意料以外，我看見許多比我早到的朋友都像遊魂一般在曠搖，我也立刻變成遊魂；除了爲蚊子與臭蟲添增一點糧食以外，是每天叫你學蒼蠅，在小小事物上叫你盤旋飛繞，但是奇怪的是有人把我當作果子樹，願意給我一點賤價的肥料，等待採我新鮮的果子，但是我在垃圾堆上竟連花都開不出來，這是使牠們很失望的。還有人把我當作火種，以爲我是帶着火預備到各處燒燒，想看看自己的光亮的人，所以要趁尚未燎原之前，將這星星之火撲滅。其實這兩批人都是把我看得太高太好。我雖然寫過十念本書，當初也自大地覺得是鮮豔的野花，用處雖然難說，但是廣大的原野上總是一種減去寂寞的點

綴。但現在開始感到我們的作品有時候實在只是一種肥料；在我初到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有一本書被人偷去重版了，朋友告訴我他們的書也被偷印了幾本，這幾本書的確使一位出版商發了財，多娶了一個姨太太。利用這些已發的財與姨太太，現在儼然爲許多作家出書，廣告不斷地在做，使我隱約感到這些作家與作品，也無非做了他的肥料，在他生活中多了幾個姨太太，多增加一些狂酌豪賭的日子而已。在文化建設的努力中，我們所培養的竟是過着糜爛的生活的糜爛的生命。那麼何怪我有淡淡的哀愁使我擱筆呢。

我想寫一篇小說，大意是這樣的：有一位過客問在山上修道的人說：

「你在山上有什麼善事可做呢？」

「沒有善事，但決不作惡；我茹素，我不殺生，我聽憑蚊蚋臭蟲，吸我的血，我晏然過着心地平靜的生活。」

於是過客驚奇了，他說：

「原來是你把自己的血將蚊蚋臭蟲養得結結實實的來咬我們呀！」

這使那位修道的人慚愧起來，他開始悟到，自己的存在就是罪惡的溫床，沒有

多久，他就在捨身岩上捨身了。

所以除了與惡鬪爭以外，很少有善的存在，除非在捨身岩上捨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開始厭憎自己的寫作，也厭憎所有作家的作品了！

但是我的旅程並沒有完，前途固然是渺茫，我還是要向前摸索。渺小像我這樣的人，雖然也不見得有什麼善事可爲，但是總不希望以自己的血將蚊蚋與臭蟲養得結結實實的去作更有力咬人行爲。我所尋求的是一個忠實的生活，唯有在忠實生活下，我才能痛快地工作，也唯有痛快地工作，我才能有心地平靜的生活。

那麼你對於漫漫的旅程，竟沒有一個目的地麼？許多人在人生路上都有固是的計劃，你難道永遠是盲目的摸索麼？自然我也是常有我的計劃與目的，我對於前途也無時不有光明的憧憬，但在多次的沉重的失望之後，對於前面光明的憧憬也懷疑起來，那麼且讓我向前摸索吧，好在地球是圓的，人類有時像蒼蠅一樣兜了一個圈子，再回到原來的地方是常有的事。

前面也許是豐沃的園地，也許是遼闊的沙漠，也許是迷茫的海，也許是叢森森的荒塚，但是我是一個農夫，背着鋤頭，總想揀一個地方播種我懷裏的種子。

光明的憧憬已經模糊了，但在是我心靈深處，始終燃燒着一點發亮的燈火，憑着這點燈火，我想我還能向前摸索，走過困難的荊棘，翻越險峻的山嶺，飛渡渺茫的海，貫穿荒涼的沙漠，也許我摸索到什麼了。

「是墳墓。」有人說。於是我要聽一個似曾相識的骷髏說話，也許沒有生氣，但比昂首自得的蚊蚋之嗡嗡聲總要入耳，比愚蠢驢子們用尾巴拍拂的沾沾自喜的聲音總要好聽吧？——於是我就在墳場上面播種。

那麼，讓我背起行囊與鋤頭，懷着心地的種子，憑胸中的火光走我未盡的道路吧。

一九四二，八，二七，桂林。

## 「從上海歸來」後記

這篇從上海歸來，是去年夏天逗留在桂林時候寫的；恰巧文學創作發刊，熊佛西先生蕭鐵先生親自來約稿，我就把它抄給他們。不久我來重慶，見到文學創作中未刊此文，想是稿子遺失了或是其他原因，恰巧周新先生為時代生活索稿，我手頭一字不名，因同他談及此文，他就要了去。而文學創作忽然又將此文發表，於是我犯了一稿二投之罪，現在，此書列入作風文藝小叢書出版，謹在這裏向兩方編輯鄭重道歉。

此書既是在桂林寫的，所以從桂林到重慶，就沒有記載。我從上海，到桂林，貧病交迫無法繼續旅程，但我的小說「荒謬的海法海峽」，正被文獻出版社夏長貴老闆盜印，銷得不壞，但印數既不知，交涉也無效，後請友人說項，總算得點捨施，但車錢飯錢，所剩無幾，最後還是向西風社借錢充盤費，總算來到重慶。到重慶後，即將上海出版的三思樓月書讓與成都東方書社出版，預先支點版稅，

用來還債，此種前挪後借，割肉補瘡，在國難時期，原是普遍情形，我當然毫無怨言。

但是我的前三本三思樓月書——「鬼戀」「海外的情愫」「海外的鱗爪」——出版後，報上忽然有人寫文章發消息，說我是「風派」。

指「派」呼「別」，文人相輕的過去，似乎常常聽到，但是抗戰以來，文化界團結一致，此種強調分裂，顯有別種用意；作者用假名，消息無署名，大概不願文責自負之流，亦無需去計較。但是深夜自思，我從上海歸來，完全應祖國呼喚，萬流同源，異葉同根，過去既無成派，現在亦無有別，何以忽然有人稱我「風派」。既名為「風」，當然與「風」有關，我過去曾編雜誌，但刊名很少稱「風」，若說在有「風」的刊物寫文章，那可太多，什麼宇宙風，魯迅風，世紀風，西風，大風，我想我都會寫過，但更多的是不叫「風」字的雜誌，申報月刊，東方雜誌，新中華，文學，論語，集納，自由談，……一時也說不出許多。後來有人告訴我，這「風」字是指西風說的，西風不是我辦，也非我編，投了幾篇稿子，就說我是「風」派，大概還不可能，那末想來是因爲我借了西風一筆錢的緣故

了。從上海歸來的人，沿途問人借錢，大概不祇我一個人，在桂林，我認識的人，都是窮作家，小公務人員，大家袴帶束在腰下，當然無法可以借我；書店都少交往，盜印我小說的文獻出版社，連應給我的錢都不給，借錢的事當然免開尊口。西風社羅允希先生，我過去並不認識，但是因為年紀青，比較有熱情，所以我就冒昧開口，真想不到這一下就註定了「風」派。

現在我先要報告的，是在上海的寫作者，都很苦；有職業者也還勉強可以過去，沒有職業者就連勉強都不容易，我個人既無職業，又要養四口之家，所以只好多在雜誌上寫點文章，出幾本書；但孤島的上海，雜誌可分三類，一種是以英美外商為招牌的，可以發表抗戰的文章；一種是華人自辦，不敢也不能發表抗戰的文章；第三種是有不清白的背景者。我的文章，屬於抗戰的，當然都發表在外商的報章雜誌上；不屬於抗戰的，大半發表於華人自辦的，但這類雜誌，都是私人資本，那時情形，是除非歷史較久，銷路可觀外，很難支持；西風就是這一種的較好者；第三種，稿費雖大，我沒有寫過隻字。至於出書，是我個人手藝生意，從跑印刷所到出版，完全是一個人的手脚，當然請不起外國招牌，所以都是

收用較非直接有關抗戰的文章或以前的舊作。若論直接有關抗戰的文章，在墨方面講，至少也有三四本月書可出，這些報章雜誌，以前還保存在家，但三次兩次的日軍檢查，早已焚燒一空，不用說從上海進來，要經過日軍十來次的翻箱倒篋，就是可以帶進來，一時恐怕也搜集不到。我在進來時，聽說智識階級多有被押解回去的，所以照相名片，一紙半字都不敢帶，現在在這裏出的三思樓月書，都是在這裏搜求徵集而來的。

各種雜誌有一種雜誌的個性，西風既是介紹西洋知識社會人生的刊物，我在那面發表的文章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論中西文化與人的散文，這收集在海外的鱗爪與西流集裏；還有一類是以故事的體材，介紹一點情調與空氣的，這收集在海外的情調裏，可笑的是批評者祇提後者。在戀愛觀上，我觀察西洋的女子大都愛主動，我想這是男女較平等的社會中的現象，所以從實寫來的就是。至於我用第一人稱來寫東西，讀者以爲是我自己，那就是很可笑了。[*First*]一書，是以狗的眼光來寫白朗寧詩人夫婦的故事，我們可愛的讀者，難道就會把作者當作狗嗎？有人說小說裏的人物，總有作者自己在裏面，這句話我很相信，但所謂有作者在

裏面，是作者隨時無意中有部分的自己，滲入任何人物裏面；它不限定是誰，不限於什麼性別，也不限於那一種人稱，它同時可以用部分的自己分別滲入兩個敵對的人物，自然更可以將觀察所得的人物，滲和自己的個性。所以在我這些文章裏，「我」中也許有點我，也許是別人，我想這於故事是沒有關係的。所以我特別在這裏提到，因為在「從上海歸來」中的我，我想到，也許真是我自己了。

第一人稱的小說，我還有幾部要寫，現在我正在寫的一個長篇也是第一人稱，但一切第一人稱的小說，「我」並非是我，這是與這本散文「從上海歸來」是不同的，似還應在此提及。

爲現在在寫的小說，許多雜誌的編者來約稿，我都未曾應命，我應當懇求朋友們對我原諒。因爲事實上從上海歸來以後，我除小詩外，沒有寫過一篇短篇創作。外面有的以爲是我用筆名寫的文章，其實都不是我的。

奇怪的是許多約我稿子的刊物，都沒有「風」，而我，編了一部文藝叢書，偏叫做「作風」，這並不是別人叫我「風」派，我就以「風」作派，倒是近年來漸入中年，心境蕭瑟，對於虛空的誇贊，幼稚的漫罵，聽過即想不到，作風的

名，意思是各種作風的文藝作品，不妨放在一起，算作叢書，只從Style的意義着想，我竟忘了字面，現在在這裏提起，纔恍然使我悟到，是需要說明一下，纔可以免得聰明人再有所誤會與猜度。

一九四三，七，二，重慶。

## 後記

這些散文，我集在這裏的都像舊細胞一樣，離我現在的生命已是很遠。但是我似乎還認得出這是我的。記得小時候在竹林裏走，時常碰到蛇衣，它像蛇一樣躺在地上，仔細一看只是一個空殼子，據說有些蛇有一定的時期換脫外面的衣殼，自然牠已經長上了新的。而就在這新陳代謝脫殼的當兒，牠是很痛苦的。人不是蛇，自然無法知道牠的痛苦，但看牠長長的身軀從貼身舊皮囊中脫出來，這一定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的生命現在也許正交這個脫殼的時期，好像這些舊皮囊一段一段的和我脫離起來，我感到痛苦，無法避免，那麼還是索興快點掙扎出來，可以長上新的。

搜集以前寫的東西，一大半是要不得的，所謂「要不得」，實際上是像剪去的指甲掉了的乳牙一樣，我已經認不出它們是我身上脫落的細胞，這就連蛇衣都不如了，所以我完全割棄，不願意在這裏留它。

還有許多散在各處雜誌與報章的舊作，雖覺得還是我心血的細胞，但因為無法搜尋到，本

想放在這裏，現在也就不得不暫時捨棄了。

從新校讀過去的文章，是一件苦事；這種複雜的感覺與滋味，我無法表達，表達出來我想也不是別人所愛知道的。

可以說一說的還是「從上海歸來」，那篇東西曾經出過一本小書，編入作風文藝小叢書裏，在重慶出版過。裏面所說的同行幾位朋友中，有兩位已經去世。這是很使我感念的事。

一位是T，他的名字叫榮紀仁，到重慶以後，我會見他次數不多；後來我在美國，聽說他加入海軍，到美國米亞米受訓，但也無緣會面。我回上海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不久以前突然在報上看到自殺的消息，我當時很吃驚，寫封信給她姊姊，沒有回音。後來知道她也去美國，尚未回來；我同他家裏別人都都不熟，所以也無法知道他詳情，只知道他回國後在家裏的紗廠做經理一類的事，倒也很有成績。

一位是H，他叫繆弘，他父親就是繆斌，他兄弟二人，都不直其父親之行爲，偷偷地去內地，到貴陽會爲中國政府所疑，拘問一過。以後他進南開中學，畢業後入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嗣又轉入譯訓班，先後在各地服務，最後受跳傘訓練，參加降落傘部隊，於國軍反攻桂林時，飛降丹竹機場附近，陣亡。他在聯大時也愛寫一點小詩，後來他的師友爲他出一本小小的詩集，有李廣田寫的一篇序。幾個月前我在上海會見他哥哥，他告訴我這些經過，還送

我一本所說的詩集。

紀仁是一個頭腦很科學，很有見解的青年；穆弘則是一個個性倔強，富於熱情的典型，雖然兩個人都出於富豪之家，但都不是養尊優處，只知享受的洋場公子。

回上海後，我會到許多曾去內地而迄未碰到過與一直未去內地的人，大家偶然都會談到當時我突然的離上海與路上的情形。許多特別年青的朋友，都以為未能在抗戰期內到大後方去看為憾。我的外甥女曼蘿，在病榻中，尤愛問我這些我離開上海後種種情形。當時我很想把這本小書重版，想給曼蘿以及其他想知道這類事情的人看看。後來因為想編這樣一本散文集，「從上海歸來」擬收集為其中的一篇，所以遲遲不果。現在到出版的時候，但曼蘿已經於數月前去世了。她是一個很聰敏的孩子，病的是肺病。在小小的環境中長大，在小小的環境中死亡。但是她的心靈也同樣有廣闊的要求。

在我想到紀仁與穆弘的時候，我不期而然也想到曼蘿。這三個人，有不同的死法，給我也不同的感懷，因此，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特別紀念這三個純潔與美麗的靈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 蛇衣集

每冊實價 圓

著者 徐 訐

出版者 夜窗書屋

發行者 夜窗書屋

總經售 大家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外灘北四川路四號  
電話一八九一〇九五號

電話：九四四〇

369頁

查 年



黃浦

號: 22

負責人: 張公度